

張季子九錄

外錄

冊五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4318B





外



錄



外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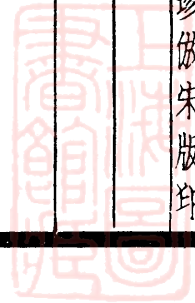
自序

嗟乎。朔風起而秋扇屏。祭筵終而芻狗轆。科舉應制之文字。尙有足存焉者乎。顧策問沿漢以來。詩賦沿唐宋以來。制藝沿明以來。試士之法。至清大備。而其不能得士也。弊卽緣於備。惟其求備。故士之應其求者。往往自剪鬻。至於皓齒習聞之。而躬承之。矻矻孳孳。口誦而手披。朝研而夕摩。以奔走於有司之試。試不得不悔。且思所以應備之求。而詭其遇於試者。則百其途。而固有遇者。於是所謂備者。僞而求亦僞。迨夫世變劇烈。習用大乖。士應無術。而屏而轆之。運至矣。雖然。此未可以咎士。嘗生十二歲。始學詩。旋學應制之文。與賦。顧性喜詩。而雜讀詩。十六試得附學生。先後師里中二宋先生。時則爲小題文。六韻詩。小篇律賦。旣爲附學生。須應鄉試之求。則學爲大題文。八韻詩。十八鄉試被擯。自慚所爲文陋劣。乃師無錫趙先生。先生故制藝老師。則令盡棄前所學。令讀明人制藝。治王氏四書大全。初以爲寂寞冷淡。棘棘不能入。臨期爲文。則先生盡

塗乙之。而督之益亟。踰半年乙漸少。漸令讀明季清初人制藝。治朱子或問語。類年餘。乃稍稍獲褻語。如是者三年。二十一鄉試。仍擯。次年爲書記於江寧時。應鍾山惜陰兩書院試。師臨川李先生。全椒薛先生。始知讀漢唐人文賦與詩。治易詩書周禮注疏段注說文學爲駢散文。二十三歲客浦口軍中。乃師武昌張先生。始讀史記兩漢書三國志通鑑文選。治三傳注疏。鄉試仍擯。二十四試補廩膳生。鄉試連擯。二十七試得優貢。而鄉試乃五擯。三十以內憂未預試。是八年中試屢擯。應試之求屢進。而亦漸悟。雖應制詩文亦當自道其心之所明。自見面目不戾於凡爲文之義理。三十三試順天中式舉人。自信益堅。顧試禮部又四擯。年四十矣。私以爲試於有司。供其喜怒而寒燠之者。已二十有六年。可已矣。又二年。父更命爲最終之試。旣成進士。而父見背。不及視舍殮。茹爲大痛。國事亦大墮落。遂一意斬斷仕進。然猶應戊戌散館試。以完父志。悲夫。綜吾少壯之日月。婉轉消磨於有司之試。而應其求。蓋三十有五年。至吾絕仕進。伍齊民發憤殫力。以求有用於世。而冀一當。曾不及消磨於前此日月之半。而吾

已老矣。曾謂是三十五年日月消磨之業。不足少愛惜乎。屏秋扇者時也。而紈綺琢漆此秋扇之人。不必憎秋扇。輾芻狗者事也。而文繡齋戒此芻狗之人。無所疾於芻狗。凡審所爲制藝詩賦策經解史論箴銘贊頌他雜作。累數百首。刪棄散失。殘毀拉雜以來。所可檢而視者。十不過三四。今剟寫者。又其一二耳。作爲外錄。此物此志也。若夫漢唐宋明人以策詩賦列於集。明清人制藝著專集。是則先例云爾。非吾存外錄之微意也。

一  
珍  
倣  
宋  
版  
印



外錄

目錄

卷一

制藝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昭公十有二年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

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籜筐

外

錄  
目錄

一  
中華書局聚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比及三年可使足民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樊遲請學稼 一章

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

六二鳴謙貞吉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潛有多魚有鱸有鮪鯨鱣鰻鯉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隱公六年

祊之爲言倥也斨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

不勉而中

古之學者爲己

孔子嘗爲委吏矣 一節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  
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隣里鄉黨乎  
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

子張問行 一章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  
皆得食於子

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取人以身修身以道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襄公二十有七年

知所以治人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外

錄 目錄

一一中華書局聚

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僖公二十有一年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 兩章

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

子曰道不遠人 忠恕違道不遠

慶以地

卷二

賦及試帖

斗爲天喉舌賦以斟酌元氣運平四時爲韻

海上釣鰲客賦以先生臨滄海釣巨鰲爲韻



宋太祖解裘帽賜王全斌賦以仍論諸將以不徧及爲韻

蘭陵王入陣曲賦以於是大捷共歌謠之爲韻

牙璋起軍旅賦以進賢興功以作邦國爲韻

書馬者與尾而五賦以作馬字下曲爲尾爲韻

擬林滋文戰賦以士之角文當如戰敵爲韻

仁壽鏡賦以仁壽之字昭然可觀爲韻

緣鵠飾玉賦以緣鵠飾玉后帝是饗爲韻

江南江北青山多得游字

馬飲春泉踏淺沙得泉字

柳拂旌旂露未乾得春字

拂水柳花千萬點得花字

石鯨鱗甲動秋風得風字

衆仙同日詠霓裳得仙字

外

錄目錄



盡放冰輪萬丈光 得光字

萬里耕桑罷戍邊 得邊字

南薰門觀稼 得宗字

釣竿欲拂珊瑚樹 得竿字

興來走筆如旋風 得書字

種千莖竹作漁竿 得竿字

川嶽涵餘清 得涵字

應圖求駿馬 得求字

細筋入骨如秋鷹 得如字

雨洗亭臯千畝綠 得臯字

卷三 策問及殿試策

策問

策問

珍做宋版印



策問 一

策問 二

策問 三

策問 四

策問 五

策問 一

策問 二

策問 三

策問 四

策問 五

策問 一

策問 二

策問 三

外

錄  
目錄

四  
中華書局聚



策問  
四

策問  
五

策問  
一

策問  
二

策問  
三

策問  
四

策問  
五

經解

殿試策

珍傲宋版印



外錄

卷一

制藝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昭公十有二年

清光緒元年乙亥

再納出奔之人。齊可恥也。夫偃爲僂後。陽卽唐地。及北燕伯之名。後人率辨難不已。而春秋之大義不在此也。故略焉而專論其事。昔在六年。齊嘗以納燕伯之故。請于晉而伐燕。而行賂詔諛。晏子嘗斥其不可矣。七年又求燕之賂而與平焉。以泱泱表海之邦。舉與國皆知之事。曾不能有毫髮之功。尺寸之義。而徒以有挾而求。營營黷貨。遁逃反側於其間。尙足國乎。乃閱五年而後有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一事。北燕伯者。以其大夫之逐而奔於齊。論北燕伯之罪。視衛衍爲輕。而視蔡朱爲重。其得禍誠自取之。而大夫者其臣也。臣而逐君。是爲大逆。齊知其當討乎。不當受其賂而不伐。旣與之平矣。不當又背信而貪功。齊之此舉。何爲者也。將爲北燕伯計乎。所謂相比之大夫。旣未嘗明正其罪。又不

外

錄

卷一

一

中華書局聚



能必使其心釋然無猜於燕伯歸國之後。燕伯之在初也。旣以溺於嬖寵失國  
人之心。而其國人之與其大夫相安無事。若不知有燕伯。則九年於茲矣。今納  
燕伯。能保其大夫國人之不拒乎。就使畏齊之彊而姑納焉。燕伯能一日晏然  
處於其大夫國人者之上乎。將以齊爲東諸侯之望。中原會盟。素執牛耳。欲納  
燕伯以收義聲於天下。如許叔入許。蔡侯歸蔡。陳侯歸陳。及遷邢存衛之類乎。  
則又未見始則陽託可居之名。而終且陰行其自利之計。能取大信於天下者  
也。將仍用以求瑤瓊玉櫝。犖耳之賂乎。痿人難掖。貪夫易與。又未見孳孳嗜利  
之人。遂能見憚於天下者也。或更爲之說曰。陽邑近燕。人民衆多。而地當衝要。  
靜可以觀釁。而乘隙。動可以得寸而得尺。納燕伯于陽。不翅以寓衛之黎侯。爲  
入戚之蒯賁。如是則方其舉事之始。心已二三。而氣已不壯。將姑爲一行以謝  
客乎。爲德不卒。益無以對窮來歸我之人。而輕舉易動。不惜師旅之勞。越國庇  
遠。以僥倖萬一之功。益見其妄而已矣。故曰齊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可恥也。  
後儒不知陽地所在。以爲伯于陽。卽公子陽生。或以伯爲惠公。行至燕而卒。或

又以公子陽生者。蓋齊景公之子。景公欲納其子爲燕君而不可得也。其說益臆測無他左證。是皆不必辨者。惟合三年七年十二年之事。前後繩之。晏子先事之言。可爲此事要終之論。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

聖乎。清光緒元年乙亥

重視仁者。輕施濟。昧夫施濟之量矣。夫施濟亦仁者事。而博施濟衆。則非仁者所敢望也。夫子以聖擬之。有以哉。今使舉不忍人之事。以責仁人。未必非仁人所樂盡也。而究爲仁人所不易盡。何則。無盡者仁之心。無盡而卒見爲有盡者。仁之量。使以心之所欲盡。而遽謂仁者量之所必周。則未知量之極於無可加者。古今來不數數覲也。今夫至人宏施措量。必極諸徧覆包涵。神聖裕經猷事。必基於給求養欲。子貢曰。挾此見以求仁。而猶恐未足盡仁也。因以博施濟衆之說。問殘忍酷烈之習。挽回徒託空言。而願不可償。則懸想一盛治焉。使天下知此理自在人心。而未嘗一朝絕。元后父母之功。愚賤何容僭擬。而權不可假。

則虛存一功效焉。使天下知此責終歸儒者。而不可小就安。此子貢求仁之意也。雖然。求仁於施。則施不博。不可謂仁矣。求仁於濟。則濟不衆。不可謂仁矣。夫博施濟衆。此何如事。何如量。而乃以仁當之耶。曰。挾此民胞物與之懷。隱爲黎元造福命。無論一夫不獲。引爲予辜。卽舉世蒙庥。總無可居之功德。談性命而徵實際。子諒易直。仁固無所不周矣。而仁果能無所不周若此乎。曰。構此倖澤。望恩之象。默於方寸。爲躊躇。無論滿目蒼生。環而相伺。卽空山歌泣。庸有偶釋之痼癘。培元氣而釀太和。悱惻慈祥。仁固無所不浹矣。而仁果能無所不浹若此乎。夫子曰。賜何視仁之難。而視博施濟衆之易也。夫博施濟衆。此何如事。何如量。而乃以仁當之耶。必也建極綏猷。有以該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量。而施則恩流汪濊。濟則德廣忭懽也。且夫施濟正不尙虛名耳。信如賜言。將和親康樂。勒爲一書。匡輔勞來。覃乎八表。過化存神之妙。仁者當之。而無慚矣。而豈知不施不濟。仁人固無此性功。必施必濟。仁人亦無此大業。五百年挺生王者。馨香禱祝。薄海同殷。而謂可遇諸旦暮間乎。必也首物作覩。有以擴範圍。不過曲

成不遺之規而施則利溥百年濟則惠孚萬姓也。且夫施濟尤期有實效耳。信如賜言。將風雨露雷。上侔造化。飛潛動植。胥荷生成。補偏救弊之功。仁者措之而有餘矣。而豈知爲施爲濟。仁人卽能勉其詰。悉施悉濟。仁人不能竟其程。半生來繫念安懷。位育中和。經綸有屬。而能不懸諸心目間乎。必也聖乎。賜毋沾沾焉以施濟爲仁也。

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

清光緒二年丙

子

合君臣父子而盡所爲。止善之義見矣。夫君臣父子而必系以人者。明乎爲所。在卽善所在也。仁敬孝慈不可見文之止善乎。今使處倫常之地。而或有難易之見存焉。不足爲聖人。聖人者。無難易而胥盡其當爲者也。爲之在朝廷。而名以分殊。寬裕與齋莊並課。爲之在宮寢。而情以義著。纘承與佑啓兼隆。上下孚成性存焉。述作備至性敦焉。而倫常中不留餘力者。至善中乃無餘憾。詩美文王之敬止。夫卽所止而約舉其大凡。則爲敬卽其敬而析言夫節目。則有爲是。

盍求諸君臣父子間乎。古今禍變之機。大抵由敦倫而始。而陵夷雖極。此理終在兩間。統君君臣臣父子子而各立主名。至善已徵其大備。聖賢經綸之業。無不從性分而來。縱學問難窺。心迹自昭。千古合君鵠。臣鵠子鵠。父鵠而適還本量。止善已更無他途。則有如爲君爲臣爲子爲父。以文也。俯臨仰事。藩服稱尊。篤慶丕承。家庭濟美。君臣父子。要皆實有其人。乃轉略史家書名之條。而渾同載籍省文之例。可知專系諸人。而善猶私泛屬諸人。而善乃公也。因思其止仁止敬止孝止慈。以文也。盧矢彤弓。爲屏王室。圭瓚鉅卣。大啓豐京。仁敬孝慈。豈遂足該盛德。乃不於功業侈闡揚之頌。而第於彝倫爲實錄之編。可知舍所止以言爲。而善猶虛。卽所爲以言止。而善乃實也。必謂積衰之世。功過易淆。方大之基。經營尤苦。似君臣父子。文獨爲其難。而文之爲正。因難而見也。九十載小心服事。無論密崇助毒痛之虐。而仁難言。廉來肆朋比之姦。而敬難言。王季蒙翦商之謗。邑考有無祿之傷。而孝與慈難言。而一貫以敬止之心。斯炮烙除刑。仁回暴主。鳴琴順變。敬矢孤忠。又況馬錫大前規。孝不獨世子一冊。鳳鳴綿

後澤慈不獨夢帝九齡也。而庸行不已完哉。必謂屢世勳名。遇彰極盛。一門紹述。德著無憂。似君臣父子。文獨爲其易。而文之爲。更不因易而忽也。八百國同心歸附。無論佐治有望。散而仁易見。同列有微箕。而敬易見。前有其勤之聖父。後有執競之嗣君。而孝與慈易見。而一宏以敬止之義。斯仁孚美化。游女知恩。敬處成功。廷臣息謗。又況追猶音以爲孝。淵源直溯有邛。詒燕翼以爲慈。官禮並開家相也。而懿行豈有異哉。試進觀其交友。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

乎。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清光緒二年  
丙子

揭省身道國之要。務本而已。蓋身不日省。則身之本失。國不善道。則國之本失。觀曾子夫子之言。非皆以務本爲要哉。且自儒行廢。而晚近無學者。王制湮而天下無諸侯。其故何哉。博學知服。詣本躬行。疏策勵之神。而憂中於吾道。一德齊政事。關全局。假操切之術。而治弊於霸功。聖賢患之。殷殷焉。卽一身以示真。修進大國以明政體。而寥寥數語。不啻括儒行王制之全。今夫曾子立身要事。

親之終。孝經訂義。修身懋存。試之實。大學傳書。數十年履薄臨深。有何遺行。而要不能舉致功之節目。渾忘焉。而不以告人。慨然曰。吾爲人。曷嘗不忠。吾交友。曷嘗不信。吾有傳。曷嘗不習者。而此幸免於不忠不信不習。又何嘗不自由。省中來哉。顧省亦難言矣。人世交游之地。叢過尤甚於獨居。經生離畔之愆。北端半始於荒怠。以三者日爲省。庶幾得誠身之本乎。而初不敢謂謀無不忠。交無不信。傳無不習也。謀焉而挾其忠。則忠之念已雜。勿論居功矣。交焉而恃夫信。則信之實先漓。勿論市道矣。傳焉而強爲習。則習之功祇半。勿論浮慕矣。惕厲戰兢之至。徐以驗性命消長之機。而息息可以相課。惺此志以精造詣。安見忠恕一貫之道。別有在也。三代下儒修多雜。其亦聞省身之要而懋勉也夫。今夫夫子宗國蒙霧。裘之謗。攝相未終。列國興兇野之嗟。轍環終老。半生來與周變。魯徒託空言。而要不可謂到治之規模。虛懸焉而終無藉手。慨然曰。蒞事誰不知當敬信。用人誰不知當節愛。使民誰不知當以時者。而此見爲敬信節愛時使。又何嘗不自道。千乘始哉。顧道亦難言矣。臣庶詐虞之世。其端實開自君心。

財力衰耗之朝。其禍多伏於鼎盛。於千乘善所遺。庶幾得體國之本乎。而更不得謂敬事自能信。節用自愛人。使民自以時也。敬不持以信。作之恭未作之孚。而萬幾立慝矣。節不繼以愛。刻於己亦刻於人。而羣情莫嚮矣。使不酌以時。計其利未計其害。而三農有病矣。危明憂盛之中。默以證主德盈虛之數。而事事各有定程。推此意以宏遠謨。安見睢麟官禮之遺。不可復也。七十邦苟且相仍。其亦奉道國之訓而振作也夫。此曾子夫子之心也。

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清光緒二年丙子

界正而無不正。仁政有至逸者矣。夫祿因乎田。田因乎界。界正則田有可分之數。祿有可制之科矣。行仁又豈盡煩難哉。且自阡陌興。川防廢。而伯功易就。王道難成之說。益深中於人心。以爲是興者不可復廢。廢者不可復興也。夫利其興而以爲不可復廢。利其廢而以爲不可復興。則亦若誠有不可興不可廢者。而始弊農中弊士。終且及國。則亦未嘗卽其事而深思。而一挾王道難成之說之謬也。夫爲是說者。必自慢其經界始矣。經界慢而溝涂滄。經界慢而封殖舛。



不均不平之患。吾亦不知有國家者。何所樂其便而務踵之哉。如知其當正。則古仁君所爲。一夫之遂。十夫之溝。百夫之洫。千夫之澮。萬夫之川。井絡依然。其規畫可攷而知也。而經界之在水者。秩秩然以釐。亦究其必正。而古仁君所爲。一夫之徑。十夫之畛。百夫之塗。千夫之道。萬夫之路。基趾猶在其端。委可理而得也。而經界之在陸者。眴眴然可辨。千古弊政初行之始。何嘗一無小利於其間。而蹙之久而勢有所窮。則又未必不思考成安上全下之可恃。千古腴民自厚之爲。豈必盡能顛利於其上。但權之熟而事知所返。則又未嘗不有先朝良法美意之可通。田必界之有經而可分也。祿必田之有界而可制也。古之行政者。籌此蓋至悉也。夫是故不均不平之患可除。自秦假復轅田之名而許相粥賣。富者遂得集并兼之力。抗勢於君公。而士夫雖積功而但爵以官。逮於齊民其窮無所賴者。勢必不出於爭不止。而人世自此多故焉。滕以五十里。僻處偏隅。其人民猶食德而服疇。其君相猶尊王而法祖。一經界而司徒地職地守地貢之制度。舉措有裕如者矣。夫是故均與平之效可策。自禹定貢土田之法而

畫一規模。天子不得席崇高之權。取盈於愚賤。而臣僚雖理財而必底於慎。卽至我周。其事所效法者。義亦享成於徹而已。而人情無有不順焉。滕以數百年。恪遵侯度。其疆畝偏隘而未紊。其賦稅儉薄而非苛。一經界而先王上農中農下農之等差。斟酌有至便者矣。政至於計。臣猾吏無所展其能。事至於勢。家姦民無所施其技。豈非天下古今至可快心之一日乎。能正之利如此。行仁果何負於人哉。

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

清光緒三年丁丑

審樂於既從之後。有妙於從者矣。夫物必有其當。感樂至於從。則音之至感者也。惟其純如而皦如而繹如焉。斯妙於從耳。聞之溫肅遞嬗而時序不窮者。天地之運也。仁義互用而精神不倦者。人心之良也。因天地乎人心而樂感焉。樂感必有以博其趣。而趣博於所因。所孚。樂感必有以永其神。而神亦永於所因。所孚。蓋道之寄於音。而必將感也。不必得古樂而聽之。而層累曲折。可意象究矣。盛矣。夫樂之從也。翻籥繁會。笙磬輯協。匏竹激越。鐘鏞鏗鎗。洋洋乎調和而

諧合斟酌而飽滿。師習樂者。師知斯時之樂何如乎。我思之。我儀圖之。醲醴挹  
精而取粹。味乃不澆也。采系著文而會章。色乃相媚也。則純之說也。純必獨能  
自美。而同可相資。我不能知張樂洞庭之野。調絃重華之廷。當日所爲調理四  
時。太和萬物者爲何如也。而卽旣從之後思之。則必有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  
而不怒。柔而不懼者在也。殆純如也。感矣夫樂之從而至於純也。五聲斯和。六  
律以晰。八風惟類。百度有常。粲粲乎情深而文明。陽統而陰旅。師習樂者。師知  
斯時之樂何如乎。我思之。我重思之。日月昭明而燭幽。其光晶也。玉石的鑠而  
耀素。其理呈也。則皦之說也。皦必天與爲開。而神不可犯。我不能知撞金石於  
明堂。建靈鼉於東序。當日所以陰陽序次。風雨時至者爲何如也。而卽旣從之  
後思之。則必有清自爲清。濁自爲濁。高自爲高。下自爲下者在也。殆純如而皦  
如也。感矣夫樂之從而至於純於皦也。節奏攸宣。句居畢中。歌和相貺。唱歎遺  
音。淵淵乎聲樂而不流。文綸而不息。師習樂者。師知斯時之樂何如乎。我思之。  
我湛深之。引緒而理其端。而其委乃相循也。卽事而窮其蘊。而其旨乃彌永也。

則繹之說也。繹必情與物赴，而物與情生。我不能知麟鳳効順於夔球，江海告功於臯鼈，當日所爲再始，著往復亂飾歸者爲何如也。而卽旣從之後思之，則必有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代相爲經者在也。殆純如而皦如，而繹如也。夫古樂之晦塞也久矣，而人心之機必宣於樂，樂盛之故必有其程，則將有作而底於成也。其不能易吾純如皦如繹如之說，斷可識矣。

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清光緒三年丁丑

因憂而有所舉，憂不至於獨矣。夫堯之憂，憂天下之不治耳。然亦何堪獨者得舜以舉之。憂於是終，治卽於是始。且古今之天下，一憂與治倚伏之天下也。而吾謂人君一日不憂，則天下一日不治。人君一日不籌所以治，而徒皇皇焉廑其憂，天下亦終歸不治。惟善憂天下者，以天下之憂任諸身，仍以天下之憂任之。能憂天下之人，夫而後天下不憂其不治，不必一人獨憂其不治。洪水汎濫，鳥獸傷人如是，是天下固亟亟乎其待治矣。亦岌岌乎其可憂矣。於時大人惟一堯，則起而憂之者亦惟一堯。星雲未啓，其休祥則平時之動植飛潛，皆足與

生人爲難。而萬姓之狂獠莫化。或以庸愚無識。甘心而受其蓄。蓋天下不知憂。而堯之憂乃固結矣。宇宙未平。其昏墊則族類之顛連困苦。隨在使主德懷慚。而羣工之苟且偷安。或以氣數爲辭。束手而窮於策。蓋天下不能憂。而堯之憂乃孤立矣。憂之維何。望治而已。且夫治豈一人之所能數哉。後世之治主於因。而時際中天。凡事皆須創舉。故加巢許以無情之目。猶屬包荒。而當年肥遯鳴高。不過知難而退避。則可知共功名者。必不在石隱流也。上古之治。任諸天。而運當帝世。庶績端賴。人爲故置工。繇於無事之朝。居然豪傑。而爾日經營勞苦。竟至隕命而無成。則可知平大難者。要必待非常人也。有舜在。堯於是憂。卽於是舉。蟬牛之氏族久湮。一旦被以升庸。得無有門第寒微之憾。而堯不顧也。天地仁慈。憫千萬人而啓一人。承天地者。卽不容阨一人。以害千萬人。況乎明揚側陋。四岳薦以交章。烝乂克諧。二女型於下嫁。微斯人。吾誰與能。不事權假之乎。舉焉而治。籌全局。卽憂釋深宮。是固統十二州。呼籲之靈。絜而付焉者也。所以義和爲命。世才侍左右。而疇咨不及。元愷亦公輔器。備顧問。而翊贊無

權鹿豕之交游甚賤。一旦顯以大位。得毋有草茅驟進之嫌。而竟不計也。祖宗培植生一人以生千萬人。體祖宗者。卽何敢恕千萬人。而并恕一人。況乎深山聞善。若沛江河。大麓試功。弗迷雷雨。天下事是可屬。得不相助爲理乎。舉焉而治。任君師。卽憂孚宵旰。是固并七十載戰兢之念。默而詔焉者也。所以分同祖爲異姓。考績焉而華祗稱重。合二典於一書。歸美焉而勳宜言放。嗟乎。舜亦大人也。其憂當何如。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遂筐。清光緒五年己卯

詳育蠶之先務。官董之焉。蓋桑柘蠶資以食。鳴鳩戴勝有所棲託。而不伐可知矣。曲植遂筐。則蠶資以息者也。詳之而育蠶之先務以定。且後世言蠶桑者紛紛矣。自種樹以逮制器。談者日多。故其書日盛。至乃寒燠辨於天。燥溼辨於地。清濁辨於水土。宜忌辨於風俗。而其事要聽民之自爲。上但坐徵其稅利。則豈知古昔盛時無蠶桑之譜。有蠶桑之官。所以爲育蠶計者。寥寥數語。躐括要領。

也。夫天下無不宜蠶之地。而季春方當育蠶之初。蠶之所天。惟桑與柘。柘多於近山。桑多於瀕澤。柘之類不一也。其絲勅而揚。用中琴瑟。聲浮浮而越長。桑之類不一也。其絲靱而緻。用中衣裳。理綿綿而純麗。使不謹於先。絲奚出焉。惟暮之春。生氣殷盛。斧斤入林。國故有禁。而尤勤勤於桑柘者。浴蠶布種之蚤遲。候桑柘見葉之大小。初生之蟻。宜飼嫩葉。先王之意。慮民無知。或有不戒而縱斧。以斯一株傷。則百蠶奪其飽。一枝傷。則十蠶受其飢。而入口之家。周牆而樹者。又無幾也。董以野虞。而因時教誡。可以當嗇夫之掌。適人之司。先王之於物也。苟非猛狠毒螫。賊害於人者。皆愛惜焉。況鳴鳩戴勝。名義可說。如布穀擊穀之羣乎。鳴鳩一曰鷓鴣。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紵之鳥。一曰鷓鴣。是時恆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相二鳥之鷓鴣集。若無與乎儻儻。物隨時而相感。羌微妙之可思。故原蠶之禁。爲懼其病焉。蠶室之向。必利乎迎離。假而桑柘以戕。以肄童童濯濯。疎疎稀稀。鳥且失庇。蠶焉得宜。桑柘之禁。旣申。育蠶之候。益亟。野虞於是復申其戒。布蠶之器。不可不備。以之承藉者。曰曲。編萑絨葦。

爽爽其目。詩所謂八月萑葦是也。宋魏陳楚江淮之間。或謂之魏。自關而西謂之薄。植槌也。懸曲之柱。稱曲短長。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齊謂之牂。編竹而負曰籩。用盛柘與桑。其名通筥。詩所謂維筐及莝。女執懿筐者也。既具其器。爰廣其義。於斯時也。泥屋四角。取土上王。桃華菜華。藻川流馨。縈樊廩畛。蓊蓊其陰。刺飛而上下。巢空而部。穀者露晨霽夕。和鳴而可聽。此田家之至樂也。而何一非有國家者。纖悉之經營。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清光緒五年己卯

權時尙而審所重。奪諸侯之恃也。夫戰國諸侯。敢於薄人和而不顧者。恃天時地利耳。自孟子言之。而所恃以奪。且自仁義廢。術數興。六經殘。兵書出。而諸侯王。僥倖之心。隱與禍機並熾。夫此術數兵書之說。豈必有可恃之明徵。而既惑於其說之易行。遂各據其說以爲策。有心人正其弊而不得。乃姑權所恃之重。輕俾漸近於仁義六經之大旨。則救世之苦心也。今夫開戰國之變。而成諸侯之謀者。非此天時地利人和三說乎哉。孟子乃有慨而言曰。小儒慷慨談兵。其



事實爲不祥之先兆。而敢冒不祥者。方且假王者安全之本。以兼濟其測量。守禦之謀。貪天不已。輔以輿圖。拓地不已。要以聯絡。則有繼天時地利而并重人。和者。策士揣摩干主。其始豈皆殘忍之居心。而甚其殘忍者。久且厭前人容畜之規。以妄希夫神鬼河山之助人謀。既窮。趨於險要。地勢既窮。炫於苞符。則有務天時地利而偏廢人和者。噫。率其尤以相效。禍亂安有窮時。積之重而莫回。民生何從乞命。吾且衡其事。吾且審其言。陰陽形勝之家。其篇亦朝廷所兼錄。而就其所挾以預人家國者。遞爲參核。成效已鮮。有可期。裨闔縱橫之論。其炤豈口舌所能爭。而卽其所藉以博取功名者。曲與推求。立說當有所歸宿。自我觀之。天時殆不如地利也。地利殆不如人和也。夫我安能必張儀蘇秦慎到公孫衍之輩。幡然肆吾言也。第念半生來盱衡時代。盛衰興廢。初不外三者之程。而何以或則侈陳符命。不數載而中頽。或則竊據雄圖。不再傳而改步。可知天時地利已有相形見絀之端。而負固以自強。尤不如成城於衆志也。不然。名世經綸。反不能載長於讖緯。興王事業。且相與聽命於版圖矣。有是理哉。我又安

能必齊楚燕趙韓魏中山之君。翕然奉吾言也。第念數十年俯仰古今。消長盈虛。更不出三者之理。而何以膺圖受籙。崛起者不假神靈。後舞前歌。中興者不階尺土。可知天時地利已有恃。此失彼之勢。而於有形資控扼。尤不如於無象結聲援也。不然。興亡判局。商周當不同甲子之期。成敗論人。崇密且歸咎高墉之乞矣。有是事哉。試進而言其故。

比及三年可使足民

清光緒五年己卯

量足民以酬知。藝士之所長也。夫足民難。足民於小國尤難。而自求爲之。效有可程於三年後者。其所以酬知如此。且自井田壞而天下憂貧。言利者遂得逞一切苟且之圖。以侈談富國。而矯其弊者。又或理財無具。致天下咎儒術之疏。不知損下益上。盛世必刪權算之書。養欲給求。當官自有閭閻之責。儒生奏績所補幾何。曾區區保聚常經。曠日而迄無成效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國雖小而環而待治者有民也。求爲之求思足之。雖然。豈易致哉。讀書而盱衡時政。農桑井牧。博極敷陳。豈尺柄偶操。展布遂違。其素論顧五行衰旺。空談或可矜奇。

百室豐盈。實事必求至是也。則倉卒未許圖功也。釋褐而來自田間。旱潦凶荒。備嘗疾苦。豈躬耕甫輟。利害遂隔於斯人。顧衣食身家。一己之治生。易給田廬。樹畜萬姓之奢願。難償也。則日暮未容課績也。求思其事。求量其期。求自忖才力之所能。求自度經營之所至。比及三年。向所欲使待治之民。咸臻於足者。庶幾可乎。雖然。豈易致哉。財貨實利於生人。而謀出計臣。勢且竭寶藏以充內府。珠璣金玉。民也何與焉。綜朝野而籌大局。知政體必以貴粟重農爲本。而不可炫奇功。開墾當因乎時地。而事拘成法。勢且假經術以峻科條。畛塗溝洫。民也苦之矣。酌古今而定章程。知精神必與耕夫織婦相通。而不可膠偏見。如是言足而足。必歸諸民矣。如是言足而足。必慎所使矣。求竊思之。資身無策。而亦自愧耳。東西南北。風塵久事從游。以半菽不飽之儒。而致治豐亨。舉世誰堪共諒。而斧柯得假。猶冀以差堪自信者。少効夫涓埃。燥濕高卑。不易一易再易。均其地。生食爲用。九職九賦。九貢制其程。三年中規畫圖維。考績或可無罪。而典謨陳善政。何由慰夢寐之殷懷哉。加富有訓。而如昨日耳。征伐會盟。閭里久傷凋。

察乘悉索敵賦之後。而遽書康樂。自問亦覺旁皇。而元氣可培。尙恃此夙昔所期者。少裨於萬一。桑麻鷄犬。溫飽不貽父老之憂。芻茭糗糧。儲峙足應朝廷之役。三年中休養生息。撫字敢告心勞。而助理挾微長。果何自躊躇而滿志哉。噫。厚生利用。望古遙遙。豈謂教稼明農。上抗名臣之業。食德服疇。余懷渺渺。或者齟風無逸。可裁報政之章。求所恃以酬知者止此。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清光緒五年己卯

徵治於衣裳。取象可悟矣。夫知食不知衣。天下不治。卽黃帝堯舜之德。不覩明其所取象。而乾坤之用。普且一人首出。臨臣御民。固將握乾符。闡坤珍。胥九埏。入垓而蹈德詠仁也。豈惟是黼黻恭己。冕旒凝辰。爲足衣被無垠哉。然而草卉樸儻。不若藻米鄰。爾尊卑錯置。不若上下燦陳。遐稽古帝。官紀雲。治行振。望如日。治理純。欲從風。治化神。不知者以爲文明之休應。庸詎識秉則乎。乾坤神農。沒耜耒作。天下欣欣然。化其陋而祛其樸。然使章身無具。何區乎渾噩。飾體無華。何有乎彬彬。黃帝堯舜。乃相與通變之。神化之。以更新而善俗。黃帝之系。肇

基有熊。黼衣大帶。展雲乘龍。蓋以順天地之紀而位其中。賡引而起。有丹陵文祖。翠媯神宗。翳其時。蚩尤逆命。阪泉詰戎。龍蛇藉鴻。水騰虜。工驩與苗民交訌。固已三精晦霧。九野颯烽。黃圖傾倚。赤縣頽淥。是卽宵衣瘁厲。大布儉崇。曾何益於天下之治亂。而奚論正服。松楸紆組。蒿宮黃帝堯舜。僉曰。否否。衣裳肅雝。揆合先後。垂旒充纒。嚴乎邪觀。讒言之誘。黃收純衣。昭乎欽文。恭讓之懋。宗彝華蟲。燦乎濬哲。文明之佑。穆穆焉。皇皇焉。戾氣消於桁笮。誼方翔於宇宙。普天之下。歸心內首。孰不摳衣蹇裳。異音同詞。而頌曰。威哉乎我后。且夫衣裳之製。何由昉也。蒼蒼者。乾之中正而純粹也。渾渾者。坤之柔動而靜方也。乾無形而形。形者衣也。坤無色而色。色者裳也。衣取元而乾位介乎北方。裳取纁而坤土託乎離位。故雜赤與黃。矧夫衣幅九而裳幅八。判奇耦於陰陽。垂焉名義定。垂焉文采彰。於以著君上臣下。貴純賤雜。使天下曉然識衣裳之作。非適觀於焜煌。是故玉帛修文。至懿也。紘緹式化。至逸也。繪日藻月至尊也。模山範龍。至似也。被服無斲。乾九三之惕若也。委蛇有度。坤六五之元吉也。假而當日天下渾

勿非得黃帝堯舜彰美傳盛垂衣裳以爲之率微論鑿井耕田等齊於歧行喙息卽大哉乾至哉坤其炳炳麟麟自然之文章誰爲闡揚而藻飾也夫惟聖王在上未明求衣垂拱定一乾健乎坤貞協夫是以懸璣鏡覽璇圖涵唐育虞而駸駸乎與用帛造旃之帝匹

樊遲請學稼

一章 清光緒五年己卯

稼圃不足治民也大人之學可貴焉夫學稼學圃遲亦有志於民者而自待小矣詔以禮義信大人之學於是乎見今使人學不足以治一生而侈談大用疏矣然學僅足以治一生而碌碌焉無所用於世則又隘何則服田力穡身不可爲惰民談道讀書志必須爲名世此中學問本是貫通得聖與賢質證維殷而吾儒之所學吾學之所用遂昭然顯著於天下不然如樊遲者聖門高弟也務民之義習聞師訓豈不知四方雖遠皆吾度內而顧學稼學圃一再以請遲豈甘爲小人哉遲將用稼於世矣庠序不繇樹藝之經而章甫儒冠相率以躬耕爲恥華士之衆民俗之所由淆也任畝畝以爲倡庶食瓜斷壺補豳雅而不嫌

小道。朝廷不下力田之詔。而閭閻父老動輒以饑饉爲憂。農政之墮。民生之所由敝也。事耒耨以相勸。庶六府三事。紹典謨而漸致隆平。遲乎。學稼學圃。將以是用於世。而豈知流爲小人哉。天下又安有小人。而可爲民上哉。如曰可也。則衽席豆觴。小人有禮。慷慨激烈。小人有義。然諾話言。小人有信。而民未嘗帖然向之也。曷故。如曰可也。則作會講禮。亦期民敬。作法講義。亦期民服。作誓講信。亦期民用情。而四方之民。未嘗翕然歸之也。曷故。然後知大人所以端主極者。不在胼胝之勤也。然後知大人所以樹風聲者。不在霑塗之瘁也。田畯之功。不並於君相。場師之業。無補於國家。尤理之彰彰者也。嗟乎。一聖一賢。所以爲斯民計者。顧如是哉。且夫人情爲田。古聖王所爲禮耕義種。循信以穫者。盛治不復覩矣。抗襟期而譜治平。微特作恭作乂作孚。此理虛懸想像。卽推樊遲稼圃之意。又安見農桑樂利之有期。然而經綸烏容忽也。立達宏其量。當世始知以學道爲尊。體用備其模。後儒不敢以潔身相抗。韋布而定素王之局。夫何曾階尺土也哉。且夫天下一家。我夫子所爲範禮辨義。朋友以信者。隱願靡日忘矣。

進同堂而商事業。微論修文修名修意。此事固結中藏。卽原樊遲稼圃之心。又豈真理亂興衰之不顧。然而功名何所藉也。爲王道普蕩平。畢世初無懈志。爲生民立性命。此身徒事周流。尙德而慨躬稼之勞。其卽同斯寄意也哉。

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

清光緒五年己卯

相夏殷者可例。周禪繼亦可並衡矣。蓋益惟不有天下。唐虞之所以獨也。觀益而尹可知。周公更可知。或禪或繼。宜夫子並衡之哉。且自勳高烈澤。命止公侯。績佐升陟。位終臣子。論者遂謂官家之局。變自夏廷。而子姬氏實踵其後。豈知革傳賢之例。創始者不病於奇。仍與子之條。由舊者無嫌於襲。居今溯古。以古證今。夫乃見非常之事。非聖人不能獨斷無疑。非聖人不能相提而論。周公何以不有天下哉。前乎公而類於公者有益也。後乎益而類於公者有尹也。天道靡常。世事善變。豈益尹不繼唐虞之禪。公復不能改夏殷之繼乎。而顧不然。夢熊入寢之初。奏食艱鮮。偉烈附禹謨。並著公則勤勞王室。官禮編訂於暮年。似益所處。不能等量。而圖披王會。永戴先靈。何殊裘委明堂。不欺孺子也。覽安邑



以徵洛邑。冲人踐祚。知彼蒼之眷顧者深。薦牲告成之日。兼攻弱昧。大任與湯。誥俱傳。公則負謗家庭。骨肉寢成爲讐敵。似尹所處。未可齊觀。而萬國共球。老臣歸政。何異三年戕斧。家相明農也。援勝朝以證新朝。神器留貽。知冥漠之維持者。大觀益之於夏。而尹之於殷。無疑矣。尙何疑公之不有天下哉。而或且議周。或且議殷。或且因殷周而議夏。此無他。唐虞之禪於夏。后終殷周之繼於夏。后始耳。信如是也。古人又豈無言之者。而吾乃思孔子所謂唐虞禪。夏后殷周繼。聖人不以帝王爲快。膺圖受籙。豈有子孫富貴之謀。而何爲受命文祖。受命神宗。論禪者必溯唐虞以爲斷。知鉅靈而上。七十八家之更代。荒遠難稽也。想當年日月星雲。光華未啓。龍蛇水火。蓄患方殷。而枚卜協廷。臣授舜。授禹。亦自有不得不然之勢。無論舜與堯。系出軒皇。禹與舜。支分昌意。禪亦通乎繼矣。而岳牧不煩貢獻進之文。臯夔不必上改元之議。神聖不以名器假人。告廟建儲。實杜宵小覬覦之漸。而何爲佑啓後人。紹乃烈祖。論繼者必綜夏侯。殷周以爲衡。知妣氏以來。千八百載之史書。章程未易也。想爾日塗山衍緒。紹述亦出桐

宮伊訓陳篇。誕保亦箴無逸。而箕裘珍大寶。因殷因夏。亦殊有不得不爾之情。無論傳弟承先。共和攝政。繼亦通乎禪矣。而蒙先業者。幸不啓夫外藩。循世及者。爭不煩於太史。義在則然。何爲致疑於益尹與公哉。

六二鳴謙貞吉

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以謙有聞。吉而能正矣。夫能謙者。不必其自鳴也。體乎正以致其謙。而聞於人者。不啻鳴矣。吉孰貞於是乎。且謙必致福。盈必蒙害之理。窮千古莫能外也。而以謙致福。以盈蒙害。其豪髮不爽者。無不由人自召之。處既失位之地。而以偶然得意者。自矜其豫焉。其德器有不堪載福者矣。故道長益凶。可必諸鳴豫之小人。處不得位之地。而以無慕乎外者。益矢其謙焉。其凝靜有足以致遠者矣。故吉祥善事。多萃於鳴謙之君子。謙之爲卦也。乾上九來之坤。而與履旁通者也。初旣以陽之降而居下者。爲君子之謙謙矣。二之位雖與五應。而猶在下也。然而二正位也。正位而仍其謙謙之德。則體柔履順。有能謙之資。謙謙而自正其位。則抱約懷沖。有不欲自鳴之量。夫所謂能謙而不欲自鳴者。豈必一切貶

損依違自輕之地。致虛守篤。不爲天下之先哉。誠鑒乾九亢龍之悔。宥坤元牝馬之利。深識乎古人滿損謙益之義。而柄德於大不可盈之幾也。志意修則澹時譽。德業定則泯聲色。其固然已。然而虎嘯而風寥。唳龍起而致雲。氣鳴聲相應。仇耦相從者。自然之理也。鼓鐘於宮。而外聞其聲。立表於此。而景見於彼者。又必至之勢也。君子所謂謙謙。亦既上叶天道。下與地應。陰左右乎鬼神之相。而淪浹乎人人之心矣。謙象體震。震實善鳴。上互震焉。其鳴且遠。況乾來爲謙。謙之三降。二爲師。師得衆歸之應。師二升五爲比。比有自內之占。而猶慮其孤芳之自珍。黯黹而沒世也。古今之遙。天人之微。以葵以繩。庸有是理。且夫光譽令聞者。士夫之所利也。奢名罔實者。造物之所忌也。世豈無折節下士。崇貌飾情。舍義違道。干譽百姓。而盜竊既久。天必破之。敗露之辱。恆與相待。隆隆而自張者。穿窬而旋滅。未見中孚在陰之和。徒深引兌未光之恥。則豈知君子之謙。壹根於能。始則矢豈弟君子。小心翼翼之德。終亦廬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之學。而其所爲貞吉者。乃與履之上九。豫之六二。同以柔正致之也哉。此在下之鳴。

謙也。若夫上六利王之正而從征焉，則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震世，守之以怯。古之君子又必有以致其休稱，葉語光施後嗣者，謙之至，亨之至矣。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體逸於艱難之中，無逸非艱難矣。夫天下之至艱難而至不逸者，稼穡也。然必知逸與艱難有相因之理，斯真無所容逸耳。今使陳王業者，徒陳其締造辛苦之謀，進聖德者，時進以束迫憂危之論，苟非上聖，其不以爲苦而厭聽者幾何哉。善貢言者，必以納約自牖之誠，寓諸尋常共見之事，使聽其言而思其理者，知至苦之中，亦有至樂可得，而至樂之效，必從至苦而來。斯善貢言者矣。如公之告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也。公若曰：我周之受命而帝也，其始嘗基乎稼穡矣。種藝之好，自稷口食，及爲成人，遂有相道。其佐帝堯之播百穀也，封殖乎天下，奏庶艱食鮮食。今但取宗廟所陳生民之詩，所謂實方實苞，實種實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者，從容奏之，猶得於金絲竹石之中，想見乎襁褓鋤犁之狀。蓋先王如是其神明，而以稼穡之福利我嗣人者，如是其艱且

難也。於嗣王則既冲齡踐阼。膺圖受籙。宣重光而襲緝熙。鋪鴻輝而信景鏤矣。世異乎中天地。殊乎后稷。誠無取降明堂之貴。褻萬乘之尊。師神農之言。踵率育之烈。與田塹。眠庶共一手一足之勞也。卽時而幸靈壇。撫御耦。親耜田之禮。亦不過曰禮耳。禮耳。豈真務之哉。然而宗廟彙盛之有需也。深宮玉食之維備也。官吏之廩糈。行軍之餼糧。至重且鉅也。使不稼而不穡。何以裕此。今夫稼穡則豈易言哉。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及寒擊藁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旣至。挾其槍刈。耨耩。以日暮從事於田。塹脫衣就功。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春不得辟風塵。夏不得辟暑熱。秋不得辟陰雨。冬不得辟寒凍。四時之間。無得休息。僅而滌場納禾之餘。歲時伏臘之暇。私則烹羊炰羔。斗酒自勞。擊壤扣缶而歌。烏。公則預祭蜡。勞農之飲。被國家一日之恩澤。以弛其終歲勤劬之筋骨而已。人見其逸。而或以爲其樂之太也。則豈知逸者一。而艱難者且百乎。嗣王而先知此也。身可以不下堂階。而父老耕斂作息之情形。如陳黼作地。

可以不親原隰。而農家奠棗菜葵之時。令儼譜豳風。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汪汪乎重農之感意也。疇能互之哉。

潛有多魚有鱸有鮪。鱖鰻鯉。

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淵深而魚叢。漆沮之所產博矣。蓋水非深不足以容魚也。況鱸鮪鱖鰻鯉之多乎。是可見漆沮之大。而所產之博矣。從來一代興王之地。其物產常珍異於殊方。非獨其地氣之盛也。抑亦有地焉。以暢物之天。物之天不暢。則雖地氣殷盛。足以極物產之珍異。而局促一方。不能遂其自然之性。以茂其相啣之羣。維彼濕生。以水爲天。亦豈能甫甫莘莘。極一時之盛若也。漪與漆沮。非太王之所遷。而我周王氣發祥之地乎。懿此二水。原出自豳。注於郊周。澤國斯盛。所謂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是也。表杜陽之崇山。帶豐鎬之潦瀆。陵藪錯互。隩區紆餘。麀鹿之羣。於斯縟焉。而灑漑潢漾之區。其孳生又非一二所能罄。則嘗率水潄。臨渠陰。縱睇乎洲淤之浦。擊汰於浪濤之際。爾乃蕩風蹙雲。波踰滉轉。渾弗宓汨。涖涖沈沈。浩乎思先王之澤。茲水之潛。猶足以髣髴其萬一也。而擘鱖掉尾。振

鱗奮翼之屬。儲與聊浪游泳自如。汀坻崖瀨之間。其緝者梁者筍者罟者竿者。罟者罟者汕者綸者網者罾者。與夫積柴糝米以餌約之者。且隱乎相望也。何其文禁之寬。而鱗族之蕃多也。於是約略所見。攷其名色。進獻人而俞咨覈爾。疋之纂釋。鼻口承頷。甲罔鱗肉。體有邪行。長二三丈。或羸或縮。厥色維黃。厥名曰鱣。口亦坩頷。色間青黑。首兌而小。厥肖兜鍪。長不踰丈。厥名曰鮪。時水際而織修潔白者。鱈也。豐博厚肉。性喜飛揚。而力與之迸者。鱈也。鯢偃額而章白。鯢規鱗而色頰。競沫并波而錯出其間者。又不一也。萬物衆夥。唯唯謹聲。其他之不暇以計者。慮不可以殫形。說者或曰。鱣象似蛇。鱈頰類燕。鮪有魴鮓之異。鱈兼鮪鱈之稱。鯢種不一。尤有赤驥青馬元駒白旂黃雉之目。惟鯢之爲形一。而其類常跂焉。而肆乎漆沮之地。忘乎江湖之寬。錦爛雲鮮。輯采雜色。或別一而爲羣。或逐隊而相伍。由是而清鱣濁鮪之倫。鱈睡鮪遊之族。且相與居岫入穴。汎苻流淵。以益暢乎從容之樂。而何有洞庭之鱔。東海之鮪。齊魴陳鱣之各擅其媿也。禮季春薦鮪。季冬命漁師始漁。以薦寢廟。於斯時也。天子親往。方舟並

鷺清流靡微。綸組競糾。塞蒲藻而擊菁芭。詠丕烈而瀝顯謨。可以究禮官之所擇。第從臣之嘉頌已。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隱公六年

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系月日以紀會盟之始。譏不信也。夫齊魯之爲盟好舊矣。而魯以既卽位之六年。齊以鄭輸平之未久。其爲盟皆不信矣。故譏之。從來大信不誓。其有待於誓者。必其信之薄也。然必猶有信焉。而誓乃可恃以永好。時至春秋。信實偷矣。其所爲誓者。特各挾一自利之私。以相市於不背之說。聖人憂之。爲求其始事之人。而斷以不誠之失。將以使得好事鄰國之君。漸返於先王敦信之道也。如隱公六年。書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是已。今夫會盟。何自昉哉。古者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王合諸侯者。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由是發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正。說者謂時見無常期。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也。周室旣衰。王綱陵遲。諸侯之勢日紛。巡守之典闕矣。會盟之事。諸侯臆舉。有不能盡知。伯合諸侯之義者。魯秉周禮之國也。于艾之役。實始



倡之。以是而翼戴天子。加以共造福人民。永靖兵革。君子亦豈能無厚望於其間。而必詳書之。若有異焉。何也。會盟於後世。非乎。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會同則掌其盟約。大會同有盟約之事。大司寇涖之以登天府。苟得其人而行其義焉。何所不可。今齊與魯。世好之國。無不協也。又焉用盟。旣欲盟矣。外將以流金石之大美。內且以賡玉帛於先君。兩國之計。孰重於此。而隱必遲至。卽位六年之後。計始及之乎。若齊僖公者。復何爲不先不後。鄭人以春來輸平。而夏五月辛酉。遂有是役也。春秋諸侯。人思植黨。外假睦鄰。修好之名。而陰以逞其附強并弱之志。比比皆然。今魯與宋。何所猜嫌。徒以齊強隲宋。背宋而齊盟。是締旣不信矣。齊又何慕乎魯。齊蓋有專意東方之志。而宋擬其後。向恃苦宋魯之合。不使其私圖。今乘其攜貳。而鄭又素所黨附之國也。睦於魯。以結夫鄭。而宋勢子立。可以箠拊鞭笞之矣。此其爲利之心。甚於魯也。甚於魯。則意自齊僖發之。而隱公特以欺售欺焉耳。凡盟外爲主者。曰會。故書會也。旣盟。宜可恃矣。動以利焉。何恃之有。卒之口血未乾。盟書猶在。不二年而齊離鄭黨。與宋爲瓦屋。

之盟。又二年而齊魯復離。宋黨與鄭爲中邱之盟矣。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此之謂也。厥後惟齊桓、晉文召陵踐土之役，差有合於伯合諸侯之義。然而玉敦珠槃，牛耳桃茢，爲不信之具者多矣。

祊之爲言倮也。所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緣音以申祊祭之義。而所謂所與富者可繹矣。蓋祊也者，正祭之後而索之，非有餘者不能而敬尸之俎，與祝嘏之辭，不又可緣音而申其義乎？且孝子之於親，雖一事物言語之間，無敢靳其力而歉其誠也。況神道事之之時乎？抑惟先哲王隆報本反始之義，永竭誠備物之文，周浹彷徨，罔或不至。仁孝之性，鮮哉希已，而觀其嘉薦普淖，進祝宗而信景命也，抑有必誠必備之意焉。何其感與索祭於祊，以求諸遠，遐想其時，裳衣弓劍，展拜僅一日之儀。詩書杯棬，遺澤永百年之痛。舉凡廟門以內，賓客之所，孝子所爲彷徨以繹之者，其悽愴怵惕如戀如慕之心，未有已也。循事徵義，通祊於繫，從彭者駟驪，彭彭寓強盛之旨，從方者左右曰方，極旁出之義，亦既見其盛大之至，而旁及之遠矣。使非精神氣

志咸處有餘將不終事而券怠已生。遑有餘力以求索之哉。詩有之曰。無僚惟人。僚言乎其疆也。而索祭於祊者。其力之僚曷以加。茲既求索矣。乃用陳薦於。是乎宮縣錯列。牢醴芬旨。衣冠儼若尸。妥以休。王者爰命庖人解牲。取心若舌。用實厥俎。升自阼階。親羞諸臘饌之北。所謂所俎也。所之云者。爲夫尸所食之魚肉。不可反於俎。以別於神俎之用也。所俎親羞。而神俎不親設者。神俎貴得尊賓嘉客以崇祀其先。而所俎則主於敬尸也。敬以顓爲貴。所義從斤。析之以別於神。所以顓也。義寓於音。而所敬之通轉。又甚顯且明矣。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此雖卿大夫尙然。而況受命而王者乎。登降之際。敬意所形。肅肅雝雝翼翼如也。於是乎臭馨香。含甘實。神具醉止。對越孔顯。搢紳大夫之屬。珪璋駿奔之倫。乃相與仰純粹之至精。體齋栗之盛意。通神人之微契。致相接之慈孝。丁禮將蒞。用進工祝。以致其嘏辭。以爲王福。鳧鷖所謂。既燕於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楚茨所謂。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永錫爾極。時萬時億。胥是也。俾爾壽富。馴至萬有千歲之樂。五福一富。亦徵洪範九疇之靈。凡一

切福之釋多富之言備音訓之同部互見皆可因文案義而得其情矣用爲之  
頌曰於昭時王穆穆皇皇不饗于孝紀事孔將執競有肅通於神明顯顯令德  
神保無疆千祿百福永延天慶

不勉而中

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卽行以觀誠不待勉者旣然矣夫理者行之幹欲中於理卽未有不加之勉者  
不勉而中斯誠者之行與且自有身而卽有此君親上下之事亦自有身而卽  
有此君親上下之責事與責相合而義理存乎其間焉義不必其相類也而有  
其必然者可以通理不必其相假也而有其當然者爲之準天下或以爲義理  
之所在高且遠也則豈知誠者且合義理而造以自然耶誠者天之道誠本於  
天而使誠之燦著於人者理也理具於人而使理之確還其誠者誠也緣誠著  
理卽理還誠而勉之事起焉勉必有其程程與爲引而力赴焉勉也程與爲開  
而力達焉亦勉也不得謂誠者獨無勉之事勉必有所至未至而懸至以爲量  
勉也將至而策至以爲安亦勉也不得謂誠者並無勉之功夫所爲効其事而

竟其功者何也。勉以中爲程。中爲至也。物必有虧也。而後見其全。謂君親上下。其性行尙待勉爲詣。似所以知誠者未真。不知誠者之勉。抑有神於勉之使用者矣。未虧而葆其全者此中矣。境必有逆者而後見其順。謂君親上下。其分際尙待勉而完。似所以量誠者太淺。不知誠者之勉。直有裕乎勉之先者矣。未逆而操其順者此中矣。世豈無偶中而近似於誠者。匹夫一行率真。其事或亦見奇於賢哲。而不得遂以誠者目之者。匹夫偏至而見爲奇。誠者自然而率其常。可知由不勉而幾於中。其詣非勉焉者所能盡。其事卽非偶中者所得例也。樂之有節也。疾徐亢墜中焉。而益暢其和。而何疑於誠者之中節也哉。抑豈無倖中而自託於誠者。士夫半生務實。其行亦且表異於凡庸。而不得遂以誠者歸之者。士夫於學問見性情。誠者於性情見學問。可知緣中而見爲不勉。其不勉非誠者所自知。其中亦非倖焉者所得冒也。射之有的也。省括張機中焉。而始臻其至。而何間於誠者之中的也哉。夫旣不勉而中矣。其必有所心得。何待計哉。

古之學者爲己

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課學於己。其學有獨絕者矣。夫學從己立。己以學成。學與己固相因而爲用也。卽奈何當孔子之時。而其學已專屬諸古乎。且自有聖賢而後有學之名。亦自有承聖賢者而始有學之事。事與名相赴。而一己遂並重於聖賢。非重乎己卽爲聖賢也。聖賢亦惟重乎己以成其學。承聖賢者卽不得不權輕重之數。殫其力求與學稱。蓋聖賢之道如此也。而其事亦惟有志聖賢者所獨喻。何則。六經載籍之繁。大抵各有其事理。求其義而以身體驗。詩書易禮。何者非治心養性之書也。學中固自有己也。六合彌綸之業。無一不具於性功。得其本而隨事貫通。日用倫常。何必無天民大人之寄也。己外又無所謂學也。何所異於學。而令古者獨爲乎己也。何所異於學之有所爲。而令爲己者獨成爲古之學也。古人無事不出以公。何至學而自私。翻焉示天下以不廣。學固有以私成公者也。天下惟學問甘苦之境。不可共嘗。苦也私喻之。甘也亦惟私喻之也。古殆罔不如是也。古人無事不見其大。何至學而獨小。皇然爭天下之所圖。學又有以小成大者也。吾學惟義理得失之間。不容自恕。失也小積之。得也亦惟小積之也。

古何爲其獨然也。古豈真風氣之獨樸而有以成此學歟。世誠無新奇可喜之談而足顛其趣。民誠無毀譽不公之事而足靜其心。幸生其間。何嘗非古學者之福。而要其所成。有不必恃乎此者焉。一善言而著於心。淡簡溫理。不動乎聲色。一善行而附於身。忠信強力。悉副以精神。以己究學之真。卽以學立己之命。士首四民。風氣之所爲隨。學而開也。不然。匪風下泉。伊可悲矣。徒殷此思古之深情也哉。古亦豈教化之獨異。而有以造此學歟。上誠賴聖君賢相之作育。而庠序有靈。下誠多耆儒大師之陶鎔。而徑途不雜。躬當其感。未必非古學者之資。而究其所造。有非他所能爲力者焉。高明沈潛。各就其所近。補救而不使不足。道德行義。自課其所獨。充感而不見有餘。己以滿學之量。卽學以完己之修。士備百行。教化之所爲因。學而昌也。不然。矜廉狂直。事則已矣。復使吾望古而遙集也哉。嗟乎。學以務實爲歸。極千秋不朽之事功。先期知道。舉又以閤修爲貴。故三代以上之儒者。並不著書。古之人。古之人乎。

孔子嘗爲委吏矣

一節 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奉職惟稱。聖人且然矣。夫委吏乘田。其職雖卑。而不得謂非職也。會計牛羊。孔子何嘗不求其稱哉。且國家所以少任事之人者。以喜事之人多也。喜事則必好爲難事。而忽所易事。夫事者何者。可視爲易。易乎事者。豈真才有餘於其事。惟未周乎事之分際。而自以爲才。則心曰。軼於事之外。而冀功。才并不足於事之中。而課效。而國家任事之人。乃少。而國家廢墜之人。乃多。曷觀孔子處卑且貧之時乎。孔子抱經綸萬物之才。使得畀以建邦定國之權。則酌盈劑虛。必有以均乎乎萬物。孔子裕覆育羣生之量。使上處夫鳳舞麟游之世。則調元贊化。必有以蕃阜乎羣生。然方其貧也。則嘗爲委吏矣。委吏者。禮所謂掌領野賦。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以餘聚待頒賜者也。貧則爲之。又嘗爲乘田矣。乘田者。禮所謂掌牧六牲。祭祀共其享求。賓客共其牢禮。饗射共其膳膳者也。貧則爲之。爲之則有委吏之事。爲之則有乘田之事。自計吏綜覈之風盛。而大體不明。其甚者。至身秉國鈞。但日親乎酒醕鹽鐵之微。校量錙銖。而自爲得計。而縉紳委蛇之士。又或舉國家所賴以度支財用者。聽之胥吏。而漫不經心。始第



遺其事之數也。終且并其事之意而忘之。往往然也。自長吏司牧之義隳。而物生益蹙。其甚者雖託以民命。亦且視爲草芥犬馬之賤。恣肆殘賊。而靡有終窮。而園林猥瓌之官。益得舉國家所資以修明典禮者。任其瘞蠹。而有所藉口。始第病其物之生也。終且并其物之數而滅之。往往然也。若夫孔子爲委吏則曰會計當焉。會者由散而至聚。計者於合而見分。而聚散分合之間。必使之料量平而差分晰。當何如也。治人之事者。固不必卽事居功。但使所治之事。俾其人不至有付託之悔。而吾責已可謝矣。度孔子亦曰會計當而已矣。爲乘田則曰牛羊茁壯長焉。茁者孳生相續。壯者蕃盛爲羣。而孳生蕃盛之際。尤使之飲食節而起居時。長何如也。受人之物者。莫患於物損其舊。誠使所受之物。如有人所本欲愛惜之心。而吾心已無愧矣。度孔子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由是觀之。任事者必不容於事外喜事。而不能任事者不當處重任之地。不益曉然哉。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

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

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隣里鄉黨乎

清光緒十一年

乙酉

立辭與之準。聖人經權之至也。夫五秉之與九百之辭。冉子原思亦豈無道以處此。而夫子有進焉。斯經權之至哉。且涉世之事無盡也。程其大則辭與與而已。應事之理無方也。綜其要則經與權而已。經權不盡乎辭與。而辭與要自有其經權。與有權而適得其經者。存一必與之見。而與之道失。辭有經而善用其權者。存一必辭之見。而辭之道失。審辭與之義。定經權之衡。信非聖人不足以語此矣。不然。冉子原思。一則恭老卹幼。不忘賓旅。一則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固孔門弟子卓卓者矣。豈其辭與之間。猶有不能審者哉。然而二子之異乎衆人也。卽其學之止於賢人者矣。論交而德色壺飧。稍知大義者。所必斥。而鑒其薄而矯之以厚。慷慨自喜。直不啻解衣推食之可以概施。入仕而榮情溫飽。稍知自重者。所羞爲。而憤其貪而礪之以廉。苦節所貞。遂以覺清士名流之皆有可議。不觀冉子爲子華母請粟而與之五秉乎。子華之富。不待

外

錄 卷一

三 中華書局聚

請粟亦不待五秉之粟也。冉子而與忘乎爲夫子地。抑忘乎適齊者之有肥馬輕裘矣。此夫子之所裁也。前乎此焉。有原思辭粟一事。思曷爲而有粟。粟系乎宰。九百亦系乎宰也。思而辭忘乎其爲宰。抑忘乎其有隣里鄉黨矣。此又夫子之所裁也。而吾黨類志之曷。故事莫患乎相類。而適以便舉世鄙薄之身。冉子之與信近任俠。而能以愛友者及其親。原思之辭信近孤高。而能於害義者絕其類。使必謂與者將以形人之吝。辭者將以形人之貪。其用意有傷忠厚。則利其說者。轉得巧一切自便之計。以託於中庸。是亦世道之大可憂矣。惟冉子而後有與之失。惟原思而後有辭之失。而性情氣節。小人不容議君子之非。道莫貴乎近情。而可爲中人以下所取法。冉子之與亦豈市恩。而無以處同學懸鶉之友。原思之辭亦豈沽譽。而無以別大臣脫粟之風。使非於與者曉之以周急。繼富辭者廣之以隣里鄉黨。俾義理各有指歸。將效其行者。皆得憑一時臆見之私。而紛然多事。是又學術之至可慮矣。惟不與而後見與之宜。惟不辭而後見辭之宜。而正大和平。狂狷所以待中行之勉。吾故曰立辭與之準。聖人經權

之至也。而冉子原思亦足稱矣。

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國有容才之大臣。國賴其休矣。蓋大臣者。國之人才與子孫黎民共託焉者也。以所容爲所保。大臣之能事乎國之利而已矣。且千古仁君義辟。其欲延天下以至於萬世之心。不異於中主也。而其務於人才常切。其望於大臣獨專。豈志在此而所圖顧在彼哉。大臣者。休戚同於朝廷。而耳目廣於人主。識見練於後進。而意量包乎無窮。有大臣乃得有人才。有人才乃得有天下於萬世也。夫人才豈外於有技彥聖哉。所患者。大臣第高爵厚祿以自尊大。而視其君之子孫黎民。可輕可重。因視其君子孫黎民所賴之人才。可有可無耳。如其有人之有技。好人之彥聖。至於不啻口出也。是誠休休焉實能容之也。夫容曷爲而必於能。能曷爲而必是實哉。志節聰明之士。其氣質容有所偏。而一格爲招。則長且重。以遲疑短況。足以糾摘。求全責備。當者幾何矣。則所以涵覆而調護之者。必有其道矣。束脩砥礪之儒。其位置必不自薄。而衆人相遇。則獨行而疑其爲矯。

尚志而概其爲狂。厚貌虛文。接之愈遠矣。則所以獎掖而愛敬之者。必有其誠矣。嗟乎。此實能容之之難。而國家之所以貴大臣也。有大臣則國家之才皆其才。國家之事皆其事。我庸患子孫黎民不得所保。而不享其利哉。天下之大。勢日競於富強。勢之所趨。雖僻在偏隅。欲以閉關爲自守之謀。而不得。顧圖治者。不必問天下之勢。而但問我所與圖治之人。誠使其人天資忠厚。而又能舉古今成敗得失之局。默運於胸中。則圖爲富而求治賦之長。圖爲強而選知兵之略。政脩事選。列邦必不敢輕肆其憑陵。而宗社鞏於磐石矣。我子孫黎民。直安坐而享其成焉耳。天下之人才。每易於消散。才所不附。雖撫有四海。求爲匹夫於勢窮之日。而不能。故圖功者。亟欲得天下之才。乃益亟於相與圖功之佐。誠得其人。器識宏通。而又能以生平性情學問之真。彌綸乎一代。則士氣消而可振。人心散而可收。翕受敷施。易世且相與詠歌其丰采。而功名壽於河山矣。我子孫黎民。果何幸而蒙茲福也乎。秦穆羨大臣能容之利。若此。後世處具瞻之地者。或徒容容厚福。其能博宏獎之聲者。鮮矣。而得人則昌之理。其君又弗悟。

也嗟乎獨亦不恤其子孫黎民之命懸於何人之手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

清光緒十二年丙戌

戒勸有託於物者紀堂之有可思矣夫紀堂固山所宜有也況終南之大乎設辭爲問猶戒勸之意云耳詩人若曰有防禦之阻而無華實之毛不足以稱上腴也有喬木之望而無嘉樹之植不足以富神區也材非必移於充園而珍產不備亦減載籍之光幹非欲竭乎拔巖而甘水繁興足助山川之氣乃瞻林表鬱鬱葱葱梅黃條白之間資其掩映已條梅者可用而不可食之木也條於爾雅厥名曰楮釋曰山楨條楮字異音訓相通梅之爲枏並見釋木然材理完好能濕而勝爲車板者條也略似豫樟堅緻而子不可食者梅也設是以外有欒有樗大本擁腫小枝卷曲旣不足食復不中用何關於物產何係乎有無惟茲終南亘八百里左據函谷二嶠之阻右界襄斜隴首之險翼以荆岐惇物之宅帶以洪河汧渭之川周以龍興秦且虎視其地蓋擅天下之勝而茲山之氣尤磅礴鬱積足以蔚珍而挺才焉斯紀斯堂雜垂條梅木類大凡於斯焉備蓋可

外

錄 卷一

五 中華書局聚

食而亦可用者不盡紀堂而紀堂其例猶不可食而可用者不盡條梅而條梅其例攢叢倚谷。葭葉張崖。離離朱實。綴秀於霜。初粲粲白柑。翹英於春晚。時而垂條扶疏。零華幡纒。紛溶節筭。猗旒從風。固已足以壯美之觀。著宣王之義。表吾君得地之烈。而藻大夫能賦之才。顧說者謂紀之言基。文或作岨。堂者兩崖牆列中間。天宇若畢中之道。父老至今相傳爲堂也。終南之山。鑿欲嶒嶸。奧如曠如之區。誠亦不一而足。然徵詩之例。緣物起興。臺萊栲杻。桑楊榛苓。莫不比類從同。長言寓言。況夫春秋諸侯。紀杞互書。泗上弟子。堂棠錯見。窻洵薄竹。通於擊鼓淇澳之篇。餐粲壺匏。炳然緇衣七月之什。同部假借。義理非誣。取證全詩。略堪僂數。至於錦衣狐裘。黻衣繡裳。事附於顯服。訶鈞乎一軌。以彼例此。尤章章焉。夫凋章繪木。侈賦園林。導諛也。華春實秋。通風鞞悅。誨忠也。綿綿終南。宅幽勢阻。攀芳檻之偃幹。振沙棠之修柯。縛卉萋萋。珍樹郁郁。登臨遊覽。望君之來。頌壽考之維祺。儷岡陵而永固。襄公而知此也。上可紹車鄰漆栗之往詠。下不致蒹葭秋水之微詞矣。

子張問行 一章 清光緒十二年丙戌

行亦學中之事也。決其幾於誠而已。夫以行驗學。子張知之。而行必於忠信篤敬。張未必知也。張知之而張進矣。且天下未有能止不能行。而可爲學問者也。卽未有止不能自信。而行能共信之學問。蓋必能行而後能徵所止。人情之順逆。皆性功消息之機緘也。必能止而後能通所行。德業之純疵。卽世境乘除之符契也。理難稍誣。而效非猝致。聖賢學問。於斯焉兢兢耳。夫聖賢固無日不以言行與天下相見。而於誠加之意者也。自聖人出之。則有外內時措之功。聖人不必豫計其何以行。而天理旣熟。則萬類之性命自孚。舉所謂言世爲則。行世爲法者。直不啻如天地鬼神之建質。自賢人爲之。則有戒謹恐懼之學。賢人正當致驗於所以行。苟體察未深。則此心之存亡曷證。而所謂言加乎民。行見乎遠者。終無以宰應違縈辱之樞機。子張豈其有意於斯而問行乎。夫行之遠者。莫如蠻貊。行之近者。莫如州里。遠庶其可蒙。而近庶其我恕乎。而何以言忠信。行篤敬。則行如彼。不忠信。不篤敬。則不行如此。不必古今通塞之數。盡出於兩



途而吾心自反而未安。至乃憑其輕矯之氣。以重誣僞類。行不行也。不必天下成敗之端。咸齊於一轍。而吾身方疏而多疊。至欲游乎聲迹之地。以驟事周防。行不行也。然後知行者學不從行始也。求吾之言行而已。抑不第從言始也。求吾忠信篤敬之無時不見而已。立則參前。在輿倚衡。子所以爲張告。而張所爲書者。行乎其爲誠之學乎。誠則立乎實。神明之地。常確乎有以自勝其私。而因誠存而神明無歉。因求誠之存而神明時恐其或歉者。實未嘗不濟以虛也。實以虛爲用。而無形之理。構以有象。課忠信篤敬於言行。而行之本裕。見忠信篤敬於參前倚衡。而誠之氣亦愈凝焉。文明以健。中正而應。通德類情之詰。其以此爲始基也。夫誠則貞諸久。食息之間。常惺焉有以自周其慮。而因誠著而食息無違。因求誠之著而食息或恐其有違者。久有未嘗不惕以暫也。久以暫爲防。而共見之事。嚴以獨知。貫行於忠信篤敬。而行習於誠。見參前倚衡之忠信篤敬。而誠且習於我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進德修業之儒。其將奉以終身也。夫此爲誠之學也。張書諸紳。張進於誠矣。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清光緒十二年丙戌

善有以取成與者而君子之所大可思矣夫取人之善而使人奮於善是取之不啻與也後之君子可不思舜之與人爲善乎從來過取傷廉而過與傷惠者萬物之情類然而獨至於善則不惟不嫌其過取而宜於取之過不嫌其過與而宜於與之過非宜於過取也人之善猶我之善以人益我而無損於在人非宜於過與也我之善猶人之善以我益人而適完其爲我至我與人相資相足善之量乃廓然而無外善之功乃悠然其可思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而善無不取於人大哉舜乎後有君子弗可及已雖然以人之善而供我取者舜之量也以人之善供我取而仍以行吾與者舜之功也吾觀其取吾思其與物苟不私爲獨有則彼此原可相通顧以此借彼而使彼有樂於借之情亦必準彼還彼而使彼有利乎還之事也舜之與有稱平而施者也物苟不矜爲己私則恩德均無可市顧於己是出而使受者有所見恩何如與人相忘而使受者無所見德也舜之與有委曲而達者也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夫與人爲善

量爲何如量。而功爲何如功乎。我觀諸天。雖一草一木。無不用其仁愛。而鈞陶所及。凡物之蒙其養者。舉日處乎怙冒栽培之內。而不知誰之功。因觀夫舜。雖一言一行。無不運以神明。而格被所臻。凡人之游其宇者。亦日化於薰陶漸染之中。而莫名誰之賜。與人爲善。信乎量有如是之量。而功有如是之功乎。吾思舜之大。吾益思君子之所以大矣。莫大乎與人以共成善類也。夫善雖斯人同具之理。或嗜淺而未篤。或得偏而不全。苟非聖人。安能必善類胥融一德。然而君子殷然也。不以形骸睽性命之精。而善可相證。不以勢分增神明之累。而善必相通。但使所與者相爲觀摩。而上有善人以共功名。下有善人以美風俗。不亦大同之盛也乎。莫大乎與人以共扶善氣也。夫善亦有與世消長之時。或聚而勢伸。或散而勢詘。苟非聖世。安能使善氣之充塞於兩闕。然而君子肫然也。不忍翫天下。而善必使異類能孚。不敢薄天下。而善必使羣倫寡過。誠至所與者。默相醞釀。而人以善事蒸爲仁壽。物以善應召乎嘉祥。不亦大順之休也乎。與人爲善。吾益思乎舜矣。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

匠輪輿皆得食於子

清光緒十五年己丑

卽不通與通以權食而食之途寬矣蓋不相通則有餘者亦困何論不足通之而食及於梓匠輪輿焉其途不已寬乎孟子以爲天下治生之業挾本計者勢常處贏而操末技者勢常處絀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乃有時處於贏者徒勤乎本計而卽於所贏形其絀處於絀者但資乎末技而轉於所絀得夫贏天下固不必遂有是事也而機之舒蹙可權於一人理之彼此可決於數語子以士爲無事而食是得食於子皆有其事者也皆因有事而見爲功者也無事無功其常不足而有事有功其常有餘乎有餘卽足以傲不足有餘卽不必自慮其不足乎孰是說也又不可以概種粟之農織布之女緯耒均田築場納稼農之事乎粟者勤矣至於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則農之功有餘粟焉夫農第有餘於粟而已鳴機恤緯中數量幅女之事乎布者摯矣至於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則女之功有餘布焉夫女第有餘於布而已農何爲而不能

衣女之布。女何爲而不能食農之粟哉。不通功易事。而不以羨補不足。其弊必至於此。然則有餘不足。固不必爲天下之公患也。萬物苟能自成其材。卽莫不以見用於人爲貴。而必責一物焉以代百用。則造物亦窮於應付。而闕陷彌多。所以穀人則足於晝焉。絲人則足於夜焉。事不相謀。而功能相足。君子於是準消息盈虛之數。而觀其通。斯人日漸相高以智。卽鮮不以負異於世爲長。而必責一人焉。以兼衆能。將聖賢亦有所不知。而支離立見。所以山人或足乎魚焉。澤人或足乎木焉。功能相假。故事亦相安。君子於是妙化裁推行之方。而取諸易。如其通之。而能補之。農不至有餘粟。女不至有餘布者。何論梓匠。何論輪輿。尙利便用之事。亦小民家人生計之所存。而設使世尙穴居。則梓匠何從施其技。人皆徒步。則輪輿何自奏其能。知操業而游。其賴於子也。爲不淺。飭材辨器之方。亦先王砥礪羣才之所寓。而設使代斲傷手。梓匠不稱爲梓匠。則誰恤其窮。錯矩偈規。輪輿不稱爲輪輿。則誰矜其困。知有因而止。子之食之也。爲不虛。夫梓匠輪輿。不必賢於種粟之農。織布之女也。而或得食。或不得食焉。豈非係

乎通不通之故哉。卽奈何尊梓匠輪輿而過於士哉。

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清光緒十五年己丑

酌四代之禮樂以爲邦魯之舊法也。蓋魯至春秋禮樂敝矣。禮樂敝則國將隨之。欲救其敝舍舊法之從而奚益哉。夫子告顏子若曰。國家制治之精意與士大夫用世之微權其在禮樂乎。至禮樂之本義不明於是敗之者事事求新奇可喜而妄薄先朝矯之者又事事爲迂闊難行而遠希隆古兩相勝而卒至兩窮則亦未明乎法先王壹制度釐而舉之道已失當也。魯之禮樂何如哉。四朔之不視也。三家之歌雍也。習久相沿雖尋常車服禮器亦將有無等之患而方策猶存故府不得以子孫而議其前人韓宣之所覲也。季札之所歎也。陵替旣甚斯一切典章法物彌動人珍愛之思。況文獻習於宗邦何妨以韋布而陳乎。王道昔魯之爲邦也。一在授時時者所以易民耳目。三王不相襲焉。然大閱之教符於狩田。緯耒之期合於耜。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夏數所以得天也。周用之魯亦用之。若夫乘殷之輅則亦魯禮矣。周禮天子五輅用玉輅以

郊魯既緣周公之故。有事於郊。而終嫌以侯伯之倫。上擬王者。乘用大輅。其義尙質。蓋殷制然也。由是而魯之郊。亦服周之冕。周禮天子六冕。郊則大裘而冕焉。魯既率修侯度。輅不及金。則亦宜恪守王章。冕而被袞服。用袞冕。其文適中。蓋周制然也。禮明者樂必備。魯所用樂。豈僅僅時王之樂哉。聞之。周天子之樂。六代曰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魯王禮也。宜用四代。故從有虞氏始。而韶舞隆。以錫命。既服器官之兼崇。被之聲歌。亦天地人之咸格。嗚呼。感矣。方斯時也。大開明堂。褒然長羣侯而共王室。而布教出令。及夫人官物。曲法制等威之際。規模所定。莫不有淵乎學問之思。迨至庶績凝熙。而金石昭宣。搏拊並傳。其盛美。所謂治辨而禮具。功大而樂備者也。周公之德。周之所以王。流風餘韻。其猶有存焉者乎。如有王者。克篤前烈。奮然規百代。而修上儀。而敬天勤民。與夫敦崇節儉。不任視聽之心。藉物自慊。常若有懷乎箴銘之素。將見太和醞釀。而祖考來格。廟堂益播其元音。所謂知禮樂之情能作。識禮樂之文能述者也。大道之行。三代之英。未逮而有志。回其庶幾也乎。魯之舊法。猶不止此。

取人以身脩身以道

清光緒十五年己丑

以身爲取人之矩。絜之於道而已。蓋人與身對待。而身則道所由出也。脩之而道在。道在而人歸矣。焉有不當於所取者乎。從來相君者必曰君擇臣。臣亦擇君。斯言也。中主以下。每惡聞之。以爲我自奔。走天下之資。任我所爲。而彼皆將下焉。不我可否也。不知其人苟爲君之所欲得。而不暇以擇。取人者亦但樂其不擇之便。安於無可擇。而相與市焉。其人卽累千百。果何有於爲政毫末之益哉。然則國故須政。政故須人。將有以待人之擇。則必課諸身。將并不計人之果擇與否。而我自足乎可擇。則必要諸道。取人脩身。其不可不審所以也。章章矣。曷言乎取人必以身也。今有人於此。引尋丈之綆。而下測乎重淵。操一勺之蠡。以往挹乎滄海。綆之旣盡。蠡之旣盈。以爲重淵止於此而已。滄海止於此而已。吾不知果當焉否也。取人者庸惟是測淵。蠡而挹海乎。我與圖政而政之。是非得失。我將受之。而將不止我受之。且夫取人亦至難當耳。長才而程以短。則必有才短而誤以爲長者。大才而規以小。則必有才小而誤以爲大者。一



有誤焉。其識力尙足以相天下士乎。以身爲準焉。我能爲龍虎人爲風雲。不必外聲氣之求。而豪傑歸心。咸思奮功名以酬遇合。彼其心蓋不以得政爲榮。而以見錄於聖明者爲可幸也。詩有之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所謂取人以身者如此。曷言乎脩長必以道也。今有人於此。曰南其轍。而曰吾欲適。而至於燕。曰北其轍。而曰吾欲適。而達於越。燕之不至。越之不達。以爲吾第南其轍而已。吾第北其轍而已。吾不知果當焉否也。脩身者庸惟是轍而適。燕轍而適。越乎。我以取人。而人之偏正純駁。我將與之。而將不止我與之。且夫脩身亦至難言耳。豁達而隣於闊疎。則必有時受闊疎之累。嚴謹而近於苛細。則必有時受苛細之累。一有累焉。其學術尙足爲天下式乎。以道爲準焉。身猶蜜醴。道猶蘭茝。不必博清淨之譽。而幾微時勅。自能淡嗜慾而澄本原。此其故固不徒因取人而然。而能立身於無過者爲有恃也。書有之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所謂脩身以道者如此。夫惟在上者深知政本。勉益加勉。以身端人之型。而以道植身之幹。是以下多有爲有守之臣。上逢惟幾。惟康之主也。而道之所脩。尤在於仁。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襄公二十有七年  
六年庚寅

清光緒十

謹會宋之盟所以存君臣夷夏之防也。夫大夫專盟是無君臣。晉楚同敵是無夷夏。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其旨精矣。且任大事而無遠識者莫甚於不能自強而好爲弭兵。能有濟而敢爲專主之謀務虛名而受實禍者莫甚於不能自強而好爲弭兵之說。此其事晚近恆有而春秋已先見之。聖人憂焉特著其失而嚴其防。說在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夫是役也向戌固謂可以弭兵也。向戌之意以爲既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而其國又居晉楚之間自其先圍曹北釁伐鄭無功兵禍之亟殆無休歲庶幾弭之可以息民而固圉而晉霸寢衰有厭亂之心故始將不許而復許之楚既許之而復拒之而卒許之而天下亦相苦於兵爭而冀得一息也。而其說以行雖然向戌亦知當時之大勢哉。觀兵求鼎敢冒天下之不韙而不顧者楚也。周子孫之在漢川者楚又盡之因而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涇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楚固天下之疆國也。揖盜而緩其不寇縹虎豹而稽

其不噬能之乎。及乎涖盟。而楚果脅晉以先歃矣。向戌倡合從連衡之先聲。行用夏變夷之下策。爲楚愚弄。固無足惜。而主盟之趙孟。亦甘心舉文襄以來數十霸王之霸業。拱手而讓之他人。而同盟十餘國。且相與俯首躡足。効其職。貢幣帛。以奔走於楚廷。而當時無一人慮及此者。皆惑於向戌之說也。且是役也。固亦告於齊於秦矣。彼兩國者。雖以左師之言釋不與會。而滕薛小邾。何又以齊宋之私屬。而不復聽命于會。絕小國於會。而以爲己私。蓋自宋之盟始。又不請于君。而出自大夫之命。則所爲珠槃玉敦。以臨事者。大夫之私盟耳。安得晉楚二伯主盟哉。諸姬無人。固召見侮蠻夷之恥。中夏無禮。尤爲蠻夷見侮之機。故正其名曰諸侯之大夫。卑之也。且擯之也。如從前目後凡之例。則當書諸侯之大夫盟於宋。而再稱豹者。豹若從季孫之言。而視邾滕則大辱國。楚益張矣。魯堪重辱乎。故再稱豹。以其不辱國也。以爲違命而舍族。其殆不然。故我夫子不能保人臣之必專其君也。而君臣之義不可不存。不能保蠻夷之必不猾夏也。而夷夏之防不可不立。此則春秋之微旨耳。

知所以治人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清光緒十六年庚寅

以人立天下國家之準。所以爲之者可覈矣。夫天下國家人之積耳。欲求其治。必審所爲。文武有九經。文武所以能有天下國家也。且世之人主。無一日不求治略也。其輔治之人。亦無日不進言治之書。而考其所爲。往往與所求不合。論治者惑焉。以爲是既知治之可貴矣。而何以不足有爲若此。不知其所爲治。略與言治之書。不過緣飾昇平。以爲無本之治。而無當於先王建國之規模也。若夫知修身爲所以治人之本。則凡先王所爲。以達德達道爲天下國家證其同者。無不知矣。以修達德行達道爲天下國家通其異者。無不知矣。天下國家固人之所積。而既知所以治人。周召爲王業肇基之地。其始僅侯伯耳。而有識者讀關雎三章。鵲巢三章。知不必其後之果有天下與否。而汝墳江漢斷無不嚮化慕義而來。爲其清明之氣象。機已暢於宮闈也。官禮爲聖人條貫之書。其後稍紊失矣。而後之人觀天官一冊。太牢一職。卽勿問其時之所爲天下如何。而廣大公平。已可於掩卷敏膺而得。爲其天理之流行。量已包乎民物也。知所以

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今夫後世未嘗無可治之時也。抑未嘗無圖治之主也。方策未嘗不在。而其政亦未嘗不可舉也。然而寡德之士未聞道之人。其與人國家任天下之重。必曰通變而已。適時會而已。嗟乎。信如是也。先王所以爲天下國家。何必九經。而抑知不然。無論開創之朝。其謀謨類能識之微。而慮遠。其時會類須復剝而亨屯。必舉是九經者。而次第布之。卽繼體守文之君。而但明夫若爲小康。若爲大順。則其勢必相與扶樹。以延國脈於靈長。豈可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堯以傳舜。舜以傳禹。禹以傳湯。湯以傳文武。胥是道已。無論聖明之世。其規畫典要而不煩。其意度闊達而不苟。必本是九經者。而愷悌將之。卽張皇補苴之餘。而苟知爲得之。則存。失之。則亡。則其勢亦必藉以維持。而稍緩禍機之橫決。夫亦可見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矣。準諸東海。準諸西海。準諸南海。準諸北海。豈有異哉。是何也。治天下國家。知之猶虛。而爲之始實。而所爲九經。仍達德達道之所推而廣者也。

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清光緒十六年庚寅

王霸之所異。觀其民而知之矣。夫霸者固有意於民。而王者亦必非無情於民。而一則驩虞。一則睽睽。其不同如此。孟子意謂立乎今日而計五霸。其相去又二百數十年矣。民之創痛。雖欲幸生其時不可得。而顧欲引而置諸必不可得之盛時以快其遇乎。雖然。極痛而冀稍得一息者。民之情。苟息其痛。又將冀大暢其願之一日者。民之分。民何不幸而僅思爲霸者之民也。民抑何不幸而並不敢望爲王者之民也。誦鴻鴈而志中興。日月云遙。已不能迴東洛。旣遷之轍。而何暇更溯成康以前。則試與憑軾采風。而所謂滌濫民亂。噍殺民憂。亦將有安之若素者矣。覩黍稷而悲行役。河山如舊。已無從寄西京可慰之音。而何暇更於桓文是責。則試爲望古遙集。而所謂匪風思王。下泉思霸。亦將有每下愈況者矣。然則霸者之民。其氣象固略可覩也。起鋒鏑之餘生。而俾以休息。施釜鍾之惠澤。而與以喫啾。昔亦無可歸咎之人。而今乃得有歸功之地。則驩虞如也。然則王者之民。其氣象更大可思也。日用飲食安乎常。而自以爲質。正直蕩平由其路。而習與相忘。上豈有欲愚其民之心。而民更無用智於上之處。則睽

皦如也。吾嘗推而擬之。風雨露雷之所值。一得當而皆以爲祥。而人無朝夕報功於覆載之事。鄉里陌路之所遭。一相厚而卽以爲感。而世無口舌致謝於父母之人。夫民豈必知驩虞皦皦爲何如也。國家氣運之隆。或百年而一見。或百年而不及一見。故有父老相傳盛日。而侈爲美談。有子弟慨慕先民。而惜無記載。則際乎霸者之以爲可幸。際乎王者之益以爲可幸。皆事後之追維。而當時之民。初不自覺也。游垆巢閣。民亦願比於麟鳳焉耳。夫吾豈故差霸者王者而爲是言也。儒者生平所志。可百年不逢其時。而不可一日不明其說。故雖管晏之牧民尙德。而終不能進於王。雖殷周之賜履專征。而不能例以霸。則觀於民之驩虞而信其然。觀於民之皦皦而益信其然。亦無謂之咨嗟。而環顧斯民。並不計也。歌衢擊壤。吾何由儕彼童叟也哉。吾思其時固無所爲怨。無所爲庸。無所爲知也。有斷然者。

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

僖公二十有一年

清光緒十八年壬辰

以釋宋公歸於魯。惡楚而恥魯也。夫楚強而諸侯弱。宋公之執楚爲之。則亦楚

釋之歸之於魯。不與楚專。而所以爲魯諱。而恥之者亦見矣。且春秋之義。尊王室而攘荆蠻。其有不能尊攘。而反使僭王猾夏之徒。得以詐力自逞於中原。則尤深惡之。然惡之而不能張我之弱以爲強。抑不可不使同盟之國有所做。而萬一勉於強也。故於宋公之執。不言楚執。而爲之分惡於諸侯。一若諸侯之執之也者。卽於宋公之釋。不言楚釋。而爲之託辭於魯。一若魯與諸侯之釋之也者。夫桓文而後。宋襄雖不競。猶盟主也。其因會而見執於楚。自秋及冬。亦數月於此矣。與會之諸侯。獨不思今日執宋公。安知異日不執諸侯如宋公者。何以拱手而莫敢違。何以甘心而唯所命。又必遲之久而遲之。又久。使彼楚人者。得志滿意。而後有會盟以釋宋公之舉也。是舉也。魯主之乎。抑諸侯共謀之乎。諸侯既不能明宋之直。正楚之曲。扶宋之弱。抑楚之強。其氣蹙然。爲楚輕甚矣。雖謀何益。若魯之去諸侯亦幾希矣。志不克自立。力不克自申。何能謀宋。其會諸侯而釋宋公也。蓋楚來獻捷。而氣爲楚奪。勢爲楚脅。不會盟而使同一無能之諸侯。轉而笑我不會盟。將使望救與國之宋公。轉而怨我。且不會盟。而彼雄視



一世之楚人將有所忿而轉而怨我。此公所以不得不會盟而不得不請釋宋公也。僖公往而楚之計得矣。楚豈遂能滅宋而必羈宋公老師於外而不歸也耶。雖然。楚之計則誠狡矣。會孟之役。魯齊不與。魯雖弱。固周室之懿親。而冠帶之望國也。楚不圖霸於中原則已。圖霸於中原則必有以讐伏而駕御之。而後諸侯皆聽命焉。而中原之士大夫尚文而不武。好議論而無實際。狃於無事而無志於有爲。又楚所深知者。且天下事勢足以行其理。則勢隨理轉。勢不足以行其理。則理隨勢轉。楚之於魯。陽若致敬。而予以可受之名。陰則要名。而留以可市之德。蓋不慮其不會盟。不慮其不服從。魯既服從。而何有於齊。由是言之。魯之爲恥孰大焉。雖然。此固春秋之所深惡者也。深惡之。則不以伯權予楚矣。故書曰。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清光緒十八年壬辰

禮緣情制。無不順情之人矣。夫諸侯大夫士庶人。其遞推而遞降者。分也。而欲上祀之情。不必大遠於天子。有所違而成德之道。乃益廣。從來一人之情。千萬

人之情也。而千萬人願爲孝子之情。即可得於一人之願爲孝子。使一人有其分以伸其情。而千萬人徒有其情。而不能各得其分。將千萬人常抱其不能爲孝子之痛。而一人之獨伸其孝者。其量固有所歉。而於情亦大不安。甚非所語於孝治天下之盛也。周公知其然。而定爲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其規模博大。初不在尋常制作之間。而木本水源。既引遠祖而使近。隆禮備物。復監前代而有功。天子之上儀茂矣。而義不盡於天子之上儀也。其運量高深。更不遺節目。幾微之闕。而九獻八佾。詳其數。既不嫌已尊。以加親。常祭大禘。定其時。復不使親盡而終毀。天子之報饗至已。而意不止於天子之報饗也。夫降於天子者。不有諸侯乎。推斯禮以達之。而諸侯之國。可自致而行禮矣。降於諸侯而遠於天子者。不有大夫乎。推斯禮以達之。而大夫之家。可自致而行禮矣。且降於諸侯而益遠於天子者。不更有士庶人乎。推斯禮以達而及之。而雖士雖庶人。可自致而行禮矣。嗚呼。何其酌乎天理之當然。協乎人心之大順。而若斯其感者乎。是蓋有子道焉。我先公忠厚貽休。而凡開國承家。席餘蔭者。其先世亦必有善。

行之積累。我先公艱難締造。而凡服疇食德蒙故業者。其前人亦必有創始之勤勞。誰非人子。而忍令其霜降露濡之會。不克稍自盡乎。有以達之。而皇祖是饗。闕宮載承祀之旂。季女有齋。宗室潔于湘之釜。下至無田之士。薦寢之庶人。亦得以韭麥豚魚。致敬而陳時物。斯所謂孝思不匱。永錫爾類者也。而子道於是而大純。因益見其有君道焉。我能極九鼎之榮。而嘗與先公相左右者。其人雖往。而猶有舊勳可念。我能奉四海之祿。而曾爲先公所教養者。其人苟在。而皆如法物可珍。旣爲之君。而可令其報本反始之誠。不克相爲通乎。有以達之。而蠲潔明虔。裕粢盛於租稅。苾芬將祀。資酒食於庾倉。下至微祿之士。有力之庶人。皆得以怵惕悽愴。奉法而修祀典。斯所謂民之父母。達禮樂之原者也。而君道於是而會極。周公制禮之本如此。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

兩章

清光緒十八年壬辰

於性情識量。規君子。有致謹於微者焉。夫矜與爭。羣與黨。相似而易誤。而以言舉人。以人廢言。又事之易於兩失者。唯君子能謹於微耳。且君子出其身以與

天下士大夫相見。未有性情識量。不足供人之深求者也。然用是以審量古今之君子。其通介寬嚴之間。或得於此而彼失焉。或彼失而此並未得焉。宜乎天下不獲見君子性情之真。而卒亦不收其識量之效也。是何也。學道之始。爲途甚寬。卽返而求諸身世交接之端。緣其所偏。而皆有一途之相近。從政之經。其說非一。卽徑而行其好惡愛憎之臆。稽之於古。而皆有兩說以相乘。而以爭爲矜。以黨爲羣者。且曰我君子也。學術之辨。政事之辨。雖君子亦有時而近於爭功名之助。憂患之助。雖君子亦有時而近於黨。而究之爭中無君子。黨中亦無君子。且所爲近於爭。近於黨者。形迹之事。而性情載焉。與人論難。而窺其中無踴厲求勝之氣。可知其夾持於敬義者已深。於人交親。而要其終無朋比可昵之緣。可知其審處於公私者已密。蓋能立矜與羣之真者。必不涉爭與黨之似。而但竊矜與羣之似者。必不能亂不爭不黨之真。與君子處。而後知其性情中固有學問也。夫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而以言舉人。以人廢言。且曰我君子也。聞願聞之言。而恨知其人之晚。君子何嘗無是心。惡可惡之人。而懼

售其言之欺。君子何嘗無其事。而究之。君子無輕舉。君子亦無輕廢。且所爲恨。知其人之晚。而懼售其言之欺者。忠愛之自。而識量行焉。日以宏獎爲懷。而進一人。而如不得已之誠。懷於神明。其生平實事求是者。可想。日以激揚爲任。而置一言。而罔有攸伏之慮。慎其消息。其他事能容異美者。可思。蓋兼攬人與言之益者。必不受舉與廢之損。而徒避人與言之損者。仍不能收舉與廢之益。從君子後。而後知其識量中。自有經濟也。夫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由子之說。則是名節道義。必要於和平中正之歸。迨持之熟。而表裏純明。君子固無所爲通介。不特士氣人心。當引爲匡鎮維持之責。卽得其理。而國家休美。君子祇善用其寬嚴。此君子之真也。

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清光緒十八年壬辰

井田之數明。而公田之任定矣。蓋田九百畝。井之總數。而公私具在者也。明其中之爲公。而八家之得以私成。公者益定。孟子若謂後世言富強者。必破壞井田。以爲井田壞。而天下不復有私田。不知井田壞。而天下並不知有公田。私必

別於公而定其界。界失而先王所爲使人各遂其私者，盡籍以歸公。此其弊民受之。公必席於私以尊其名，名失而先王所爲使人咸曉夫公者，轉據而相私。此其弊君亦受之。先王之行助法，而必使之方里而井。先王其爲公田計乎？抑不僅爲公田計乎？不僅爲公田計，必區以井爲公田計，益不得不區以井。井蓋九百畝云。夫夏后氏之貢，其畝以五十殷制七十而助法行焉。周始用平土之法，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豈至周而更變乎？不知三代損益，尺不同而畝同。易之言曰：改邑不改井，井不改而畝必九百甚明。井定而畝定，畝定而田定。其在小司徒之所經曰：九夫爲井，而遂人所掌曰：十夫有溝，一則以井，田定田賦。故覈言田，一則溝洫興水利，故覈於衛田之水，非有二也。而其中之爲公田，益明。由是而夫與屋之相乘，而贏縮句股密其法，阡與陌之相緯，而奇袤廣狹等其形，而環乎公田之八家，其各得以百畝爲私者，又可知也。聖人象井而制字，說者謂八家一井，蓋舉其外以見其中，故言八不言九，且猶言九也。抑聞有計田之肥瘠，而定所授之數之多少，有計口之衆少，而定所授之田之肥瘠，其說

不同。要之八家必皆有百畝之私。以便其公田之養。今夫制人以不敢。而使人不得遂其情者。先王之所懼也。人各有其身家。即無不各求其溫飽。順其情而使之有所利焉。而官吏並不得而覬覦。子孫得相仍爲世業。其寬舒之筋力。固必有奮焉圖報。而冀酬萬一者也。故必有所私。而後可責其養。而公與私不啻家人父子之親。且夫激人以不均。而使人不樂安其分者。又先王之所懼也。人各有其材力。即無不各使其私圖。定其分而使之知所止焉。而貧富既無可相傲。甘苦即可以共嘗。而忠愛之心。思又必有隱焉流通。而與爲詔勉者也。故必皆有所私。而後可責其養之同。而公與私不啻手足腹心之屬。此井田之意也。其庶幾野無惰農。亦無游民矣乎。

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清光緒十八年壬辰

以敬天勤民。勉君者。勉以法祖而已。夫太王王季之抑畏。敬天即勤民也。而文王之卑服。即功勤民。亦所以敬天。周公戒成王而述之也。曰古未有侈然而長爲王侯天子者也。亦未有王侯天子之尊。而漠然不曉田間之事。使其侈然於

上而惟是威福玉食之爲。將必肆無顧忌。而益崇其宮室服御之奉。朝野上下。隔絕太甚。其勢不至重爲農困不止。嗚呼。此非特前代賢聖之君之所深惡也。本朝家法亦不如此。周之興也。自后稷以耕農教民。始封於邠。其皇皇焉。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惟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使人。此其積功累仁。至深極遠。至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聖聖相承。克篤前烈。伊古以來。周未有若斯之盛者已。夫開創之君。艱難辛苦。躬親嘗之。終其身或無大失德。至於後世。階崇履尊。蒙業而安。以爲富貴。我所自有也。而其心太矣。是故守其所知者。易爲功。制其所苦者。難爲效。其勢順逆然也。且人苟無所畏。則亦何所不至哉。有自以爲是之心。則必有好諛惡直之事。有好諛惡直之事。則必有逢君長君之人。上之將不畏天命也。中之不畏祖宗也。下之不畏師保。不畏諫諍也。又其甚者。則謗讟之興。禍亂之來。而並不知畏也。若我太王王季。則亦所謂階崇履尊。蒙業而安者矣。而強勉學問。強勉行善。其克自抑畏者。馴至於上帝眷之大邦比之。而未有艾焉。夫古有世世爲帝王者。未有世世而聖人者。我穆考文



王非生有聖德。而太王稱爲當有與焉者乎。然而繕性之學。不專恃天君人之道。必先能養。昔我公劉。勞來庶民。嘗服佩乎玉璠。鞞琫之飾。而陟降於巘原。流泉之間矣。文王之意。則尤謙讓而未遑也。以爲不敢忘先人者。民事之勤。而不敢僭擬於先人者。威儀之盛。況其時汝濱之民。如燬。而未有以澹之也。江漢之民。歸我。而未有以處之也。念民生之如傷。懼自奉之或過。早夜孜孜。不自逸暇。至於老者得田里之養。耕者定九一之制。而文王卑服。以卽康功田功之心。庶稍自慰矣乎。蓋降至尊之體。以事卑賤之事者。其爲民之心。雖至成功。而固將有歆然不自足者在也。王侯天子。其易爲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

清光緒二十年甲午

時人意中之聖人。萬世目中之聖人也。夫聖不必辭大。天下萬世。舍大亦不足以尊聖。而黨人意中。則自有所謂聖人之大者。且聖人者。不僅殊絕乎衆人者也。而衆人。有時乎可以論定聖人。蓋惟不僅殊絕乎衆人。則由衆人而至聖人。其中層累曲折之途。正自有始終條理之故。而第據所見。以要其終。一若聖人

之自能殊絕乎衆人者。則聖人固未嘗不巍巍焉殊絕於衆人也。不然。知聖人者。聖人也。故堯大則天。孔子稱之。又不然。必賢人也。故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儀封人信之。下此錄錄。殆不足數。彼達巷黨人何人。而亦知我孔子哉。相接於有道之居廬。旣近。卽不必附名著錄。而久薰善氣。亦且斐然著潤美之資。得窺於至人之往事者多。卽未嘗歷侍鈞遊。而略據大端。亦將隱焉有高深之測。且夫當日震驚而嗟歎我孔子者。非一人也。其所以震驚而嗟歎之者。又非一事也。意達巷黨人。其或有聞所聞見所見而驚歎之歟。抑自綜其所見所聞而驚歎之歟。俱未可知。要之以大哉歸我孔子。不可謂非黨人之特識也。天地山川之符讖。其傳於父老而擬於帝王者。凡以表天縱生知之異。而迹矜神怪。固尊孔子者之務。張其事。而孔子所不屑言。夫神怪不矜。則生知不恃。其知天退處於無權。而一切聰明之恃奪矣。大哉增天下豪傑自強之氣者。自孔子始矣。詩書禮樂之精靈。其貽諸先王而開諸來哲者。凡以成國家有用之才。而道囿方隅。又思孔子者之各得其長。而孔子非所可例。夫方隅不囿。則有用不見其用人。

相忘於無外。而一切門戶之見融矣。大哉副生平君子不器之說者。惟孔子能矣。大哉孔子。達巷黨人何人。而能知之哉。此不必以禮經昔從巷黨之說。而疑其地也。比於太牢之或吳或宋。而以大駭聖所愛。片言獨得。不妨科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之常。抑不必以史家黨人童子之說。而疑其人也。比於滄浪之歌。濁歌清。而以聖極大之程。千古定尊。豈徒進於夫婦。與知夫婦與能之列。嗟乎。既博學矣。而又無所成名。真孔子之大哉。黨人之致惜孔子也。黨人之善尊孔子也。其人不傳。蓋佚之云。

子曰道不遠人

忠恕違道不遠

清光緒二十年甲午

道有至近。體諸忠恕而已。夫使道而遠人。是執柯伐柯而無嫌於遠矣。是未聞君子之爲道而治人也。曷反求諸忠恕乎。且人非道不立。而道非人無寄。其所寄者。卽其所立者也。而因其所立。亦可以量其所寄。人自有心。心自有本然之。則當其則而立道焉。卽道之立也。人各有心。心亦各有本然之。則順其則而立道焉。卽道之寄也。有所立。則於體儲用。有所寄。則於用見體。固不待務爲高遠。

者之紛紛矣。而世之以道爲費。而求諸遠者。或窮極天地而略乎人。忽易乎夫婦之知行。而概希聖人。夫子曰。是違道也。是固不知道不遠人也。天下有爲道遠人。而猶可以爲道乎哉。人情本不相合之端。卽強附而終歸隔闕。若率性而見爲道。用由外立。而體自內函矣。本同者無所用其合。而證諸合。乃愈見其同焉。道理本無甚難之秘。一反觀而胥見會通。況本天而析爲人。名由後形。而實已先裕矣。本易者無所見爲難。而好夫難將盡棄其易焉。且夫爲道者。旣以遠人爲道矣。則必不能以人治人。可知治人不以人。是正詩所謂執柯伐柯之說也。遠乎不遠。抑旣遠人爲道。而不可爲道矣。則必治人雖改而不止。又可知人改而不止。將不僅詩所謂執柯伐柯之說也。遠乎不遠。而自吾思之。責人以不能從。雖其分骨肉。其言聖賢。而彼此皆有所苦。還人以所方失。使且識是非。且循規矩。而上下固已相安。甚矣道之不遠人也。君子之以人治人。而必不肯苟且焉者。忠故也。其以人治人。改而止。而必不忍求多焉者。恕故也。然則道隱於人。而費於忠恕。道可以忠恕求之矣。有聖人之忠恕。聖人之忠恕。因心焉耳。渾

然者誠誠無不忠而忠以推而可行則無忠之非恕肫然者仁仁而不恕而恕以應而皆當則無恕之非忠是蓋所謂道原一貫不得於道而別區之爲忠恕者也。有學人之忠恕學人之忠恕省心焉耳。求誠必有其本以忠幾誠而非發已自盡則亦何恕之可言爲仁必有其方以恕幾仁而非翕然至公則亦何忠之可合是則所謂道爲虛位必勉於忠恕而後可臻不遠者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也。卽道也。甚矣道之不遠人而詩人伐柯之所云皆爲道而道而遠人者所藉口也。

慶以地

清光緒二十年甲午

以地行慶周之舊法也。夫周至戰國固不能舉巡狩之禮亦豈復有可以行慶之地而舊典自在不可沒也。孟子若曰昔宣王之賜召穆公也圭瓚鉅鬯告于文人而必繼以錫山土田。詩人歌之以爲是中興甚盛事也。豈知土地非王者所得私慶賞亦本朝之故事遐稽成憲鸞輅時巡下無可倖之恩。上有實至之惠。今雖周籍盡去其詳不可聞而嘗聞其略已。天子入諸侯之疆而土地辟田。

野治。老有所養。賢有所尊。而俊傑復在位矣。凡此皆諸侯所奉行於天子者也。天子行慶於是乎。在賞田。掌於載師。其地則遠隸六鄉。立法者嘗兼寄乎司徒。司馬之權。以必行其茂賞。而所謂國功。民功。事功。治功。諸貳。又無一不儲爲天府之藏。則典至隆也。加地著於王制。其事則舉從二月。行法者固早酌乎參稅。一稅之入。以豫待夫有功。而所謂九同七同五同三同諸加。又時或散見於禮家之說。則法至備也。抑又聞之。四海九州。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閒田未封人者。諸侯旁近之國。所在而有矣。天子於是詔司勳而命之曰。昔先王慮天下之曠遠而難制也。於是分諸侯以理之。而又恐農政之不修。而人才之或逸也。爲之條教以督之。而諸侯之勤勤於其國也。則旣綽有上理。甚勞勩可念。凡夫夙昔所藉廢不治之田。以祿諸侯之有功者。余一人豈有愛焉。旣書其功。垂光旂常。其度量以予之地。俾分疆而理。以就大慶。若是者甚煩且費。而天子顧時爲之何哉。謂我一二兄弟爲我繕此土也。豈異日封殖自厚。以貽予一人之憂。而慶賜稽踰時日也。得毋令人疑韜軒之使。未必

以上聞而太史都非實錄也。且使天下以爲善不報之故。而疑余實傲焉。尤將有隱傷其志者乎。故慶以地而後諸侯勸。而國正之有無不暇計矣。爾累世祖宗以弼予承此基也。是此時疆畝相酬。亦猶爾先人之澤。而慶惠顧事躄躄也。得毋令人疑湯沐之封。或留諸貴幸。而太常但有虛文也。且使天下以有功不賞之嫌。而憾余實偵焉。將無有自取爲快者乎。故慶以地而後諸侯賓。而匠人之規畫不憚煩矣。顧或者疑天子十二年一適諸侯。其可慶者當不乏。安得閒田如是之多者。而不知猶有削地之法在。奪不肖以予賢。數固相當哉。

外錄

卷二

賦及試帖

斗爲天喉舌賦

以斟酌元氣運平四時爲韻

清光緒元年乙亥

象聯帝座。德叶天心。惟職司乎出納。乃光曜乎照臨。在上高高。亘七星於辰極。當中耿耿。含六氣於淪陰。曾聞舌翕南箕。雅詩載誦。誰識喉爲北斗。醲化頻斟。有漢李公。觥觥閎博。方順帝之昏庸。直炎劉之衰弱。轉喉觸諱。近臣大抵姦回。視舌猶存。此志不忘。謾誇因而卽。文耀鉤所引微。兼合誠圖而參酌。陋談天之鄒衍。徒事管窺。笑犯斗之張鷟。無端空鑿。豈不以斗也者。式昭魁柄。位接微垣。詘虛危以旁衛。介室壁而中屯。天市長明。橫朗瞻戴筐之氣。帝車有耀。璘瑞仰照。棄之尊統。二十有八之星精。居乎兌位。循三百六五之度數。大哉乾元。其有象於喉舌也。蓋以理取引聲。訓詳別味。批亢喻扼。要之宜。鼓籥著養生之貴。而此則握樞機。綜經緯。主兩間之音律。五六各有權衡。妙百物之盈虛。南北復分。



祥襪義取人文。道通帝謂。孰主宰。是虛空假萬竅之鳴。有聲臭乎。翰運布三元之氣。穆爾旋關。煌兮垂訓。節候以釐。陰陽不紊。御至動以不動。天亦何言。勝有聲以無聲。天疑可問。是誰望氣。纍纍擬珠串之聯。不專解嘲。灼灼比電光之奮。感上穹以聞聽。應知昴宿司聰。詔下界以文章。合並奎躔。啓運微參。吐納實協。璣衡。非天尾之計。都燼燼。非天首之羅。睽晶晶。非冑屬太倉。祇料量夫食貨。非翼標樂府。僅鼓吹乎休明。準斯布列。擢用公卿。見三台攸顯。四輔常貞。君敷心腹。腎腸上季降鑿。臣作股肱。耳目共致隆平。乃何以天意難回。天讒益熾。心爲帝宰。啓我后而無人。尾應妃宮。縱外家以不義。謁者故中官之宿。陰邪誰去。樊豐招搖。是上將之星。跋扈空聞。梁冀卽令對策。盈千。陳書再四。維北有斗。挹酒漿而咨怨。靡窮。莫高匪天。敏閭闔而排空。無自。方今聖天子珠囊貢瑞。銀燭凝熙。齊政上追夫虞舜。爲章遠邁。於周姬。而猶崇輔弼。納箴規。奮舌而談。臺諫伸公忠之氣。探喉卽出。封章無唯諾之辭。夫是以瑀題鑿齒之倫。測海而來。欽感治。鼓腹含飴之叟。歌星而蹈詠清時也。

海上釣鼈客賦

以先生臨滄海釣巨鼈爲韻

清光緒二年丙子

偉哉青蓮壯懷宕兮逸氣翩跹歷諸藩而不遇覽帝京而游焉莽搏虎接蹂之  
慨寄赤雞白狗之篇胄溯隴西華資已寂來經海上羈旅誰憐一刺投人繼賦  
鷓彌衡而後半生作客抗釣鼈秦系之先維唐開寶權貴充盈渺宋姚其不作  
恣楊李之相傾義府人貓陰邪叵測竇家喜鵲賄賂橫行薦鶡修書落落文章  
之司命寒蟬噤響紛紛臺省之公卿可憐早帽汗塵幾多豪士安得朱門通謁  
獨許鯁生有客有客散髻斜簪藐巍巍兮在上吐鬱鬱而從今自序頭銜一身  
坎壈大書手板五字寄欵伏獵題函陋侍郎之紕繆歌魚彈鋏恥食客之悲吟  
何當樂府陳詞走馬而醺醺應召差等縣庭供狀策驢而得得遙臨奇情如許  
俗眼迷茫謂鼈也蜃樓蹴踏鯁壑凌張一釣能收亘古祇傳龍伯四維永藉至  
今侈說媧皇何豎儒之倜儻乃封版之疏狂縱教鷗鷺爲隣拂竿珊樹豈有鯨  
鯢可掣鼓櫂絃滄伊客粲然辭前氣倍謂翮鳳歸笈乘龍就醢彼躍浪三千之  
族藐矣何奇豈戴山十五之雄當焉而餒垂鉤兮明月磨光引絲兮長虹爛彩

比大澤無名男子。被羊裘而感動。星躔驅人。寔不義丈夫。作魚餌而委填溟海。名狀魁奇。譏嘲切要。以警權豪。非誇語妙。恍瀛洲海客之談。謝煙波釣徒之詔。生涯差可道爾。嚇鼠者未免癡頑。從政何足算哉。捫蝨者自談談笑。盪襟風濤。聳神雲嶠。如此飛揚跋扈。疑符工部之詩。豈知怵愾激昂。隱寓任公之釣。噫嘻。嚇蠻之草。方終飛燕之讒。頓沮買醉而魚。佩疇人拭汨而龍巾。負汝上書刺史。空說龍門。憑弔將軍。更來牛渚。是卽巢父命儔。涪翁呼侶。青笠綠蓑之服。長此終窮。蒼雲蔚霧之鄉。與誰濟巨。迄今攷劉胸之舊史。訪采石之荒皋。畫龍而猶餘綵筆。騎鯨而如見宮袍。知當日者。溷姓名於無是。修請謁於兒曹。寓言諷詭。託諷牢騷。譬諸攜句驚人。問青天於落雁。非果垂竿大釣。引碧海之神鼈。

宋太祖解裘帽賜王全斌賦

以仍論諸將以不徧及爲韻  
年丙子

清光緒二

將用人焉。効命期克敵而能勝。甘苦未容以膜視。寒燠必體諸躬。膺庶幾牖將心之感。亦且淪士氣之興。君賦采薇。念室家而靡處。臣規常武。執醜虜而頻仍。繫宋太祖之方新。有蜀後主之未附。遣馬步之諸軍。出鳳歸之二路。簡甲冑以

專征宴宮庭而大酺。帶衣金玉重。輕而分賚。有差。方略輿圖。險要而臨行。以諭而王全斌者。仕從周世。產自并墟。潞州與樂平。繼捷安國。與忠武。尋除官。尊節鉞。威擁旄旗。視羊南城之緩帶。輕裘。勢則殊矣。比李西平之錦衣繡帽。敵可當諸時際。仲冬。軍方大上。拔燕砦而崎嶇。進魚關而莽蕩。悲風朝激於千笳。凍月霄凝於萬帳。裹氈橋閣。人皆鄧艾之奇兵。策騎陰山。士盡漢家之飛將。戎捷以聞。官家有喜。同雲適合乎岷山。盛雪遂連於汴水。來蘇徑之壁壘。餘冰。講武殿之襜帷。重綺。太祖以爲紫服。温貂。綵醅。灑愷。予一人深宮邃禁。怯冷猶然。彼三軍執銳披堅。禦寒何以。於是脫帽解裘。載舒載熨。黃門奉乎綸言。青笥珍夫御物。乘郵傳而奔馳。叩軍幢而遠迄。亦冀帽籠沈慶。戰驚賊而俱能。豈當裘與唐邕。敵共卿而獨不。全斌乃感矢於心。涕霑乎面。率列校而天瞻。雜征鼙而雷怵。異醪而未可投河。得續而都忘漂。霰何如宮裏。縫成之弱線。齊頌。還問軍中。寄到之寒衣。可徧由是奮厲。無前進攻。益急。蜀奉表而請降。宋會師而大集。奈何怨府貪婪。義乖和輯。賜袍旌美。近方侯供奉而顏慙。投幘見收。遠與檀司空而

踵襲此則恩禮徒以長驕而責授有所必及者矣。

蘭陵王入陣曲賦

以於是大捷共歌謠之爲韻

清光緒三年丁丑

北齊蘭陵王孝瓘者。輩在神武諸孫之次。材於文襄六子爲渠。自乾明而封藩。國至天統而進尙書。雄姿電激。逸氣霞舒。豈徒柏谷之圍。阻險而衆心乞乞。爲憶芒山之捷。喑鳴而萬口於於。夫以周孝武之強也。羌夷是其種人。突厥爲之効死。窺鄴而屢駕其軍。距汾而曾連其壘。請和送母。雖通宇文護之書。背約乘人。仍集尉遲迴之矢。比高祖之危玉壁。殆有過焉。殊文宣之戰瓜堆。孰主張是。王乃建牙。赫然振旆。與斛律以馳驅。得段韶而合會。特將中軍。憑臨要害。受命而出。豈愁韓果之能飛。問敵何來。不許夜郎之自大。周以步人當先相接。長鏃從衡。短笈躩蹠。王則乘彼弊而擣批。奮我勇而摧厭。騎裁五百。固應投死地而後生。圍以十重。豈必鑿凶門而猶捷。瓌傑自天。神威益縱。九上九下。而何奇。再出再入。而無恐。有聲而摧朽拉枯。得勢而排流決壘。看幾許金墉之武士。免胄皆驚。喜同時敕勒之將軍。交綏與共。敵因瓦解。軍更刀磨。膏洛陽而赭野。血穀

水而丹波。聲遂震於定隴。氣且讐乎菴羅。麾鞭濤沸。解甲山峨。後復何人。能如此致黃龍之飲。前饒故事。遂羣焉奏朱鷺之歌。於是星弧燭宇。露布宣朝。人尊卿子。士奉票姚。高會而勞軍置酒。留戍而清野嚴鑣。在所爭傳。天子還師之大凱。豈應相似阿元種穀之童謠。家事單辭。無端禍基。別封非幸。穢貨真癡。遺鳩之君王太忍。落雕之都督同悲。是曲也。空波並蕩。冷風與吹。謝妾燔金。天下誰明其志也。甘瓜美果。軍中固思而慟之。

牙璋起軍旅賦

以進賢興功以作邦國爲韻

清光緒五年己卯

國之大事惟戎。符以合會爲信。璋剡剡而光寒。牙稜稜而鋒峻。用參於鼓鐸。鑄鏡珍亞於穀蒲。桓鎮以授諸使。宣王命而播天威。若詔於軍。無寸退而有尺進。爰稽周禮。冬官逸篇。天子金勺以巡守之後。宗后黜琮以爲權之先。文重繫於瑑飾。射半殺於中邊。如聞齊肅受圭。儀修上介。亦有殷懃加璧。禮重名賢。藏器之職。典瑞斯膺。或從密征而獫狁伐。或淮夷求而荆舒懲。將資乎侯甸界采之衛。必致夫旂檀旗旄之徵。兵不得已用之。故事以六軍爲制。戰亦胡可忘也。古

人猶一旅而興。起藉牙中。鉅飾而豐。衆寡稽書於司馬。小大第玉於雕工。斷斷其邸。鑿鑿如叢。輻得句而固抱。佩有衡而玲瓏。勢業業然。想設虞崇縣之力。機森森者。具鉤弦發弩之功。籍在司徒。政通管子。會民而五卒。五師寄令而十連。十軌。選卿命將。六師咸屬輔臣。分等編行。七萃無非爪士。蓋振旅於春。發秋獮。率坐作而如初。故合軍於車驟。徒趨能左右之爲。以龍節風馳。狼弧星錯。牙旗建飾象之威。牙帳聽鳴臬之樂。誰何後至。試瞻執事之常。願得自當。別啓奇材之幕。是則五兵不廢。遑論我生後而我生初。尺檄有期。固將與子行而與子作。列國而後。軍制乃隴。介冑方其整飭。羽書紛乎突撞。銅虎而奉行。第幾金魚而勤比成雙。驅六郡之良家。逾湟度隴。收三河之俠士。薄漢浮江。是璋也。束置高閣。供玩文窗。細且等於瓊瑤之報友。而大略擬於寶器之鎮邦。我皇上道並生成。治敷文德。直小醜之跳梁。命武臣以戮力。怒息慎而齊施。符釜山而待敕。交映之朝士蔚然。特達之將才安得。惟騶牙之應歸義。定知天佑聖清。庶鯨牙之拔成功。猶可祀存藩國。

書馬者與尾而五賦

以作馬字下曲爲尾爲韻

清光緒五年己卯

郎官奏書其牘自削於馬而五乃能全有尾而數不可略豈質行之有方顧臨文而或錯施諸君父能無不敬之嫌舉自民曹曷解無知之作馬於古文籀文其字影也影也漢繼秦興隸承篆寫八體而諷試於僮再省而史書爲馬公私通用奚虞三家之沿譌點畫分明何至四羊之謬假惟考其時彙書方始凡趙壹之所非前史游而可識草旣紛紜隸都散墜從十馬從廿鼻意義久乖大篆之文五尺駒六尺驕部居尙昧諧聲之字由是牋翰遂多率野省併無端連絲抑且柳卯等誤於前人萊棗均疑於學者祇有秦皇之世學去自而便用於今豈同文帝之朝對易口而奉行在下况乃陳書未堪從俗馬相而真尾波必曲卽昧乎多之爲髦應具乎四而成足子似鈎須丁尾固同類之能求亥具二首六身亦連文之必屬今於五而四之其當詭也可知異變洛而尙雒殊滅隨而爲隋多六而或乖於虎足一而儻舛於夔何人舉燭過書尙高明之可謝有弟御車數策或簡易之能爲建故斤斤恐焉逾躒詎有謹而加誅乃懷誠而篤斐



以爲糝魚魯而從同。去烏焉其有幾。蓋帥萬石君恭謹之家風。非夫懷祿者之畏首而畏尾。

擬林滋文戰賦

以士之角文當如戰敵爲韻

清光緒五年己卯

跌宕文雄。縱橫戰士。事則不同。理乃相似。決孰是而孰非。競一彼而一此。同說擊劍。虛示之而利開。不類圍碁。勝欣然而敗喜。繫夫典索邱墳。該羅衆聞。總六籍之粵府。鈔百家之奇芬。士資其理。迺發爲文。於焉攀躋乎屈宋。揖讓乎卿雲。車造已成。當合出門之轍。匠能可試。誰操斲聖之斤。試第短長。亦區純駁。孰大智而用愚。孰良工而示樸。英馳俊驅。才騰氣蹕。豈無居易犯夢得而摧鋒。亦有充宗遇朱雲而折角。由是筆陣紛馳。堂堂鼓旂。橫挑於小令。或間出於偏師。或鷹揚而虎視。或龍鬻而鸞姿。或一軍皆驚。而炳也蔚也。感兩賢相厄。而頡之頡之。亦復冥思沈湫。神光駭電。主客兩形。機牙萬變。上策取便於心。攻大敵何虞乎色戰。苟負沈雄之氣。特將而誰抗。顏行固應節制之師。一卒而皆經訓練。徒觀夫浩浩詞場。瑣鬧棘牆。令重申而若誓。意萃甲以相當。校多士於俄頃。供一

夫之否臧。窺自管中。容有一斑之能見。觀從壁上。焉知九戰之非常。以是知執聖爲權。懸徑是的。戰猶虛王之能叨。文必豪芒之盡析。養銳宜先。慮瑕尙寂。富變化翕張於腕底。非矜八面之鋒。空成敗利鈍於胸中。方是萬人之敵。况乃扶義爲仗。秉德當車。韜鈴而智勇皆備。甲冑而忠信相於。固宜決勝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尊俎之餘。而豈止方駕於善戰之孫武。能文之相如。

仁壽鏡賦

以仁壽之字昭然可觀爲韻

有序

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聞五諫之一爲諷。聖人所從六義其二曰賦。大夫之事。是以蠖蜒鳳皇之喻。危激於荀卿。日寒歲暮之歎。低徊於宋玉。弓旆黼紱。韋孟睠其先人。土木宮牆。應璩愴乎季世。自茲以降。代有名篇。職理表情。斯爲宏軌。屬者四方多故。九寓頻侵。雅詩亦傲於蝸羹。伯業云資夫薪膽。悠悠耳目。炯炯心肝。悱惻滋深。瞻言彌隱。伏惟皇上履虞舜之大孝。體唐堯之至仁。納言無間於洪纖。救文將希乎忠質。敢因奏賦。竊貢微忱。冀免昔人勸百諷一之譏。稍效翰林諷議得失之職。

繫夫至人之御世也。其性至純。其智如神。穆淵祇以生正。貫誠明而又新。延融光於日月。叶貞應於天人。用能銀甕器車。臻年祥而月珥。芝房寶鼎。修嶽貢而川珍。祝獻華封。而堯有多男之壽。謀贍豐水。而周仍數世之仁。循義以推。貞符可究。唯不侈夫休嘉。乃潛通乎皇祐。仰聖祖之開先。歷高宗而由舊。治溥春熙。道宏天覆。朋帶鳥於郊林。輩斑麟於苑囿。物遂其生。人俾爾富。千萬里方輿。螳附隘唐闕之歸仁。百廿年靈祉蟬聯。陋宋宮之慶壽。重璋致貺。醴釐於休。是時有琦鏡之百器。藏祕閣之重恩。錯六花而郁郁。引八乳而纍纍。花海獻蒲萄之製。狡猊舞鸞鳳之姿。寶相與重輪焯爍。雲濤與青蓋葳蕤。莫不臨霜比較。對月方規。神君仙人。並明光而冶若。高官長命。有吉語以銘之。高宗於是揮灑宸章。發明睿意。軒轅王屋。溯諸潛確之書。尹壽虞臣。按廟天中之記。體陰陽之至精。參乾坤之奧義。而其要在燭照賢姦。際清神志。蓋五用事而中以明。三達德而冠以智。是以仁率焉而得資。壽歸之而有器。播爲福祿。卽詠仁蹈德之矜。擬於文章。勝益壽延年之字。迺者讀西清之古鑑。從東觀之臣僚。知家法必嚴。夫玩

好而禁庭不寶乎華鬘。奉三鑑而相承。民曷尤懷。準四規而有則。天視非遙。則夫所謂仁壽鏡者。例以連理蔚野。屈軼榮朝。安知巴蜀之間。片石不瑩於巖畔。豈必開天之代。連文始見於山椒。其機灼灼。其理昭昭。惟上也弗糜夫。弋弋。故其下靡貢而聞焉。而彼唐之文士。則且以爲仁風揚而閩澤布。壽星朗而皇化宣。鈞從大造。啓自靈仙。若摩若粉。非刻非鐫。不晦於將冥之夕。疑曙於未晨之天。雙嶂開時。迹五丁其猶是一輪。窺處儷九子而居然。欲復點畫分明。波痕貼妥。稽美華於呂覽之中。徵異木於介臺之左。漢顯校書之闈。題字從同。梁元作賦之宮。編名自那。錢永吉而怡君。杖祈年而福我。苔蒙縈紆。菱光璨瑳。或天璽成文之石。比比爲多。若泰山沒字之碑。毋乃不可。顧其爲事也。觚譎而其爲賦也。汗漫孰若我皇上。敦周文之至孝。奉太任而承歡。而皇太后惠訓綏至。景祚慶完。言乎仁而法地。法天建其極。言乎壽而如岡。如阜。肇其端。是宜勒景鐘而上號。觴大鼎而加餐。用以繩祖厥業。鏡古思難。合有賢臣。規千秋而進獻。其爲往代著五尺而臨觀。

緣鵠飾玉賦

以緣鵠飾玉后帝是饗爲韻

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珍做宋版印

繫靈均之烤節。遭上官之妨賢。鵠摩霄而奚自。玉毀櫝而誰憐。變傷荃艾。占試筮算。上征而鵠鸞先戒。反顧而雌蜺便娟。紛離騷之鬱旨。衍天問之奇篇。矢余好脩。任爍金於同列。望古遙集。憶負鼎於當年。不堪相歷桐宮。託割烹以干進。可是人來莘野。藉滋味爲夤緣。是說也。蓋好事者所倡。而策士以文其垢辱。謂夫成湯降胤。延符飛龍。受籙仲虺。則閔闕崇閔。女鳩則簪纓紹續。彼尹也。空桑遺嬰。衡茆寄躅。迹遠朝廷。譽溼鄉曲。卽令道秉見知。忠塵啓沃。問功名於賤士。蠓蜒合笑。龜龍說富貴於耕夫。燕雀安知鴻鵠。於是棲射侯。御繒弋。的騫膺。下脩翼。出媵臣之技餘。供膳夫之冗職。汨昨困而今亨。迺尋枉而尺直。我聞在昔。尙龍醢之能求。自怪從來。竟雉膏之不食。宰天下當如是肉。信矣非虛。治大國若烹小鮮。時乎難得。而何嫌臙鼂者之侈華腴。而何嫌更鷺者之工粉飾。爾迺迺馨以椒漿。薦以芳醪。去游魚之沸鱗。實蟠夔之立足。庚鬲安排。丁觚聯屬。鑿璫璫兮鏤青。鉉瑩瑩兮篆綠。進御而班雜鸞鸞。拜獻而舞嫺鸞。生不五鼎食。豈

丈夫之所爲。分以一杯羹。庶君王之見錄。迥異形圖。魑魅貢收。九牧之金。早徵績奏。熊羆俘到。三變之玉。且夫斟雉而壽考者。陶唐之臣也。屠牛而貴顯者。涓濱之叟也。奚何爲大夫而殺名。寧何能販徒而角扣。自來執雁見君。烹雌別婦。邑宰且諂於割鷄。壯士不差於屠狗。使尹也偃蹇雄飛。沉淪牛後。永貞抱璞之心。不展奏刀之手。何以攀鱗附翼。一舉而治。佐興王。何以勒石銘金。千載而篇垂。徂后嗟乎。以若所云。滋爲繆戾。信姁以練要兮。尙阻蹇。脩攘詬而忍尤者。遑能康濟。尹則鼃沈竈上。生感神靈。猥覺廟中。禮隆遭際。萬國賴集。夫共球三聘。始膺夫纁幣。比於玉而特達。自在圭璋。譬諸鵠而儕輩。皆爲毛毳。想此後鹽梅任用。有傅巖之相君。豈爾時金策濫邀。等鈞天之醉帝。咄咄三閭。感斯而起。紛博譽以離譽。肆緯繡而叢毀。鳳在笈其孰鞮。鳩爲媒而余恥。瓊佩聲邊。瑤臺望裏。鶻鷁致味。徒殷篝縷之招。鴻鵠代游。空說沼池之美。撫長劍兮玉珥。佗僚何如。食元圃之玉莖。頤頤若此。此勿問鷄鶩翱翔。麒麟撫倚。卽尙論乎先覺先知。又安見夫公非公。是已焉哉。世忌獨清。朝容羣枉。草鳴鷄鳩而萎芳。藻嘆雁鳧。

而不長握瑜懷瑾。羌糅石兮焉知。駕虬乘鷲。溘埃風兮安往。相下女之可詒。通前脩於寤想。緣鵠而鹿馬。昭誣飾玉而苡珠。雪謗須識伊濱元聖。寓和羹調鼎以爲言。可憐楚澤孤臣。歌蒸蕙靡瓊而莫饗。

江南江北青山多 得游字五言八韻

南北青無際。中流此放舟。江山共勝覽。詩酒證前游。樹色交巖竇。濤聲上寺樓。畫屏環兩岸。天塹扼重洲。梵塔丹霞映。吟衫翠靄浮。萬峯來白下。一櫂夢黃州。人坐嵐霏暝。歌翻水調秋。髯翁憑眺處。玉帶鎮常留。

馬飲春泉踏淺沙 得泉字五言八韻

罷鞚春郊馬。軒騰自飲泉。踏將沙淺淺。趁及漲涓涓。紅亦浮花去。青還露草妍。瞳瑩千尺淨。蹠印幾雙圓。澗動垂虹外。波分落雁邊。尋蹤泥上雪。眇影鏡中天。合有將軍畫。誰投過客錢。會當歸禁籞。雲路稱回旋。

柳拂旌旂露未乾 得春字五言八韻

楊柳籠青瑣。旌旂拂紫宸。未乾仙仗露。都入帝城春。旭采千門澈。烟紋一色勻。

遠連金井暈微起玉堦塵直宿前麾地禁寒待漏人蛟龍含澤動鶯燕受颺馴  
畫戟扶香久宮袍染汁新聖恩容黼黻雅韻蓼蕭陳

拂水柳花千萬點

得花字五言八韻

密柳兼疏柳千花復萬花點空渾欲滿拂水不妨斜南岸波痕闊東風雪意賒  
游絲俱振蕩畫槳與周遮儘疊浮萍褥都籠咏絮家鄰誰鷗鷺買地正燕鶯諱  
趁影橋三曲飛香路幾叉上林嘉植好襄澤豈須誇

石鯨鱗甲動秋風

得風字五言八韻

石鑿鯨鱗甲昆明積水中由來涵澀浪忽爾動秋風落繡斑斑綠蓮飄颯颯紅  
凌寒原有挾鼓勢欲乘空迨兩鳴都幻初霜氣與通批誰麾月斧射合殼天弓  
築觀徯溟北吞舟任海東橫汾徵壯略悵望漢時功

衆仙同日詠霓裳

得仙字五言八韻

樂府霓裳曲清時粉署仙勝流同日會高詠衆人傳舊調婆羅演新音協律宣  
鳳鸞才子氣珠玉早朝篇入笛諧千谷題襟憶幾年輩行丹簡上咳唾紫雲邊



格定西崑合。名齊北斗懸。贊毫吟聖德。應繼柏梁編。

盡放冰輪萬丈光

得光字五言八韻

放出清秋月。流雲盡卷藏。一輪冰澈影。萬丈日分光。濯魄壺中久。騰輝鏡裏剛。圓憑瑤斧斲。遠借玉繩量。星漢無聲轉。天街是處涼。山河呈世界。草木映文章。千里應知共。三霄未覺長。咫尺逢盛世。復旦慶休祥。

萬里耕桑罷戍邊

得邊字五言八韻

大慰承平望。耕桑此有年。六軍辭遠戍。萬里定窮邊。玉弩光芒斂。金城控帶堅。版圖恢異域。阡陌徧晴川。鑄吹還家曲。豳詩入貢篇。三農爭賣劍。諸將與歸田。人樂耘耨業。官裁踐過錢。銷兵欽聖世。衣食被垓埏。

南薰門觀稼

得宗字五言八韻

萬騎城南路。芳辰野意濃。來薰真澹沲。觀稼自從容。巡幸勞英主。艱難憫老農。六飛雲擁護。千畝界橫縱。試曲調琴軫。迎鑾聚笠筇。酒放田峻喜。錢發水衡封。翠罨林邊蓋。青浮仗外峯。熙陵昭盛事。種麥啓高宗。

釣竿欲拂珊瑚樹

得竿字五言六韻

聞道滄溟曲。珊瑚樹屈蟠。釣徒誰撒網。詩老此垂竿。天地扁舟寄。雲霞一笠圓。波光橫翡翠。寶氣接琅玕。月嶠深深見。霜綸裊裊寒。應知巢父隱。終古抗嚴灘。

興來走筆如旋風

得書字五言八韻

磅礴臨池興。都歸一筆書。旋風真不亞。垂露比何如。墨戲通禪悅。詩狂入醉餘。兔豪憑掃禿。羊角此凌虛。溟滓關飛動。煙雲幻卷舒。法原隨我用。字莫丐公徐。排突渾圖陣。淋漓欲染裾。沙門今健者。種綠有精廬。

種千莖竹作魚竿

得竿字五言八韻

那得漁家地。都教種竹看。千莖添美箭。一例作長竿。儲繭抽綸細。封泥護筍寒。未妨籌利用。先與報平安。手植奚論畝。皮輕不製冠。翹材多處易。得養此時難。樹欲珊瑚拂。柯憑翡翠攢。殷懃期入手。修尾把青鸞。

川嶽涵餘清

得涵字五言六韻

嶽勢凌空碧。川光淨蔚藍。餘隨平地遠。清與嫩雲涵。草木回芳潤。煙霞恣吐含。

貢珍靈氣集。山水妙音參。泯泯激秋渚。陰陰帶夕嵐。何因資滌筆。著屐此幽探。

應圖求駿馬

得求字五言八韻

駿馬因時出。天將濟九州。此才供世用。誰者應圖求。倜儻風雲志。馳驅將相儔。丹青知己在。赭白盛名留。十載閑中老。千金市上酬。皮毛羞弟子。骨像動王侯。擇主熒瞳鏡。成功血汗溝。何人承帝詔。絹素拂驄騅。

細筋入骨如秋鷹

得如字五言六韻

乘秋鷹得勢。筋骨奮凌虛。入法持相擬。諸家總不如。唐時論鉅筆。魯國最工書。矯健盤雲鶴。癡肥擯墨豬。力追飛鳥外。神會相禽初。試看霜風裏。稜稜勁翮舒。

雨洗亭臯千畝綠

得臯字五言八韻

千畝晨如洗。三春雨似膏。濃青連蘩苑。新綠滿亭臯。繡隴開方罨。晴畦臥桔橈。竹林斜帶渭。黍谷遠通褒。塵外郵驄散。煙中澤雉高。餘芳涵野舍。晚秀媚雲旄。岸碧兼籠柳。源紅間露桃。宸遊欣布令。奏頌珥丹毫。

外錄

卷三

策問及殿試策

策問

清光緒五年己卯

興利莫大於治水。治水莫亟於江蘇。江蘇者天下重賦之所在。而東南衆水之所會也。賦所在而不開其源。軍國失倉庾之富。水所會而不通其道。農民受汎濫之災。欲便宣濬。宜詳規畫。因地度勢。可得言焉。江蘇凡府八州三廳一縣七十二。水利之最著者。蘇松常之太湖。淮揚之洪澤湖。由太而分注爲澱山龐山陽城昆承沙南諸湖。由洪澤而分注爲寶應高郵邵伯白馬鬻社諸湖。下若江寧之滁河。鎮江之練湖新豐湖。徐州之睢河汴河大成河。太倉之婁江。通州之鹽河。海州之碩項湖。青伊湖。漣河。皆其郡若邑所利賴者。太湖互綿五百里。受杭湖宣歙諸山水。汪洋浩瀚。溢則由吳淞江東。江婁江入海。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自唐於吳江築橫隄五十里。元於松陵治東。築垂虹石梁。而

外

錄 卷二

一中華書局聚

下流壅滯不足快湖波之瀉。三郡遂有浸灌之虞矣。宋惟范仲淹力排衆議。開通海浦。分洩湖水。而數年大稔。明夏原吉浚劉家港。白茆港。范家濱。復三江之迹。而農田大利。終明之世。如周忱。崔恭。李克嗣。呂光海。瑞先後濬治洩湖諸口。盡心規畫。功不在原。吉下。淮水發源於豫之胎簪山。受汝。潁。濉。洧。淝。渦等水。東合盱眙。睢。寧。泗。虹。五河。并七十二澗之流。瀦於洪澤。南由高寶。江。甘。漕。河。入江。北由廟灣。雲。梯。關。入海。而漕河隘窄。不足洩湖十之一二。黃河阻隔。沙淤河淺。水不能北向。則入海之路又斷。其勢不決隄。破堰。漂沒田廬。傷禾害稼不止。前時魏陳元龍築高堰。明潘印川築遙縷二隄。我朝靳文襄築雲梯關。外新隄。咸順水性。約使歸海。廣支河以引水。併水力以衝沙。海口宣通。無所壅蔽。與東高寶人免爲魚。誠計之最上者也。夫淮揚特號塗泥。三吳古稱澤國。非如雍州土厚水深。冀州神皋天黨也。故治水者不患其不入。而患其不出。不患其不足。漑田而患其反足。害田以人一身譬之。蘇松常以太湖爲腹。而宜興。荆。谿。五。堰。則咽喉也。百瀆。三。江。脈絡而尾尻也。淮揚以洪澤爲腹。而高堰最上之處。則咽喉

也。漕河海口脈絡而尾尻也。人塞其宣導之竅。日飲而不已。腹滿則氣絕矣。水塞其宣導之竅。日注而不已。壑滿則勢潰矣。然則治蘇松常之水。置五堰於溧陽。開百瀆於宜興。設斗門於江陰。分太湖之上流。單鏑之論可采也。爲縱浦以通於江。爲橫塘以疏其派。邳賈之論可采也。治澱山等處。引湖水入陽城。昆承三泖。開吳淞等浦。泄澱山之水。以達海。濬白茆等港。泄昆承之水。以注江。呂光之論可采也。治淮揚之水。開禹王河。達江。分洪澤之上流。沈括之論可采也。增禦壩以防其潰。濬漕河以暢其支。潘印川之論可采也。自雲梯關而下。里設淺兵墩。設濬船。溯流刷沙。使沙不滯。與挑土河外。培作縷隄。駕犂疏沙。引水衝激。使海口不淤。靳文襄陳省齋之論可采也。太湖洪澤之水洩。而蘇松淮揚之利。十與八九矣。蘇松淮揚之利興。而東南大局定矣。至於寧徐鎮海。通太諸郡。若滁河。練湖。睢河。婁江。鹽河等處。或滁水所由道。或太湖洪澤所由泄。或數邑所瀦蓄而取挹者。潦而宣之。旱而節之。去淤墊以暢其流。深疏治以宏其受。厚隄岸以禦其潰。廣陂塘以消其餘。是在相地而程功。因時而建策矣。夫利與害對。

待害不去利不興也。利與功相因。功不勤利不永也。太湖洪澤自明迄今數百年中。講求備至。而吳淞白茆諸口。頻見堙蕪。高堰清水潭諸壩。時復潰決。其故何哉。滔天巨浸。泄於一綫之流。倒峽傾江。阻於一坏之土。怒不可遏。而歸不得所也。大兵之後。海內空虛。官用軍儲。江蘇攸賴。司度支者。顧權算酒酤以爲能。任守宰者。惟嚴迫催科以署考。而水利所在。曾無有上下一心。經營體察。求實際以惠吾民者。不亦大可慨哉。

策問

清光緒五年己卯

蓋聞虞廷課績。利用不及治兵。周禮設官。振兵並於致用。雖帝王之殊量。亦運會所使。然而職賦式貢。備詳足民之規。師旅卒伍。卽寓耕農之內。有事驅之行。列無事歸之田疇。用無匱乏之虞。兵無廩給之費。意至美也。法至良也。秦嬴變口。逮於漢唐。是時厥後。世仍其陋。遣發徵調。窮簷無一日之安。饋餉征輸。太倉乏十年之蓄。民貧國弊。禍亂叢生。若茲所云。宋明尤甚。宋自太祖平一海內。收兵宿衛。列戍邊陲。創禁廂鄉蕃班直屯駐。駐泊就糧。諸名制。召募揀選訓練。

遷補器甲馬政等目。統計京師諸道。不過二十餘萬。而其時度支殷實。計相得人。契丹雖有入寇之師。百姓不知養兵之苦。真宗而後。征伐漸熾。增募土兵。充禁禦敵。合陝西京輔保捷廣勇諸軍。多至百有二十五萬。龐籍韓琦先後議汰。曾不旋踵。騎射牢城。百餘萬廂軍之多。見於熙寧之世矣。置將若副。九十二禁軍之制。變於元豐之時矣。蔡京柄國。而戍卒廣於郡邑矣。秦檜主和。而御軍歸於樞密矣。又況西夏興師。東京多寇。北狩而議其恢復。南渡而紛其兵屯。三司怨供給之煩。四海竭輸將之力。欲無淪喪。其勢難矣。明自洪武仿漢南北軍。唐宋制軍遺意。立京兵。腹內衛所兵。邊兵三等。永樂初。增立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於京師。分屯兵戰兵民兵客兵四者於郡縣。略考其數。幾六十萬。嗣是景泰時立團營。成化時立十二團營。武宗惑劉瑾之說。立威武營。世宗徇嚴嵩之請。立戎政廳。其闕更張。往復難數。稽其老弱。大都中貴之私傭。時或演操。湊集市人之無賴。正德之世。羣盜如毛。萬曆之季。邊氛突起。檄書交錯。帑藏空虛。雖復賣官鬻爵。等桓靈之立朝。酒酤牢盆。紛桑孔之乘傳。前有孝宗之崇儉。後有穆



廟之戒奢而利豪債帥。猥任干城。惰卒驕兵。坐耗糧饟。欲使五庫珍蓄。尺籍如新。十窖藏金。一角重補。胡可得也。夫橐弓戢矢。不可施諸有事。秋量食度。衣不可責諸荷戈之子。置人於死。而先無以贍其生。必窮之道也。取給於暫。而後無以持其久。必潰之勢也。然而以民養兵。民易困也。以勤苦之民。養游冗之兵。民尤易困也。欲杜其弊。莫若屯田。方宋之時。何承矩行於河北。歐陽脩行於河東。劉綜。范仲淹。耿望。吳玠。虞允文。輩相率踵行。咸覩成效。明太祖亦曰。養兵而不病農者。其惟屯田。是故天下甫定。舉行恐後。嘉洙英之奏。采宋訥之策。詳其規畫。恤其勞苦。文帝嗣位。立法益周。繼起數君。類或無廢。雖宋有侵民借夫括牛之擾。明有攤稅包賠擡糧之擾。而行之非其人。豈法之不可行哉。惜乎當時議臣。因噎廢食。棄有餘之地。而徒傷易失之民心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準斯以論。宋明之已事。今日之殷鑒矣。往者髮撚交。訖南北。湘淮川浙。各張一旅之師。水陸馬步。動逾百萬之衆。削平大憝。厥功偉如。其始軍饟所出。大半取之東南。洎乎東南陷失。財藪既空。設卡抽釐。開捐納。

粟計臣權算紛紛起矣。當是時草萊塞野，千里無煙，荒棄上腴，所在而有。誠能分數十萬未散之卒，治十餘省待墾之田，收其槍礮戈矛，給以牛具籽種，教其耕穫，緩其徵科，設將列營，以軍法束其野性，按名稽業，以官錢獎其奮功，而又招撫流亡，兼施屯墾，吳晉卿川陝之績未足爲多，康茂才龍江之勛何難再見。由是而撤卡恤民，停指澄吏，與民休息，豈不懿與？顧或者謂今日之勢與古不同，兵燹初平，不遑及此，聚卒亦足生變，善後難於得人，咫尺見目論，殊不謂爾。屯田始於漢代，昭然見美史書，其去宋明千有餘載，時勢所處，豈復相同，而歐陽仲淹、宋室大儒、太祖成祖、有明英主，靡不於此懇懇加意，豈在今日而有差池。至於往代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急迫不暇田，莫若魏武，然猶勉焉以紓民困。況彼則且耕且戰，力有所分，今則有耕無戰，事尤易集也。軍士悍戾，譬若虎狼，尺寸以繩，良非所習，然柙之尙虞爲患，縱之卽不復噬人乎？婁師德之屯田豐州也，身衣皮袴爲士卒，先郭子儀之屯田河中也，自耕百畝爲將校式，魏相贊營平之議，李絳主重華之謀，內外須賢，善政乃舉，信不誣矣。然國家中興，人才

輩出九州之大。獨無一二能任者乎。往者已矣。來猶可追。卽以江南而論。寧常鎮徐滁和鳳潁徽寧各郡未墾之田。鱗鱗相屬。一省如是。天下可知。有能爲全局之籌。尙可作補牢之計。失此不務。將區區國用。一耗於方亂。無用之兵。再耗於戡亂。新立之兵。復耗於亂定防階之兵。更耗於議和不戰之兵。府庫非不涸之源。捐輸非自然之利。凡所取盈。皆疲人之肝腦筋髓耳。道路怨咨。胡可忍聞。若夫遣散之兵。違亂失業。或質告身以易飽。或營椎埋以爲姦。至於無可質之告身。則飢寒迫而盜心起。畏椎埋之嚴禁。則黨與結而妖術興。弊有不可勝言者。嗟乎。賈生痛哭。見議後人。杜牧罪言。何裨當世。世有憂國如家者。藹藹願貢之矣。

第一問 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孔子集羣聖之成。而論語記孔子之言行。以矩範準繩乎萬世。世則皆童習之。以爲治經之柘矣。將求大義於微言。而身體力行之也。徒校論章句博一時之異聞乎哉。然其經文注文。古有殊異於今。而足以資攷證究義理者。屢非所以

爲足而固其足之屨也。論語故有古論魯論齊論之分。自魏何晏集漢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爲集解。而三者遂合。馬融主古文者也。其注爲力不同科。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是讀爲如字。而與射不主皮判然兩事。申棖鄭康成云孔子弟子申續。家語申續。史記弟子列傳申棠。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節。無申棠之欲。今史記且以棠爲黨。續爲績矣。攷詩侯我於堂。箋云堂當作棖。是堂棠與棖同音。黨亦音相近。古文賡續同聲。家語申續。蓋讀如庚。與棠音亦不遠。棖也。棠也。續也。一人而已。溝洫爲王畿內采地。其說創自康成。攷夏后氏五十而貢。貢法之地。所謂溝洫者。隨地高下而爲之。蓄洩猶鄭注周禮。遂人之十夫有溝。百夫有洫。但約制其地而無尺寸。周承殷法而徹。則必平原曠壑。畫九夫之田以爲井。是以鄭注匠人之爲溝洫。必深廣四尺若八尺。不僅朱子所謂遂人以十爲數。匠人以九爲數。不可同也。學易之易爲夾。下如授之下爲趨。其說皆本魯論語。而今皆從古。孔子晚而好易。而下與上對舉其文也。雖蔬食菜羹瓜祭。邢疏。蔬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雖薄。將食祭

先之時亦必嚴敬。玉藻云：瓜祭上環。公羊傳襄二十九年注引論語以瓜祭爲句。論衡祭意篇引孔子語亦云：瓜祭。瓜與必篆文形相似也。惟魯讀瓜爲必。朱子從之。與玉藻不同耳。三子者之撰。鄭作僕。讀曰詮。詮之言善也。先之勞之勞。孔讀如字。鄭力報反。朱子引堯曰勞之爲證以從之。修己以安人。孔註以人指朋友九族。意於下百姓。由近而遠。猶堯典之先親九族。而後平章百姓也。闕黨。史記魯世家。煬公築第闕門。蓋闕門之下。其里卽名闕里。孔子之宅在焉。故亦謂闕里。荀子仲尼居於闕黨是也。惟漢書古今人表闕黨童子。作厥黨。闕故。歟。聲也。周任。馬注古之良史。疏周大夫。見於春秋左傳家語者凡三。或者以盤庚所引遲任。卽以周任爲商太史。則豈知漢書古今人表列諸號。仲號叔鬻熊。辛甲之後。其爲周人何疑。夫子之牆數仞。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孔傳八尺曰仞。鄭包皆謂七尺。子貢以己之牆。形夫子之牆。惟極其高。故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義當從其多者。不必有一定之數。以爲確鑿也。若小爾疋之云四尺。應劭之云五尺六寸。益可無論已。凡經之有古今之文也。古文多假借。今文多正字。

又或古文得其真。而今文輒以形聲致誤。非參攷而會通之。其能緣微言以求大義者幾何哉。聖朝經學昌明。大儒輩出。士固知實踐以求通經之本矣。

第二問

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唐虞以前之書。鴻荒屯芻之軼事。遐哉幽邈。世莫得而詳已。自夫後來諸子。務一切奇說以相陵駕。而其語不經。其事非聖。馬遷班固所謂神農以前吾不得知。顓頊之事未易明者。蓋其慎也。然而春秋之時。楚之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孔子雖刪書斷自唐虞。而其繫易也。猶卽包羲神農皇帝之所遺。彷彿述求其一二。而上古之奇聞異事。亦日滋衍焉。天地開闢。人性沕穆。何所而得紀事纂言之士。而春秋命曆敘謂自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年。中分十紀。曰九頭。曰五龍。曰攝提。曰合雒。曰連通。曰敘命。曰循蜚。因提。曰禪通。疏佗。兄弟分治。或五或九或六或四或三。以至於五六十。繼繼繩繩者八十二君。訖于敘命而循蜚以逮獲麟。若斯其粲粲也。伏羲者。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伏者。別也。變也。又嘗養六畜以充庖廚。用犧牲以

致享於神祇。故或謂之炮犧。伏庖聲相轉。而炮庖音義俱通。此亦何所用其震異。而班固漢書古今人表。於帝王世紀所云柏皇中央大庭赫胥尊盧諸氏。胥第於伏羲之後。無亦所謂未易明者耶。宋之於漢。去古益遠矣。羅泌乃依據讖緯道家之言。作爲路史。顓壹求唐虞前事。謂赫胥尊盧十人者。皆伏羲以前君號。雖其爲說。元本於莊子胠篋篇所云。而已不免劉勰所譏。徒裨文章而無益經術矣。況張天覺僞撰之三墳。因女媧與太昊同母。而太昊命官一二見於十五氏之中。遂斷斷以爲伏羲之臣也。今就呂氏春秋所謂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陰康氏以陰多滯伏。民氣鬱悶。而作天翟之舞。與夫命提鳥明視默。仲起陽侯爲伏羲佐。蚩尤太常奢龍祝融大封后土爲黃帝相者。約略攷之。而朱襄吳英渾沌大庭陰康栗陸。與夫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庸光。已言人人殊矣。矧夫伏羲之作扶來。神農之作下謀。黃帝之作咸池。少昊之作九淵。顓頊之作承雲。帝嚳之作六莖。其見於帝系譜。孝經。鉤命決。帝王世紀。前漢禮樂志者。又或扶來爲立基。下謀名扶持。音同而異其文。六莖五英之系於顓

項帝鑿者事同而差其世。如其不侔也。黃帝命倉頡爲左史。說文原敘及衛恒四體書勢固言之矣。泌則又以史皇氏創成文字。天爲兩粟之說。謂倉帝名頡。在伏羲以前。則何以漢書藝文志載李斯所作揚雄所訓之倉頡。皆不及此也。若夫戰勝而作柷鼓之曲。兢慎而制巾几之銘。其所爲皇帝之事。散見於蔡邕銘論者。雖與賈誼修政語所引黃帝顓頊帝鑿堯舜禹湯之言。足爲漢初去古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焉之證。而陰符握奇素問之爲後人僞造。所謂陰陽五行兵法醫術。皆託諸黃帝者。固已人人知之。不待辨者而後曉矣。儒者讀史。上將以求治亂興衰之故而致於用。下亦以嚴綜論斷限之義。而課其識。豈可作者豐其部帙以爲博。覽者炫於新奇而森合之也。陳編具在。敢不據所素習。與所蓄而欲論者。承問而申其概與。

### 第三問

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經學莫盛於漢代。漢儒莫盛於康成。康成注經。網羅衆家而爲之說。雖亦時蒙後儒雜引。讖緯更改舊文之譏。然而擴西漢顓頊家之風。開來者無窮之奧。大雅



闕達胡易言也。易西隣之禴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王弼云。禴祭之薄者。爾疋禴作禴。皇氏曰。禴薄也。孫炎曰。禴新菜可灼。漢書郊祀志引易此語。顏注承王之說。以禴爲淪。謂淪煑新菜以祭。王注之義固與鄭通。歸妹以須注。須有才知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名女須。攷天文星占。織女爲處女。須女旣嫁之女。說文。嬖女字也。其在小雅曰。君子樂胥。箋云。胥有才知之名。周易假須爲之。秋官象胥注。胥其有才知者也。此皆其說之可證者也。尙書古文昧谷。今文作柳。穀伏生書傳亦有秋祀柳穀之言。鄭云。柳聚也。其注周禮縫人云。柳之言聚。諸錦之所聚。賈氏疏。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說文有穀字云。日出之赤。前漢王莽傳。穀風迅疾。則穀者假借字。而古與谷同者也。思曰。睿之睿。古本作容。鄭改爲睿。古文容字近容。漢書五行志引書作容。應劭曰。容通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思曰容。容者言無所不容。說苑君道篇。容作聖。伏生五行傳。思心之不容。說者曰。容寬也。說文。思容也。猶伏生義也。洪範多韻語。曰恭曰從曰明曰聰曰睿。韻也。睿則不韻矣。詩陳風。乘我乘駒。箋云。馬六尺。

以下曰駒。釋文駒作驕。音駒。說文馬六尺爲驕。引詩我馬維驕。是許所見詩不作駒。且驕駒聲通。漢書敘傳以與爾剖符。乍臣乍驕。爲韻可見矣。伐檀傳熟食曰殮。箋云讀如魚殮之殮。趙岐孟子注朝食曰饗。夕曰殮。說文於饗曰熟食也。不言朝於殮曰鋪也。不言孰互文而錯見也。公羊傳趙盾食魚殮。左傳僂負羈饋盤殮。趙衰以毒殮從。蓋不必夕時而渾言之。且司儀注小禮曰殮。腥物。義不同也。大車毳衣如茭。傳以茭爲黼。箋以茭爲亂。說文毳獸細毛。周禮供其毳毛。注毛細縵者毳之屬。五色青者似黼。爾疋茭亂亂也。是黼以象其色。亂以釋其形也。周禮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稔二米。按爾疋秬黑黍。一稔二米。秬與稔皆米皮。爾疋重言以曉人。鄭以爲秬非爲凡秬。故秬可省。儀禮士冠禮注。滕薛名齒。爲頰。玉篇集韻有从竹之齒。从巾之幘。而無齒字。所別見者。惟續漢書輿服志。齒簪理而已。禮記坊記引燕燕詩注。以屬定姜禮器。引文王有聲詩。匪革其猶。聿追來孝。皆與詩箋不同。蓋康成先從張恭祖受韓詩。後宗毛氏。故注與詩往往而異。而革之注急。猶之注適。與詩革之作棘。猶之作欲。字異而義自同。不

止孔子間居引嵩高之詩。表記引有鷦之詩。其所注時有差池也。師漢儒之說。經者其弊非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異己。卽務好新奇。而穿鑿附會。以至於破碎支離。學者將務求心得。程於是以觀其通也。能不慎哉。

第四問

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古無不須人而理之天下也。虞書官人詢事攷言。成周取士三途並進。凡所爲知仁聖義中和之德。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禮樂射御書數之藝。由閭胥族師黨正州長各任其所爲教。而遞課之。積以歲月。稽其行習。次第其優絀。以待三年之大比。鄉學則由鄉大夫而升之大司徒。國學則由大學正而升之大司馬。由鄉學進者曰造士。擢用之爲鄉遂吏。由國學進者曰進士。論辨之爲大夫士。其外由諸侯所歲貢者曰貢士。天子親試之射宮。擇其容節之宜否。與中之多少。以衡其與祭不與祭。蓋待之者厚。而課之者嚴。進之者慎。而倚之者重。射義所陳。鄉大夫所掌。王制所詳。如此其勤勤也。漢去古近。其初賢良方正孝廉秀才。憑州郡之舉。察以爲用。則猶有鄉舉里選之遺焉。魏晉相承。立九品中正之法。

其意與漢不甚相遠。當時論者雖以漢之末造請謁繁興。魏晉之際登進苟簡。然士習廉恥之防。人尚清議之節。往車已折。而來軫方適。風雨如晦。而鷄鳴不已。何其效之遠也。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明字。有一史三史。開元禮有道舉。有三禮三傳史科。品目雜出。至於八十有六之繁。而當時士族所趨向。以明經進士。須官長特薦。視之尤重。然楊綰所謂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試家之藝者。當時之明經進士。概可知矣。宋於神宗初紀。迄乎哲宗元祐。數十載之間。明經之科。忽罷忽復。金於進士一科。雖祇分詞賦經義二目。而其大要。實等乎唐宋。逮至明太祖身歷艱難。戡定天下。又得宋劉諸臣以爲之輔。宜乎可復三代選舉之法矣。而洪武三年。舉行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四書義各一道。二三場論策各一道。中式者十日復試。以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藝。算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一似一科之中。得以悉收乎文武智能之效。而上顓以區區科第。奔走天下之人。下顓以浮文末技。收人主之爵祿。所謂習之既久。上不以爲疑。下

不以爲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則上踧踖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者也。況乎刻覈太至。則不肖之心應之。宋選舉志所謂科舉有傳義。換卷易號。卷子出外。謄錄滅裂五弊者。方且與端平乾元搜索懷挾之令。景德祥符糊名易書之令。皇慶添註塗改。隄五十字不錄之令。相爲終始。雖其權輿實本於唐之唱名搜索。吏部試選人糊名。而屑屑乎嚴文苛法。如防盜蠹。有志者俛首短氣。引就功令。而素行騫汙者。亦得以一日之揣摩。傲然與委它方領之倫。決取終身之富貴。而鄉舉里選之意。纖悉無遺矣。雖蘇軾有言。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背乎此焉。縱日易一法以試士。而弊之緣法而生者。必且舉賢良。則爭門齟措。不足喻其情。舉方正。則側肩攫金。不足況其態。弊有甚於科舉者矣。夫欲人爲君子。必先有以待以君子之心。恐人爲小人。必先有不忍其爲小人之意。而後教化敦而風俗隆。節義固而人才茂。周之賓興。先以三物。漢賢能有道之舉。衡以鄉評。此道得也。我朝教育。罔外登進。至公不已。軼漢唐而比隆三代哉。

第五問

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天下之大殘莫甚於亟亟焉求壹切之富而農政不修驅舉世之人日驚於末而農夫且離其南畝也夫上自王公卿相庶官貴人下至士工商賈凡其日用飲食昏嫁喪祭無一不取給於農而又有冗吏之耗養兵之費游手之徒嬉嬉而坐食日於農焉而腴之削之而爲農者既自苦其筋骨之勞復有奇麗可喜之物便利易趨之事日誘於外而淫於中則豈有不厭其耒耜而荒棄其業者乎堯典授時虞廷命稷尙已周之興也益基乎稼穡而豳風一詩見王業之隆焉求其條理大司徒掌建土地辨十有二土之名辨十有二壤之物責任土於載師以物地事授地職自國中場圃以及甸稍縣置畢墾之爲田而天下無不農之地責任民於閭師以掌其數任其力自園圃虞衡以及工商闕民畢有事於田而天下無不習於農之人至蠶至悉而不苦其繁也至詳至精而不病其勞也何其知本與後世士大夫生長田闕有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辨耕殖之物候者矣北魏賈思勰以農圃衣食之法撰爲齊民要術九十二篇觀其自敘起

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物。靡不備具。雖今所見其紀五穀果臝之屬。多非中土物產。篇次有爲後人增益而竄亂之者。而其援據博奧。論說精實。豈他農家之書所能比方。唐陸龜蒙未耜經。列著田器。其爲用自犁制及鑿爬礮磳礮之屬。言之綦詳。宋陳旉農書三卷。論農事養牛養蠶。引證經史。自命適用。雖其間虛論爲多。然固留心民事者矣。元世祖欲民崇本抑末。立大司農。專務勸課農桑。又求古今農家之書。編爲農桑輯要。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勸農司。巡行郡邑。分布其書。至於仁宗明宗之朝。復刊之。江浙行省。流傳頒布。經國利民。斯其勤焉。魯明善農桑衣食撮要。分時釐月。縷析條分。尤足以補農桑輯要之疏略。明徐光啓采輯經史百家之言。授時占候之令。及夫南北水利。泰西水法。樹藝蠶桑。牧養製造農器之事。而終及於荒政。爲書六十卷。金穰木饑。五行之消息。理有固然者。疏鑿灌溉之法。則壤斥墳塗。土性不一。桔槔水車。各用所便。要在因地以求其宜。至於區田之法。亦有二說。見於嵇康養生論者。所謂趙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畦者也。金世行之而無效。若傳自伊尹。賈思勰所謂

以糞氣爲美。不必皆良田者。是在人事之勤矣。董煟活民書。則所爲救荒者。皆事後補救之法耳。爲政者。誠知道民之要在於務本。重農貴粟。以作之。先使末技之民。他無所逞。而反於田疇。斯地無遺利。民無餘力。不必求壹切之富。而倉廩充實。水旱有備。民安其生。而國本固矣。國家綜食貨之大原。擯桑孔之心計。利澤所被。不旣宏且遠與。

第一問

清光緒十二年丙戌

六經之書。其輿地之學。與史相表裏。董仲舒曰。詩紀山川。谿谷。蓋不可不考也。而他可知也。易旣濟。未濟。兩言鬼方。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竹書紀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似鬼方卽鬼戎。然大戴禮記。陸終娶鬼方氏。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易之爲例。因象取義。準離之位。當在南方。堯典宅南交。小司馬注。以爲南方交趾。杜君卿曰。自嶺以南。當三代爲蠻夷之國。其說與孔傳略近。鄭注引伏勝大傳。舜撫交趾。大戴禮記。舜以德嗣堯。朔方幽都。采服南撫交趾。墨子韓子。皆有是語。淮南子主術篇。且謂神農之治天下。南撫交趾。



以東嶠夷西昧谷北幽都例之。交必爲地矣。索隱之言。斯爲有據。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流沙。而朔南不詳其地。鄭注亦但曰朔北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考史記顓頊之地。北至幽陵。南至交阯。其稱禹功。亦言南撫交阯。北戶。北及山戎。息慎。禹時之地。東西絀而南北贏。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以聲教訖于四海。證之。則禹地自極瀕海之區矣。三江旣入。鄭注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蓋緣經云。彭蠡旣豬。三江旣入。三江接乎彭蠡。彭蠡漢水之所匯。而江水之所會。其上流則豫章諸水。至此入江。故彭蠡爲三水所歸。卽爲三孔所納。班書地理志所云。三江系乎毗陵蕪湖吳縣之下。自指周禮職方。不足以疑。鄭注九江孔殷。應劭地理志注。江自潯陽分爲九道。陸德明釋文。以潯陽記烏白蚌烏嘉靡。畎源廩提。茵九者當之。鄭云九江從山谿所出。晁武公曰。洞庭。九江也。曾彥和曰。沅漸元辰。敘西湘資醴水。皆合洞庭中。東入於江。是爲九江。導云江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其上卽洞庭也。朱子考定之。去無禮而易。以瀟蒸析誣。審是昭然如日月矣。齊風子之還兮。班固地理志。作子之營兮。

營營邱也。或據爾雅涂出其後。昌邱爲昌。亦地名之證。不知韓詩還自作嬖。與下茂昌義自相屬。且詩旄邱頓邱宛邱。固有例也。以營爲地。毋乃戾歟。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箋正義不詳其地。隋地理記。刑州乃邱縣。有干言山。王氏詩地理攷。東郡有發干縣是也。梁山韓城。鄭箋以燕爲燕安。在夏陽西北。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攷夏陽之名。秦惠文王所更。梁山在其西北。燕地則自有梁山。水經注謂鮑邱水過潞縣西。高梁水注之東。徑梁山者也。如箋說是。韓之去燕二千餘里。役民城之。有是理乎。若以六月之太原。當今晉陽。則尤不可。漢書地理志。晉陽隸太原郡。獫狁在涇陽外。涇陽隸安定郡。相距千五百餘里。後漢書。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在原州。寇西來而師東出。於義不順。其因涇。晉聲近。而太原原州字同。故有此誤歟。周禮職方。荊州其浸潁。滹。說文。滹。豫州浸滹。荊州浸滹。蓋潁出少室。滹出昆陽。源皆發於豫州。而東南流。乃爲荊州之浸。鄭於滹注。未聞闕疑。殆因乎此。陳蔡不更爲四國。中脫葉字。賈誼新書言。之爾雅九州。蓋殷制與禹貢周官不同者。一則夏。一則周。地有變易。而政有殊。

施也。我朝澤暢垓埏，窮經之士，罔或不奮感已。

第二問

清光緒十二年丙戌

讀史要在知言而論事貴乎有識。自春秋傳後，國策稱最完備。蓋劉向之所采輯，而史記所嘗剟引者也。然因襲附會，弊亦錯見。如謂中山君嘗爲楚伐而亡中山，與楚風馬牛也。楚雖強，不能越魏踰趙過代，而中山是伐，而羊羹之事，一襲趙盾壺飧之往迹，規而放焉。秦取六國，禍首韓魏，次楚次趙者，地使然也。乃謂張儀一出，趙以河間獻燕以常山之尾，五城獻齊以魚鹽地三百里，獻又中山者，白狄之種，後雖卒并於趙，而當春秋之末，晉且無如之何，乃謂周滅之時，以封宗室焉，不亦不達地理之甚乎。史記踵接國策，取法譜牒，不紀甲子。今于諸侯年表上，具載庚申甲子，則徐廣之所增竄而非遷就也。史記百三十卷，漢書藝文志註十篇，有錄無書。張晏謂有禮書樂書兵書，顏師古據目錄有律書無兵書，以斥晏誤。不知律書卽兵書，觀遷自敘，非兵不強，非德不昌。司馬法所從來，尙已。夫以孫子能紹而明之，故作律書，斯不亦顯然者乎。班書合傳，例仍

史記然如韓安國竇嬰田蚡之傳。王楊貢龔勝鮑宣之傳。王商史丹傅喜之傳。薰蕕雜植。蘭艾同疇。比之史記老韓並列。進退失當。夫亦奚辭。律曆志漢高卽位。歲在大棗之東井二十六度。鶉首之六度。漢志曰。歲在大棗。名曰敦牂。太歲在午。其分野所屬。雖鄭郭賈杜孔邢無及之者。以漢高卽位之年。在午。攷之史記。天官書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在酉。歲陰者太歲。卽鶉之六度也。星者歲星。卽所謂大棗之東井二十六度也。十二分野。閒多別名。大棗卽歲星。猶元枵名顛頊之虛。大火名闕伯之虛也。景帝詔三輔舉不如令者。劉邠謂此時左右內史未有二輔。疑詔文之誤。然武帝營上林時。亦未定三輔。而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則中尉已與左右內史並治京師。隱肇三輔。特京兆馮翊扶風之名。後始更定耳。漢高帝八年。楚元王之三年也。律志不書漢年。而書楚年。攷之周曆之後。有魯曆。以魯紀年。劉歆以爲楚元後。故援其例。而以楚紀年。且志魯緡公二十二年。距楚元七十六歲。直以楚曆接魯曆矣。十九章樂歌。匡衡更定者二篇。其曰匡衡奏罷鸞輅龍鱗。更定天地之篇爲第八。而按之太玄詩中。則天

地之篇仍第七。其曰奏罷黼黻周張更定日出入之篇爲第九。而案其所云。卽太玄詩中語。是及復罷更不足十九之數。其有脫誤。概可以知。五行志曰蝕星字地震不雨。所云菑異。一采董劉。劉知幾譏其雜駁。可云亮直。范書所載王喬左慈大姬及廩君槃瓠諸事。迂誕詭越。尤白圭之玷矣。三國志稱蜀後主經載十二年名不易。是則諸葛爲相能持正體。私之譏之。滋未達歟。論史者將以著一書之得失。示千古之準繩。詮厥審駁。敢不慎焉。

第三問

清光緒十二年丙戌

自教人者不知有大學之基。而小學廢。小學廢而世益無學。故晚近之世。人才駁焉。朱子之教人也。灑掃應對。先立其本。其著小學內篇四。外篇二。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者。內篇也。外篇曰嘉言。曰善行。與當時劉氏弟子記呂氏少儀外傳。並爲後生必要之書。其灑掃之事。備於弟子職。其曰執箕膺。搢屨中。有帚。說文。搢。闕持也。禮記曲禮注。執箕膺。葉釋文。鐸其板曰葉。象木葉也。儀禮士冠禮。面葉注。葉。箕舌。箕者受塵之物。與搢對。文嫌其不類。且下文以葉適己。

適己猶面葉也。撲葉形近而疊韻。撲爲葉誤。校然易知。其曰坐板排之坐。則無從用帚。故別以板排。房注板箕屬。其應對之禮。取之曲禮。其曰負劍辟咄詔之。疏謂倚兒背如負。挾諸脇如劍意也。釋名釋兵。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又劍也。以其在身時。拱斂在臂內也。劉彝亦云。長者以手挾童子於脇下。如帶劍然。與鄭康成傾頭與言之意自合。其曰疑事毋質。直而勿有。注謂彼己相疑而已。成言之則傷智。己若不疑。則稱師友而正之。謙也。質。注曰成。與少儀毋身質。抑詩質爾。人民同意。有說文不宜有也。廣雅釋詁。有猶專也。謂彼此相疑。則毋更成之。於己不疑。亦當謙以全之。而不當專也。夫童幼之時。宜端其先入。宋呂氏小兒語。元程氏讀書分年日程。或養其器識。或節其功夫。用意蓋爲深遠。劉氏之學。以姚江爲依歸。而不取其狂禪。以東林爲氣類。而不涉其朋黨。其人譜一卷。類記二卷。平實淺顯。足爲天下愚蒙砭勸。袁氏學由釋入。所爲功過格。不免以禍福淆其主見。然施之後生小子。固亦不爲無功。教人者不患其淺。而患求深。不患其拘。而患太達。不患如人譜之近廓。而患克稱乎人譜。而不得不患如

功過格之近誕。而患並無愧於功過格而不能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第四問

清光緒十二年丙戌

一  
珍  
宋  
版  
印

天下之事。患至而與爲角。不若早計其患而慎其防。患過而狃於安。不若時惕其患而新其氣。自來有天下而識治理者。莫不如此也。況與必不可信之族。羈縻控馭。策旦夕不可知之效乎。邊患之亟。至漢愈甚。防戍之法。至漢乃詳。文帝時。鼂錯上言。募民徙塞下。文帝從之。於是行屯田之法。修戰守之備。士氣有恃。益固。而匈奴不能肆其長驅深入之患。今觀其言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又曰。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又曰。以蠻夷攻蠻夷。又曰。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備之。可不謂知彼知此。忠規遠謀者乎。唐世爲邊患者。曰突厥。曰吐蕃。曰回鶻。曰雲南。於是邊庭皆置大總管府。統兵控扼要害。分關中爲萬年。長安。富平。醴泉。同州。華州。寧州。岐州。幽州。西鱗州。涇州。宜州。爲十二道。天寧初。置十一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劍南。嶺南。十處。所統兵多或十萬。或五六萬。二三萬。厥後。義武。奉義。永

安太平河陽歸戎諸王之遙領節度使者益衆積日既久防秋成疲於是陸贄乃益規鼂錯之策請罷諸道將士番戍但委本道募少壯住邊軍氣又爲一振然非有李抱貞力摧朱滔之戰李德裕坐鎮劍南之規亦何能昭義步兵聲冠諸道雄邊子弟震於西南也有勝將無勝兵茲其信矣宋初沿邊屯兵祇爲壯威之計寶元以後趙元昊叛屯兵四十餘萬皆不得用迄無成功於是范仲淹劉滬种衡輩專務整輯番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而砥礪其人者非一道卒之藩籬既同賊寒其心強梁之寇帖然臣服豈非撫輯番漢之明效歟蘇軾於元祐八年疏乞存恤河北弓箭社增修條約言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平時私立賞罰巡邏相督遇警集衆致命盡力又溯韓琦龐籍前帥定州所以拊循其人而收爪牙耳目之功者請於陝西河東河朔弓箭手官給良田悉如一致以鼓舞士民之心亦可爲識時之俊傑矣而一月再疏曾不施行當時朝政之塗飾軍事之頽弛略可以知中原多敵豈盡天哉明之邊防亦募土兵其初典兵之人亦不盡無用而中官鎮守使節相望威福之柄既足控將



領之節。賄貨之盛。又足灰壯士之心。糜費濫功。逞驕習惰。兵之不競。誠有如戚繼光所云者。夫兵無所爲強弱也。繼光總理薊遼。而邊將震動。得人之效。有如此者。朝廷誠講求武略。因時變通。而爲備千城之旅。有不奮興者乎。

第五問

清光緒十二年丙戌

事有可爭有不可爭。有可治有不可治。可爭則用我力。不可爭則用其力。可治則用我勢。不可治則用其勢。用其力與其勢。而彼順。順乃徐焉。受我之範圍。而我之力與勢。乃不必用。而我之力與勢。乃可得而用。若是者。其治河之說乎。黃河載於太行之麓。自龍門以上。其勢未感。而有所約制。其力雖悍。而不至橫決。故豫州以上。治河之事常少。豫州以下。防無鉅山。容無大浸。故瀕洞汎濫衝突。縱肆之患。自漢迄今。而未有已。漢武帝元光中。河決瓠子。再塞再決。後二十年。帝自臨決河。卒以塞之。而河乃北行。復禹舊迹。及再決館陶。分爲屯氏。信都諸河。又入千乘。而德棣之河。播爲八衆。渠分釃。勢殺不張。由是訖東都。以至於唐。不爲患者。蓋千數百年之久。方建平中。待詔賈讓上言。策治河曰。善爲川者。決

使道善爲民者宣使言其上策徙冀州民當水衝者不與水爭地中策多穿漕渠分殺水怒民田治而河堤成下策繕全故堤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是三策者邱濬稱之爲百世不易之論夫河淮並稱二瀆河水東過滎陽蕩渠卽大禹所闢以通淮泗之絡者河借淮水相爲梳理淮河之合從來舊矣自宋以降河益南徙匯淮由雲梯關入海河性故濁濁故易壅有所壅則潰淮性故清清故易行能疾行則通逮河道旣窄水難暢宣又有於淮之腋決渠入高寶湖者河遂躡淮而注之相凌相奪其患愈大宋真宗大中祥符中棣州河決著作佐郎李垂上形勝書三篇請益乘時廣爲浚闢藉以防邊而限北寇之戎馬元祐中河溢河北郡而一時回河東流之議起文彥博呂大防主之謝卿材因上河議一篇謂河無可回之理皆可謂能中情事者矣元時河決賈魯充河防使發河南北民兵七十餘萬自黃陵岡達南白茅放于劉壯村專固黃堦哈只口又自廣陵西至楊青村凡二百八十餘里興功五月河復故道翰林學士歐陽圭齋爲製河平碑文又以司馬遷班固志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乃作河防記一

治河也而疏與濬與塞不同。疏濬之別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塞則視其口之爲決爲豁。功用方略。言之綦詳。然而不恤民力。施功於暴漲之候。廢農冒暑。不念國家隱憂。魯也功而不免於過。得而亦有其失矣。夫築隄以塞。開渠以疏。聽其決以柔之。讓之地以導之。皆買讓之說也。能觀其通。不循於利而膠於古。則可行古人之法矣。

第一問

清光緒十六年庚寅

粵夫天澤定位。上下以章。經國治民。禮爲之要。諸侯去籍。旣贊於衰周之朝。一切愚民。壞於嬴秦之世。炎漢代作。孝武崇經。於是禮經首出於淹中。古文踵興於孔壁。凡茲兩本。厥傳最初。考其篇次。綜其名義。冠昏以迄。鄉飲射燕。皆貴後而賤先。大射以迄。士喪士虞。又吉先而凶後。至於犧牲少牢。始饋終徹。祭祀報本。義乃完焉。高堂博士。裒然大師之先。后蒼代慶。並係子弟之列。康成後起。注益有功。古文今文。參伍爲用。觀於闐闕之注。槩蹙疊出。士冠禮旣啓其端。右扉之注。侑莠兼徵。有司徹同例於後。不止格轂有異。教尋攸分。一二舉之。無煩觀

縛射禮數。獲算實用。簞。漢書所謂用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而成六觚者也。王戎用爲會計之方。李治演爲立成之說。江源濫觴。始諸此矣。廟寢制度之殊。以東西廂有無爲別。爾雅所釋。確有明徵。稽之本經饋食之禮。時以東房西房爲凡。而昏喪虞禮。但舉房若房中爲地。可知廟有兩房。寢唯二內。以爲天子達於士。皆左右房者。陳李之說。其必不然。康成所失。但於司宮爲宮人。非小宰。燕禮之主人。是膳宰。非宰夫。官制沿誤。未加辨正耳。周官之書。得自河間。比於他經。最爲晚出。而邦土邦事。旣與尙書不符。井地爵祿。復與孟子相參。二禮躋駁略同。而文今異宜。疑當蓋闕。安得謂諸儒之集說。遂比於六國之陰謀。不然。方漢中興。儒風彌鬯。通人達士。輩出其間。何以鄭氏父子。解詁於先。衛宏賈逵。馬融承學于後。成集注份份盛已。而猶守衆與專家之法。稱官以致恭。采子春異量之美。書名以示別也。若夫榿柅爲行馬之施。素沙爲六服之裏。及夫追享朝享。司農以謂禘祫。後鄭謂追享以祭遷廟之主。朝享受享於廟。求其可通。此爲有得禮記之作。出自孔門四十九篇。垂之在昔。是以有聲當世。橋仁習戴。聖

之傳教授千人。曹充持慶氏之禮，並如其數，見於書以小戴刪大戴而馬融增其三者，始於陳邵敘周禮之言，成於隋書志經籍之誤也。鄭注月令異同，大率引今月令，考其采取，本呂氏春秋爲多。間有歧紛，出明堂陰陽之外。夫欲明經義，當證古書，如曲禮之稷曰明粢，校以晉宋舊書，並無此句。檀弓之舞斯溫，參以盧王兩本，益見不詞。衍文彰彰，無待深辨。凡此之類，時見於貞觀正義之中。去古未遙，尤可徵六朝舊疏所引，將數其說，豈可窮哉。康成曰：統之於心曰禮，踐而行之曰履，斯學禮之精矣。

第二問

清光緒十六年庚寅

慨夫時會日降，良史難才。龍門絕嗣，響之人。蘭台罕繼，軌之產。後來作者，相望如林。雖有可觀，復多散佚。若謝承司馬彪華嶠袁山松之紀述，後漢魚豢王沈韋昭張勃之纂緝，魏吳王隱何法盛藏榮緒綜兩晉以成書，徐爰裴子野吳均列宋齊而作史，或踵成先業，或博采異聞，或補百官輿服之遺，或書徵應祥符之實。芟薶煩穢，自成簡質溫雅之言，或別裁書志，更標典錄議述之目。就夫所

見厓略堪尋。自茲以往。放失彌甚。熊襲以方駕休文之譽。作爲齊典。而當時紀載之例。率溯皇初。梁武以規模史記之心。敕造通史。而躬製贊序之篇。不傳來葉。郭頌世語。徒貽鄙劣之譏。肖方春秋。差見模擬之善。一則所謂甄錄。而無識一則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劉知幾以陸機豪士之流。居子政史官之職。慨然感憤。作爲史通。用博辨之通裁。及銓量於偏伯。所謂常璩始仕李勢。而後仕典午。改漢書以蜀李之名。石勒始命徐光。而後命王蘭。述起居爲上黨之記。篇名僅在不隲於石虎之刊。除國事略存。猶等於華陽之志。乘賴乎此已。前秦之史。滅於苻堅。董誼追錄舊語。十不逮一。及宋武入關。訪求秦事。徧索於仇池之地。始得於商洛之山。蓋趙整所著書。而車煩所卒業。錄南燕者張銓固已。而當時趙郡王景暉常事德超。旣歸馮氏。乃復次其見聞。撰爲六卷。雖亦同於泯沒。抑亦留心國故者矣。劉昫仕梁。儒林祭酒。侈張氏之勛烈。表隴右之山川。燉煌實錄。卷分二十。校其得失。大略可知。隋志經籍。乃作十卷。又以昫爲唐諱。題曰劉景。此則一人一書。析而爲二者也。和苞當劉曜之時。撰漢趙記十卷。例循司馬事。

止當年。毋亦有鑒於凌修之譖師或之誅乎。陸澄聚百六十家之說。其編而爲書。任昉增八十四家之言。更爲之記集譜之盛。王儉都以百家典籍之分。孝緒類爲七錄。以言地理。則陸創而任因。以言簿錄。則王繁而阮覈焉。至如官品攸資。刑法所係。則齊之職儀。梁之選簿。賈充之令。蔡法度之律。並裨學問。足證源流。而鴻篇鉅製。旣半蝕於風霜。賸素零縑。復俱淪於墟莽。是則前之人綴其遺聞。而後之人倍深太息者已。國家搜羅乙部。取鏡前規。鴻筆之儒。朋興輩作。猗與何休明之盛也。

第三問

清光緒十六年庚寅

昔帝王知有天下者。不可不本於民也。故建官以理之。又知官不可以一人治也。故衆建以任之。通於天道爲三公。通於地理爲九卿。通於人事爲大夫。忠正強諫去私立公者爲列士。夫是以民可理而天下正也。後世質文遞異。沿革相仍。官制彌紛。而本意寢失矣。漢因秦制。始置丞相。繼又更名相國。後漢廢丞相。而以三公爲相。建安中兼復丞相。相國之名。其間大司馬大司徒御史大夫並

爲宰相。或彼此抑無定衡。唐則侍中中書令是真宰相。餘但如同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平軍國重事者。並爲宰相。先天景龍。其員逾十。開元以後。始限二人。至天寶末年。時方多難。勳賢並進。備位益繁。然秉鈞持衡。一二人而已。宰輔所與同治天下者也。其歲月變置如此。漢光祿勳有五官中郎將一人。或以任乎遷除。或以孝廉應補。卽年五十以屬五官。劉昭補注時注其說。則宿衛侍御之才。皆老成正人之選也。唐宋六部卽有頭行中行後行之制。凡部各領四司。復有頭司子司之目。蓋部各一司。謂頭其非六部。謂子徒紛官簿。無與賢能。領使節者。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並祖制之所定。有職事之可循。通鑑開成三年。有如京使王少華。意其所職。殆猶如京崇儀使之類也。唐初檢校雖非正授。其任所事。自依本職。如檢校侍中。檢校中書令。納言。檢校左相之類。並列宰相。表與真授無異。而宇文士及。檢校涼州都督。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亦皆實履其地。無所差分。行守以寄祿官品高下爲衡。判知以其人品同品。隔爲別。宋並因之。以爲除授差遺。宜遣重定其程。是以王建由檢校太師遷司



徒曹佾以檢校太師守司徒曹瀚以觀察使判潁州蘇軾以端明學士知定州階高品下丞相無妨領太守之權差罷官存大夫無遽偶編氓之禮比於周禮漢法庶幾近之然其時官無定員員無專職內而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預朝政外而採訪團練防禦不親本州所謂職守所在而事有所分綱領雖存而政非自出也雖楊億建議正名請按之六典元豐新制燦然改觀而元祐以後其制又變蔡京當國蕩無復存矣夫王者都宇宣布大公既任以司牧之權不當有猜防之見如元之四集賽長世守禁近冠服弓矢之物者以木華黎赤老昆諸人爲之可也各路總管府及州縣必設達嚕喝齊之官以爲管轄詞刺之用亦可謂示天下不廣者矣其去漢唐若宋抑又遠甚先民有言治官之官多則亂治民之官多則治曾思夫仕途龐雜而治理日紊民生日蹙也哉

第四問

清光緒十六年庚寅

聞之永嘉王氏之言曰水有疏導火有出納山林金錫之地皆爲之厲禁時而用之先王輔相裁成之妙也時之爲義也大矣哉不審乎時而日竭山澤之藏

供無藝之費。民於是擾。國亦於是弊。自漢迄明。可略言焉。漢時置鐵官者凡四郡。其不產鐵者置小鐵官。而金銀所產之地。獨無禁民開采之法。卽民之以尤富稱者。亦祇言其擅鐵冶之饒。而不聞有藏金之事。意者上不甚貴難得之貨。而言利之臣。亦未至如後世人競思爲桑孔也。後魏延昌中。銀官置於驪山。金戶置於漢水矣。至唐而金銀鐵錫之冶。一百八十有六。其最多者。陝宣潤。饒衢信諸州。開元貞觀之時。其利或不足當一縣之茶稅。及宣帝用裴休之言。專歸鹽鐵使。以供國用。歲采之數。始稍盛焉。然太宰以爲所乏非才。至黜建言之人。信乎開國之遠模。王者之大度也。宋時產金之軍五。產銀之監三。爲場五十。有一。產銅之場三十五。爲務。產鐵之監四。爲冶。十有二。爲務。二十。爲場。二十有五。產鉛之場若務三十有六。產錫之場九。其水銀朱砂之場。不與焉。其歲課至道之末。銀十四萬四千餘兩。銅四百一十二萬二千餘斤。鐵五百七十四萬八千餘斤。鉛七千九萬三千餘斤。錫二十六萬九千餘斤。天禧之末。金一萬四千餘兩。銀視至道五倍之。銅不及四。鐵六分而倍其一。鉛半之。錫贏二萬有奇。

太宗仁宗輒恐弊民。時有興廢。迨於治平。或增冶。或復古。綜而計之。六十有八。然大觀政和之間。權賦益備。而弊亦愈滋。金銀徒物於庫中。坑冶已絕於在所。卽仿茶鹽之法。召人通市。豈有濟乎。南渡以還。國用日蹙。開采不已。浸鐵爲銅。量其時事。可爲太息。遼之室韋柳濕河三黜古斯手山勃海東平新興澤州蔚州並產銀鐵。太宗時置五冶。太師董之。金時諸冶。時開時禁。而張大節之所陳。馬用楫之所奏。所謂病民分費。未見利便。固已襲殘局於旣往。示覆轍於來茲矣。元之鐵冶銀冶淘金諸總管府提舉司。在河東檀景南順德等處。其金銀銅冶轉運司。在江浙湖廣等處。而廢置不常。終元之世。明之鐵冶銀課。掌之布按二司。宣德以後。曾詔封冶。民大蘇息。而國亦未貧。卒奈何。成化嘉靖始以內府之錢不給。而妄冀淘金。繼以禋祀之壇乞靈。而屢行采玉。貂璫塞路。緹騎成羣。曾不再傳。而山東激變。是亦可爲鑒戒之府。得失之林矣。而貿貿者不深思。周禮理財之道。而徒爲管仲富國之謀。豈不蔽哉。

第五問

清光緒十六年庚寅

周禮職方掌天下之圖。以周知天下之阨塞。蓋非獨資掌故而已。抑將以備豫不虞而固吾圉也。然而輿地之學。古有專門。條支在蔥嶺之西。班超父子世護西域。而漢書以爲近日所入。蒲林在大食之西。貞觀兵威遠讐吐蕃。而新書以爲古之大秦。此獨說經之生。望文生義。夜歸之子。索埴冥行。校其疏駁。亦云匪細。後漢書大秦國在海西。晉書言安息天竺人與之互市。客商往來。皆齎三歲糧。並以西海當大西海之所在。而魏收言大秦海亦渤海也。與中國之渤海東西相望。三國志裴松之注引魏略曰。大秦國在安息條支大西海之西。從安息國界安國城乘船直截海西。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此言由水路往大秦。必浮海也。又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至海。北復直西行至海西。復直南行周迴繞海。乃到其國。此言由安息陸路達大秦關。迴繞海也。安息今波斯國。大秦古羅馬。今希臘國也。突厥初盛於周齊之間。再盛於隋唐之際。北盡北海。鐵勒諸部。西盡西海。可薩諸部。當今俄羅斯之全境。洵朔漠至疆之國矣。唐太宗以英

毅不世出之資。師武臣力之助。霆擊雷掃。一舉摧殄。破頡利於磧口。蹙大度於諾真水。走薛延陁於烏德鞬山。於是相率降附。願受封冊。驅犁之驕子。尊唐帝爲可汗。以部諸部考其方域。都波當今之德波斯科。同羅當今之儻俄斯族。拔野古當今之巴爾古錫穆城。多濫葛當今之多羅三色吉城。斛薛當今之烏伯河。阿跋當今之薩達里莽附斯城。鞠國當今之義爾古德斯科。俞拏當今之雅庫斯科。部南境。大汗當今之土爾汗。白霄當今之尼布楚城。以北骨利幹當今之伊聶謝斯科。結骨當今之托穆斯科等部。趨繩橋而款玉麟。指毳幕而趨雁塞。蓋窮於北垠矣。元自征欽察阿蘇二國。其斥境亦極於波羅的海。以蘇布特和斯摩哩二傳證之。二國當今之阿索富城。八赤蠻者。欽察之酋也。憲宗薄而禽之。於寬田吉思海。以道里情事合之。當今伊犁河所匯之巴勒喀什泊已。若夫憲宗始封之地。其域且西起歐羅巴。北抵冰海。東界金山。額爾齊斯河。北有欽察。南包阿蘇。幅幘之廣。直與相埒。聖朝聲教無遠弗屆。抑願誦嚴助義存危國。威震暴主之言。益使西南萬國稽首來享也。

第一問 清光緒十八年壬辰

宋以前無四書之名也。紹興監本論語孟子猶各自爲書。而大學中庸之雜於戴記中者自若也。理宗朝以朱子之訓說立於學官。亦未嘗稱之爲四書。其名蓋始於元。沿於明。以至今日耳。顧訓釋之義。諸家不同。而各有所得。雖朱子於集註用功至勤。而用心至慎。然曷嘗如王安石之立爲新說。必強天下之士以盡遵之哉。明胡廣等不學。妄削戴記原文。而鄭注孔疏之大學中庸遂成古本。異說鋒起。言人人殊。辨論格物者。至於七十有二家。末學窮老絕氣。或不能舉其同異。其訓格爲來。爲扞格。物爲鄉三物之物。蓋異之大者。要不若元儒黎氏明儒心齋王氏訓物爲物有本末之物。坦然明白。有當於人心。淇澳依爾雅所釋內隩外隈之文。證以許證所讀隈崖連文之義。本一水也。而陸機二之。葦竹薄字相通假。爾雅所謂王芻。韓詩所謂篇玦也。本二草而陸機一之。詞故引詩用遵毛傳。中庸素隱。說文素入家搜也。陳壽志三國。劉歆論神仙所引並同。顏注漢志亦謂求索。鄭注乃讀爲儻。而玉篇因之。索與素固以形近聲轉而譌。蒲

蘆於說文所謂細腰土蠶也。毛傳以爲果蠃。釋文一名蠶螭。鄭注於此並同許說。沈括乃以字形從草。創云蒲葦。無本之說。異乎所聞。經禮三百。鄭以爲卽周禮三百六十官。而曲禮三千。卽今儀禮冠昏吉凶。以其中有委曲威儀而名之。其指與禮器篇相率。而又所謂經禮制之凡。曲禮文之目也。論語齊古魯三家。篇次各異。今所通行。惟有魯論齊論獨多。問王知道二篇。自王伯厚測望篆文。疑王爲玉。而後人復求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逸論語之詳於詮玉者以實之。是猶班書人表讀未知焉得仁之知爲智。以自明其依於孔子先聖後仁及智之義。而王充卽申其說於子文子玉之已事。李充又實以陳文寧武蘧生之等差也。其釋人之異者。直躬或爲直弓。朱張或爲俯張。吾斯未信之。吾爲后。老彭爲二人。其釋事則以問社之社爲田祖。不容之容爲客。天道主七政之占。關雎爲房中之樂。夫俯張之說。雖異於荀卿王弼。而以聖論爲不及。又通其訓於書之講張爾雅之俯張。別爲陽狂。其義始著。漆雕之對以后易。吾準以師弟問答之經。合於回雍請事之例。田主之說。徵逸注於何休。不客之文。證

石經於唐代。天道七政。有皇侃之相同。關雎三終。有王肅之繼起。此則說非孤立。猶有據依。若以直弓爲人。旣殊於呂覽。韓非之說。而老彭爲二。彌不合大戴禮記之篇。何怪後世復有以彭作旁。訓彭爲側者哉。孟子則以太甲大誓爲逸篇。以季孫子叔爲弟子。以案摩爲析枝。以鼻莖爲蹙頞。臺卿舊注。古義所存。而以不知檢之檢爲斂。其說有徵於班氏食貨志。其制先見於管子國畜之篇。夫四書者。學人之所習也。章句行而古註亡。其陋者聞一古義而駭爲怪而矯之。乃專以攻詰宋儒。此則楚失而齊亦未得。師過而商獨不及者也。

## 第二問

清光緒十八年壬辰

自班固因司馬而成書。劉昭續蔚宗而作志。而唐書新舊自此濫觴。然孟堅良史之才。而昭亦不盡如知幾所詆之無識。且古時史職非人人可預。預史職者不必大官貴人。至劉昫修唐書。而古義始蕩然也。昫之監修國史。沿唐季襲領虛銜之舊。非真奉敕修史也。後晉天福六年。敕侍郎張昭遠等修撰唐史。令宰臣趙瑩監修。開運二年。史館上新修李氏書。賜監修宰臣劉昫修史官張昭遠



等繒綵銀器有差。而會昌以後。實錄不具。賴賈緯趙熙諸人。或修或補。始有全書。而昫但受成焉而已。宋至和初。歐陽修宋祁等同修唐史。其意主於事增文省。其增者若兵志。若選舉志。若公主傳。奸臣傳。若宰相坊鎮宗室世系表。其非增而移易者。若以列傳之孔穎達顏師古馬懷素劉太真李善李賀等。入於儒林文苑。以方伎之孫思邈。入于隱逸。移邱神勳於酷吏。移馬三寶于功臣。一損一益。一出一入之間。其義可知也。夫一代之史。必與一代之政要相稽。而音樂志。皇后受冊以行。校以開元禮。皇后受冊儀云。典樂舉麾。奏正和之樂。則誤矣。地理志。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凡節度使十。經略守捉使三。而校以六典西北庭二鎮。天寶中。當合爲一。而嶺南自志德以前。初無節度之名。則疏矣。由是而推之。五行志之與開元占經。刑法志之與律令疏議。其有待於訂正者。益不暇數矣。宗室宰相。俱表世系。自非叛臣。皆得與焉。李廣業之先。鄭孝王克。神堯皇帝時。贈司空。又神通爲海州牧。而其父曾爲雲麾將軍。見於劍州長史碑如此。而史傳所無也。李光進卒年五十七。而新書傳云六十五。光進封安定郡王。其弟

光顏封武威郡開國公。見於安定郡王碑如此。而傳又脫之也。爲舉一二。皆可證明不止西平乾元之初。嘗殪武都之賊。太尉長慶之際。未帥橫海之軍。爲其所舛也。西戎南詔。載記爲詳。蓋自歸義封王。牟尋向化。浪窮遼暎之屬。定生金丹砂之喻。堅而昭武九姓。蒙舍二檄。改之他籍。歧漏猶多。至於黑水靺鞨。本居肅慎。而其名故爲勿吉。挹婁。鷹娑都護。隸於安西。而其地控於焉耆。疏勒。廢置之故。羈縻之術。可攷而知也。我朝方修會典。詳贍精覈。其必有異於昔之官書矣。

### 第三問

清光緒十八年壬辰

昔蘇氏以李斯相秦。大變古先聖王之法。而爲之歸其獄於荀卿。以爲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於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而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又曰。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而昌黎韓氏之言曰。荀卿書考其辭。時苦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何言之相徑庭如此哉。嘗取劉向所定楊倞所校之。

書爲之反覆焉。而知荀卿者。古之深於禮者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其爲性惡之說也。蓋懼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奪恃而使之勉於古先王之教。其言曰。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楊倞註之曰。偽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偽。而非世所謂真偽之說也。以此立人。人猶有所謂禹行而舜趨。無廉恥而嗜飲食者也。成相一篇。其言尤理。而其逸文。時時見於大戴小戴。所記勸學禮三本。三年間樂記鄉飲酒聘義諸篇。若夫外屏內屏之制。補爾雅之釋宮。左舌右舌之儀。準禮經之鄉射。考權量於勝斛敦槩。辨車制於持虎彌龍。知于越夷貉之爲國名。而可通管子。釋臨慮圉津之爲故地。而可證班書。繹樂章大麗蕭和之說。訂官制宰爵乘白之名。凡其校量古今。折衷君子。皆其所謂學不可已者也。不止通魯論傲躁之音。而存鳳心相合之古韻。合韓詩宴然之義。而正纂選相連之古文。卓爲老師。津逮來學。若夫增巢窟穴。東海紫紘。供後人校證於一字一句。

之間益不足爲輕重。夫卿之初遊齊也年十五而其仕楚而去也近百歲矣。崇禮勸學老而不衰可不謂守先待後之君子乎。且其學固出於孔子其非十二子而及於子思孟子韓氏之所謂大純而小疵朱子所謂剛明而近於粗比類而觀殆猶王子雍於高密之說經陸子靜於紫陽之講學何妨與天下後世以共見而韓詩外傳必諱之乎。今之言理學者其源必溯之禮然則漢志列荀卿於儒家而我朝四庫編目次孔子家語之後其旨遠矣。求其書則宋孝宗時錢佃用元豐監本參校江西漕司所刊最爲精善過於元明之刻。

#### 第四問

清光緒十八年壬辰

司馬遷之述周本紀也曰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而詩於公劉之陟岵觀泉太王之荒山通道文王之豐武王之鎬凡基本所在總攬形勝靡不詳其山川之勝以紀其功德之長其用意豈徒基後人歌詠王業而已抑將以陳天命眷顧之所寄而昭祖宗締造之艱難也。我朝龍興舊壤初有遼金部族繼有元之蒙古而兼今朝鮮之北境其始居完顏部其山東西衡五千有餘里凡寧古

塔奉天府之山。皆其支裔。其名白山。亦曰太白。魏書曰。徒太。其於山海經所謂大荒之中。有山曰不咸者也。古爲肅慎氏之國。晉書肅氏國在不咸山北山之巔。有潭周八十里。其深莫測。其南流者曰鴨綠江。於漢爲馬訾水。其西北來注之。而最遠者曰倭家江。於漢爲監難水。其山之支裔。在喀爾喀北界。曰肯特山。敖嫩河出焉。一名迷末。亦名妹江。速亦爲粟。舊唐書粟末靺鞨。依粟末以居。所謂其國。西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者也。又唐書室韋傳。大山之北。有大室韋部落。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倫泊。屈曲而東。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流經南。北黑水。東流注於海焉。肅慎於漢。晉爲挹婁。後魏謂之勿吉。隋曰靺鞨。今亦爲寧古塔。勿吉之初。有七部。曰粟末。曰伯咄。曰安車骨。曰拂涅。曰號室。曰黑水。曰白山。黑水故七部之一。唐分爲十六部。以南北爲柵。開元中。以其地爲黑水州。尋又置黑水府。遼平渤海。黑水復擅其地。金爲蒲與路。元隸開元路。而開元路則元因萬戶府而改。明又改元爲原。又廢而置三萬衛焉。地仍元舊。又古之所謂夫餘也。唐於渤海建率賓府。金名之爲恤品。又曰恤頻。皆一聲之轉。當今吉

林之烏拉境。遼之黃龍府。與元之開元。明之開原。異名而同地。當今開原縣境。其長春州。當今郭爾濟斯前旗。故泰州城相近地。而土爾伯特札賴扎旗。皆當日州之北境也。金之五國頭城。爲其出是城而東。通於五國。當今吉林城東北。阿勒楚喀河旁。元時狗車木馬之地。參錯於其間。其濬水之大者。於唐曰俱倫泊。於明曰濶灤海子。而今之枯倫湖也。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匯爲太湖。周五六百里。有山如隄。而四阻之。白浪隱隱。山如在下。其水東北流。合黑龍江入海。唐書所謂流鬼國。三面阻海者。蓋卽此。經白山而緯黑水。方數千里。扶輿磅礴。大都肅慎氏之地也。有虞氏爲息慎。周爲肅慎。又爲稷慎。紀述各殊。以聲相轉。宋劉忠恕以金之姓爲朱里真。北音讀肅若須里真。合呼其音。卽慎也。聖清舊稱所屬爲珠申。固與金之女真同。爲肅慎轉音。而其地與今俄羅斯相逼處。根本之地。屏藩之要。於是乎在焉。設險守圉之圖。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第五問

清光緒十八年壬辰

有學士大夫之農政。有田父野老之農政。古者常合而今常分。學士大夫之農

政紛綸古籍演爲文辭可聽而不可用者也。田父野老之農政心知其故語焉弗詳可用而不可聽者也。二者分而義不相通。農日以苦日以賤而士大夫益安於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矣。夫農桑爲衣食之源。食貨爲政事之要。坐而抗論此學士大夫之長也。與之考古所傳神農書見於管子淮南子漢志唐占經藝文類聚者幾篇。野老書見於呂氏春秋上農任地辨土審時者幾篇。其數云何其法云何其能知之能言之與之考。范子計然宰氏十七篇見於越絕書鄭樵通志者宰或爲辛而其字文子尹都尉十四篇見於齊民要術汜勝之書者尹或名澤而漢以前人於彼云何於此云何能知之能言之若使之教田必不能如汜勝之勤也。不能因地而求所謂區田之利害也。夫勝之之事見於鄭君注禮見於文選注所引王隱晉書見於太平御覽賈思勰固嘗綴而錄之矣。士大夫留心農事者殆無過賈生也。夫農田之事邑與邑殊家與家異。如行蔡癸代田之法則僅有數畝之田者勢有所窘矣。由是故以代田參區田之法可酌而示之以聽民之便矣。農民雖愚有事畜之責以迫其耕作之勤不盡須

人督教之也。世或謂趙過教民牛耕爲導民於惰。迂遠不切。此爲甚焉。天生物不容有無用之物。猶天生人不容有無用之人。況山海經已謂后稷之孫叔均作牛耕。呂氏春秋季春出土牛。示農耕早晚。史記律書言牽牛之牛者。耕種萬物也。又以見牛耕之不始於過。陳真農書上卷言農事。中卷論養牛。下卷論養蠶。自序以爲非齊民要術四時纂要之不適用者可比。雖其輕詆前人。差不自量。其書要多可採。秦淇蠶書頗有與專相補苴者。後人合爲一編。殆卽以此。元代起自漠北。而世祖卽位。卽慨然以農桑爲本計。頒農桑輯要之書。俾民崇本抑末。故歷至大延祐至順數朝。其子孫時復頒行。而其學士大夫。如魯明善之農桑衣食撮要。王楨之農書。時復詳其所未備。亦其效也。徐光啓農書號稱賅洽。其所采泰西水法。尤足便農。今之張旃乘傳奉符節而修好泰西者。人自己爲張騫傅介子之流矣。記程載俗而外。其亦有取彼實用。資我民生如文定者乎。

經解 清光緒十八年壬辰



詩有體製。其所以道情思者。謂之風。正禮節者。謂之雅。樂成功者。謂之頌。釐其序。不可紊。等其節。不可淆。此夫子編詩。所以於各得其所。尤兢兢也。而豳風七月一篇。諸家聚訟。有謂三分其詞。以一詩兼風雅頌者。鄭氏康成說也。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劉一節而偏用之。殆無是理。有謂豳詩本有雅頌。而後世散逸。類南陔華黍諸篇者。王氏介甫說也。然詩篇不存。其說莫證。且豳爲公劉脩業之地。其時方自奮於戎狄。安得有所謂天子之雅頌耶。有謂豳詩雅頌具見。凡爲農事而作。皆謂之豳。如楚茨至大田。爲豳之雅。思文至良耜。爲豳之頌。朱子說也。然據詩序。楚茨諸詩。爲刺幽王而作。思文諸詩。爲成周郊社而作。遽以爲豳。亦烏見斷斷可信者。惟朱子一說。謂以豳詩吹之。其調可風。可雅。可頌。凡調合於風者。爲豳風。合於雅者。爲豳雅。合於頌者。爲豳頌。說者謂其理可通。而事可行。王氏雪山亦云。豳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周禮笙師以雅器之聲。合籥。眡瞭以頌器之聲。合籥。故迎寒暑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之詩。特以器和聲有不同爾。王氏以周禮證詩若此。則朱說較諸家固優。且玩七月一篇。體本

兼風雅頌三義以調合之。而或道其情思。或正其禮節。或樂其成功。是在能潛究領會者矣。

殿試策

清光緒二十年甲午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寅紹丕基。仰荷昊蒼眷佑。兢兢業業。今二十年。恭逢皇太后六旬萬壽。上維魯頌壽母之詩。俯思大雅作人之化。特開慶榜。策試多士。又嘗恭讀康熙戊戌科聖祖仁皇帝策問。天子以乂安海宇爲孝。是以夙興夜寐。勤求至理。政事之餘。留意經術。聖訓煌煌。爲萬世法。茲舉河渠之要。經籍之儲。選舉之方。鹽鐵之利。揆時度勢。酌古衡今。爾多士其揚摧陳之治。水肇於禹貢。畿輔之地實惟冀州。水利與農事相表裏。後漢張堪爲漁陽守。開田勸民。魏劉靖開車箱渠。能備述歟。至營督亢渠。引盧溝水資灌溉。能各舉其人歟。唐朱潭盧暉宋何承矩浚渠引水。能指其地否。元郭守敬虞集議開河行漕。其言可采否。汪應蛟之議設壩建牐。申用懋之議相地察源。可否見之施行。能詳陳利弊。

歟。漢世藏書中祕最善。劉向所校。僅名別錄。至其子歆。始總羣書而奏七略。傳注所引。秩然可徵。班志藝文。與劉略出入者何篇。魏晉以後。鄭默中經。荀勗新簿。體例若何。梁華林園。兼五部以並錄。隋脩文殿。分三品以收藏。唐承砥柱之厄。始付寫官。宋籍建業之餘。盡送史館。此皆冊府遺文。可資掌錄。明永樂大典所收之書。今不存者。見於何目。能備舉以資考證歟。選舉爲人材所自出。翰林以備顧問。六曹以觀政事。縣令以司賞罰。三者皆要職也。翰林始重於唐。其時學士出入侍從。參謀議。知制誥。能詳其品秩歟。宋儒館有四。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其選用之制若何。六曹昉自周官。秦漢隋唐。互有沿革。能陳其異同歟。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而後世或縉紳恥居其位。或科甲無不宰邑。豈輕重各因其時歟。抑增重激勸。或得或失歟。鹽鐵之征。始於管子。論者謂其盡取民利而行之。數千百年卒不能廢。至漢武帝用孔桑之法。與管子異矣。其時所置鹽官二十八郡。鐵官四十郡。能指其地歟。終漢之

世屢罷屢復。其年代皆可考。唐貞元中。檢校鹽鐵之利。其議發於何人。若第五琦。劉晏。裴休之論。固無足采。歟。請引受鹽。而商擅利權。禁民貿鐵。而官多侵蝕。其流弊能指述歟。凡此皆御世之隆謨。經國之盛業也。夫朕以藐躬。加於臣庶之上。受祖宗付託之重。惟思恪遵慈訓。周知民隱。旁求俊乂。孜孜爲治。以躋斯世於仁壽之域。爾多士各抒讜論。毋泛毋隱。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善言天者。尊斗極。善言治者。定統宗。民生國計之利弊。不可節節喻也。學術人才之興替。非必屑屑究也。要在道法而已。孔子之道。集羣聖而開百王。其世所誦法大義微言。後千六百餘年。而復集成於朱子。宋臣真德秀嘗本朱子之意。輯爲大學衍義。自帝王治學。至於格致誠正。修齊得失之鑑。炳然賅備。是則三代兩漢以來。所爲力溝洫。宏文章。興賢能。裕食貨者。必折衷於朱子之言。而後是非可觀也。必權衡以朱子之意。而後會通可得也。欽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勤又新之德。而又開通言路。振飭紀綱。凡所謂大學之明訓。前古

之事蹟固已切究而施行矣。而聖懷沖挹。猶孜孜焉。舉河渠經籍。選舉鹽鐵諸大端。進臣等於廷而策之。臣愚何足以承大對。然臣嘗誦習朱子之言矣。朱子之言之具於其書。與爲德秀所稱引者。無一而非人君爲治之法。人臣責難之資也。其敢不竭獻納之忱乎。伏讀制策有曰。治水肇於禹貢。畿輔之地實惟冀州。而因求水利與農事相表裏之故。此誠今日之先務也。臣惟禹所治河。自雍經冀。冀當下流。故施功最先。非直以爲帝都而已。自漢時河改由千乘入海。而冀州之故道堙。今畿輔之水永定。子牙。南北運河。清河。其尤大者。東南水多而收水之利。西北水少而受水之害。豈必地勢使然。亦人事之未至也。漢郡漁陽。當今密雲。而張堪之爲守。營稻田八千餘頃。繼是而往。魏劉靖開車箱渠。修戾陵堰。後魏裴延儻。齊稽華輩。亦先後營督亢渠。引盧溝水以資灌漑。蹟雖陵谷。而事皆較然。宋何承矩。廓唐朱潭。盧暉之舊。於雄莫霸州。平永順安諸軍。築隄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旣鞏邊圉。亦利民焉。元世郭守敬。虞集並講求水利。郭之所議。今之通惠河也。虞議則至正中脫脫嘗行之。而明汪應蛟之議。設壩建

牘。申用懋之議。相地察源。其所規畫。與郭虞相發明。當時固行之。而皆利矣。夫天下之水。隨在有利害。必害去而利乃興。而天津則古渤海逆河之會。百川之尾閭也。朱子曰。治水先從低處下手。又曰。漢人之策。留地與水不與爭。然則朝廷所欲疏濬而利導之者。其必先於津沽岔口加之意已。制策又以漢世藏書中祕最善。而因考證自漢至明冊府遺文可資掌錄者。臣惟成周外史墳典藏史。簡冊雖經秦而煨燼。而蘭臺東觀祕籍。填委固道術之奧。而得失之林也。劉向校書條篇奏錄。子歆七略。疏而不濫。而班志藝文書禮小學儒兵詩賦諸篇。時有出入。雖不盡無當。而總揚雄三書爲一序。鄭樵嗤其躐焉。魏晉代興。采擷殘闕。則有鄭默中經。荀勗新簿。編分四部。總括羣書。而梁之華林園目錄。五部並列。隋之脩文殿副本。三品分藏。盛矣。逮唐之初。砥柱一厄。迄宋開寶建業。再徵。由是而寫本易爲摹印。史館益便其蒐羅。明永樂大典散失。所存猶二萬餘卷。其中佚文祕典。世無傳本。見於文淵閣書目者。今皆衰輯成編矣。朱子云。不求於博。何以考證其約。又謂古今者。時得失者。事傳之者。書讀之者。人而能有

以貫古今之得失者仁也。皇上留心典籍，以爲政本，豈與夫詞臣學子務汎覽爲淹通哉。制策又以選舉爲人材所自出，因考累朝翰林六曹縣令之輕重，臣惟今世所稱清班美授者翰林之官也。翰林之置始唐開元，學士祇取文學之人，自諸曹尚書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延覲之際，各超本班，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無定秩，無定員。宋凡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祕閣各置直官，與其選者爲修撰、校理、校勘、檢討，非名流不預焉。迨用爲恩除，而參謀議納諫諍，知制誥之本意失矣。且不精其選，而苟焉以試除官，亦朱子所謂上以科目詞藝爲得人，下以規繩課試爲盡職而已。六曹昉自周官，秦不分曹而置尚書四人，漢有五曹，後更爲六。隋唐因之，置侍郎、郎中、員外郎、分掌曹事，沿以至今。固天下庶政之橐籥也。官多而事繁，又不如朱子所論三參政兼六曹，而長官自擇其僚之爲當矣。縣令爲最親民之官，晉制不經宰縣不得爲臺郎。後魏之季，用人猥雜，而縉紳士流恥居其位。宋初或以京朝官爲之，積久更弊，乃議所以增重激勸之法。至慶元朝，重邑令而科甲咸宰邑焉。朱子曰：監司不如郡，郡不如縣，以

其仁愛之心。無所隔而易及民也。真治天下之本也。國家設官求賢。儻宜咨訪於無事之時。參量於始用之日乎。制策又以鹽鐵之征。始於管子。行之數千百年。卒不能廢。而因切究其流弊。臣惟鹽鐵之弊。若準諸古而窮其陰。敝民利之術。雖管子不免爲聖王之罪人。而沿之今而猶爲取諸山澤之藏。則孔桑且可從。計臣之末減。漢武帝所以入孔桑之說。而置河東太原等鹽官二十八郡。置左馮翊右扶風潁川等鐵官四十郡者。方張邊功急軍旅之費也。利竇一啓。更無可塞。雖始元地節之議減。初元永元之議罷。而永光永平旋踵卽復焉。唐貞元初。劉彤請檢校海內鹽鐵。而第五琦劉晏裴休繼之。當時軍鎮賴以贍給。晏所爲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與朱子論廣西鹽法。隨其所嚮。則價自平者有合。愈於琦休之爲議矣。夫受引鹽者商。而夾私居奇者卽商也。禁買鐵者官。而侵蝕賄縱者卽官也。流弊不勝窮。況征有出於鹽鐵之外者耶。皇上軫恤民艱。其必從朱子罷去冗費。悉除無名之賦之說始。且夫民生至重也。學術至博也。人才至難。國計至劇也。朱子謂四海之廣。善爲治者。乃能總



攝而整齊之。而壬午戊申封事。則要之於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推之至諫。諍師保。而歸本於人主之心。其言尤懇切詳盡焉。臣伏願皇上萬幾餘暇。留心於大學衍義。而益致力於朱子之全書。以求握乎明理之原。而止於至善之極。將見川澮治而農政修。圖書集而法訓備。廣選造之路。而壹平內外輕重之畸。權征權之方。而必祛旦夕補苴之計。斯治日進於古。而我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基此矣。臣末學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3 4318B

I4409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發行

張季子九錄（全二十五冊附榮哀錄四冊）

◎定價銀四十元

著者 張 著

男怡祖 孝若 敬編

發行者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

印刷者 中華書局

上海棋盤街及各省

發行所 中華書局



230128

~~丁巳年~~

